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巴山鬼话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美而庄严

——祝贺《巴山鬼话》出版

林雨纯

谢榛有一语：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一代才子魏明伦，推出合杂文与散文为一集的《巴山鬼话》到深圳闯关，参与文稿拍卖；一个有胆有识的深圳青年曹东林，拿出私囊积蓄 8 万抱走《巴山鬼话》。一个是以别树一帜，独铸新词而蜚声文坛的名流；一个是因踌躇满志，独具慧眼而被誉为新文化人的小字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便是敢道敢为，有远见卓识。

是历史的契机使他们在异乡相逢，是文学的情缘使他们成为知音。这一历史的选择组合与举措，谁敢说不会在神州文坛闯出另一番风景哩？

有鬼才之称的魏明伦早年写《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三次连获全国优秀剧本奖。写《潘金莲》的轰动效应国人耳熟能详。全国移演，观众暴涨，把剧坛搞得沸沸扬扬，声名远播。

如果说《潘金莲》是开川剧走向世界的先河，那么，《巴山鬼话》是树杂文异帜之作。

独诣为宗，自标灵采，是魏明伦写戏的风格。他自述艺诀十六字——喜新厌旧，得寸进尺，见利忘义，无法无天（利指适应时代，争取观众；义指僵化的教义、定义）。他自认是生活中的守法者，艺术上的违法户。不依古法但横行，随心所欲不逾矩。他写戏如此，做文亦然。《巴山鬼话》是无边但有格的一个华章锦绣的艺术天地。谈戏论文议史，及人及事及情，叙事感怀，说理抒情，不拘一格，意境清新。

繁山复水，处处宜人。

文章之作，在乎情性之说。情来，兴来，神来。《巴山鬼话》奇思喷射，如疾电掣空；笔墨飞翔，似惊飏掠地。或婉约，或豪放，或开阔，或工细，或婉转言情，小而博大，短而精深。没有伪装与粉饰，以作家自己真诚的独白，贯串着哲理的探索，蕴含着思想的火花。读后，被攒动的感情波澜久久不能平复。

生活，是文艺作品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头活水，已成常识。《巴山鬼话》的一些篇什，以“多存芝麻好打油”，“要先搞优选法，择出良种，方能芝麻开花节节高”，“万变不离其宗”，娓娓道来，通俗阐明生活与创作的辩证关系。笔涉人间烟火，正视世上波漾；背靠传统，面向未来，是作家孜孜的艺术实践与追求。

深厚的生活基础，广阔的知识领域，高超的专业修养，使作家挥纤毫之笔则万类归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达此境界，有外师造化，才能内得心源；有触物为情，才能赅备绝妙。作家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那该是广大文学学习作者的福音。

文字考究独到，文辞精炼传神，使《巴山鬼话》如同一湖活水，满眼亮色。魏明伦写条文、写散文，叙述语言保持写戏的文辞特色，以白话为主，文言为辅，两者互补，流畅通达，飘洒宛转，独树一帜，不是行家都能有。难怪“学界昆仑”钱老先生曾对他的行文方式有所赞赏。他有深厚的古典文

学功力，对文言读得多，记得熟，化得开，用得活，使《巴山鬼话》的语言特色可谓高出他人一筹。

普希金说过，美的作品必须同时庄严。

魏明伦戏言《巴山鬼话》鬼话连篇。序言阐明此书是“杂文与散文拼盘，白话与文言骈骊，思辨与抒情对照，麻辣与清淡兼容。打个好吃鬼的比喻：川菜特产，鸳鸯火锅。”

倘若要给鬼话连篇的“鬼话”下个定义的话，那就是，《巴山鬼话》是一部美丽而庄严的“鬼话”。《巴山鬼话》作品的肌理、格调、气度、韵致自成一格，美丽庄严。作品从形式到内涵，渗透着作家富有特色的禀赋、性格、气质、素养和情思的美。

明末清初的张岱曾经讲过：有人从海外归来，对乡人说到海外所见，山珍海肴，奇奇怪怪。乡人争舐其眼。

我祝愿《巴山鬼话》的出版能得到同样的效应。可以断言，必然有同样的效应：读者争舐其眼。

1994年岁首于深圳作协

自序

1

蛰居巴蜀小城，半生从事戏文。敝姓魏，这个字不能简化，一半委，一半鬼。

姓氏注定委身于鬼，写起戏来便有些鬼聪明、鬼点子、鬼狐禅，总爱离经叛道，闯关探险。于是招来褒贬不明的绰号--戏鬼！

褒之可上《录鬼簿》，在元人杂剧前辈诸公之后叨陪末座。

贬之则用铁扫帚打入另册，与牛鬼蛇神为伍。

2

前几年编剧之余，洒了些剩墨，凑成些闲文。写戏是有意栽花，作文是无意插柳；偶尔到文学界客串几场，数量甚微，就那么几板斧。只求少而不粗，短而不浅，从内涵到形式皆斗胆独树一帜鬼帜。虽是江山易改，鬼性难移，但鬼话不离人间烟火；鬼眼儿盯住多灾多难的中国；鬼胎里怀着一片责任心，几分使命感；鬼头鬼脑思考人的价值，神的奥秘，官的沉浮，民的忧乐，会不会七八年又来一次不大不小的“节日”？……

现将连篇鬼话收为一集，杂文与散文拼盘，白话与文言骈骊，思辨与抒情对照，麻辣与清淡兼容。打个好吃鬼的比喻：川菜特产，鸳鸯火锅。

3

古代杂文、散文、论文没有明确分门别类，统称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演变界定为杂文、散文、论文几种体裁。杂文领袖鲁迅，散文大师朱自清、林语堂、周作人、谢冰心等等。当年杂文、散文一时瑜亮，各有千秋。据我偏爱愚见，诸家散文精品再美，也不及鲁迅杂文解剖人生，震撼灵魂，推动时代，彪炳史册。可惜鲁迅风骨后继无人，谁继承谁例楸。锋利的杂文，带刺的玫瑰，开始凋零于五十年代中期那个寒冷的夏天，后又全军覆没于那场说来众所周知，其实众所不知的滔滔浩劫，重重黑幕里……

得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伤心往事宜忘不宜记。咱们都去购买一种名传电视的妙药（洁尔阴）--难言之隐，一洗了之吧！

4

杂文是个奇特品种，太黑暗或太光明的时代都没有她

天下太无道，不准庶民非议，庶民不敢公开非议。

天下太有道，放手让庶民非议，庶民则无可非议。

当天下进入新旧更替，美丑交织，光明与黑暗周旋，真理与假话角逐，改革与保守碰撞，开放与封闭拉锯，分娩伴随阵痛，裂变引出奇观，法制虽不健全却又保持相对的民主，……这时代，杂文应运而生。

别说其他，单揭官场腐败，就足够杂文家嘻笑怒骂：追问这种被老百姓深恶痛绝的所谓“现象”是否已渗入本质？为何其生命力如此顽强，繁殖力如此普遍，应变力如此灵活？反腐败号令久矣，为何老是雷声大，雨点小？反来反去，腐败现象反而每况愈“上”！真奇怪，为什么腐而不“败”呢？！

好在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杂文可以揭示；同时又有一定范围的禁忌，揭示便受局限。而局限，正好因势利导，构成杂文艺术特征之一：曲笔。回廊九转，曲径通幽，味道就在伊人曲线美啊……

如果生活中出现倚仗权势，指鹿为马，杂文家无权无势，只好运用曲笔，指桑骂槐。

指鹿为马是严肃认真的假话！

指桑骂槐是佯狂假痴的真话！

5

深夜苦思，真话与真理是个什么关系。

可否这样说：真话是真理的基础，真理是真话的升华。真话不等於是真理，但真理起码必须是真话。

当代提倡讲真话的代表人物巴老，在历经多年谎祸之后大彻大悟，归真返朴，叩响真理之门。

吾乡四川地灵人杰，出了这么一位文坛泰斗。写到此，自然联想起另一位川籍文豪--从大佛脚下沫水若江走遍天下，成名于高唱《女神》，鼎盛于疾呼《雷电颂》，终结于瞎说《李白与杜甫》！

从前我喜欢郭沫若青春灿烂，如今我敬仰巴金晚霞辉煌。若论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巴老比郭老逊色。若论道德风骨、人格力量呢？……

恕我直言，暮年的郭老有些可悲，他用违心的假话否定自己黄金时代说过的大量真话。

晚年的巴老确实可贵，他用掏心的真话忏悔自己灰暗时期说过的少量假话。

后生小子鄙人则可恶，竟用痛心的鬼话议论大人物。我沉重地叹息自己曾经那么倾倒的文豪，临终时留下一个假聪明真糊涂的遗嘱--骨灰不埋在生他养他的桑梓乐山，硬要撒到与他自己毫不相干，已经摇摇欲坠的大寨旗杆之下！……

6

杂文别多写，这劳什子惹祸。若从个人眼前安危着想，远不及挥洒散文保险。

杂文多辛辣，散文多恬淡。杂文如烈火，散文似清泉。写杂文非刺不可，写散文没刺无妨。杂文如净友，散文似情侣。杂文是怒目金刚，散文是

低眉菩萨。杂文逆耳，散文开心。写杂文风涛涉险，写散文安步当车。所以，人们趋利避害，形成现阶段散文热，杂文温，两种姊妹文体发展不平衡。像我这种酷爱并擅长杂文的角色，刚露两手独门活儿，就给自己惹出一身麻烦，吃了许多大亏。换招吧，与其降格减锐去弄那种人云亦云，不痒不痛的杂文，倒不如索性改写散文，玩玩美文，从兹只谈风月，彼此相安无事。

果然一写散文即连连获奖。手捧实惠，口尝甜头。回顾写杂文如同端起一碗忆苦饭！

7

魔鬼附身，这序言怎么不知不觉又搞成一篇杂文了！

算一算，这本小集子譬如十个指头，其中九个半取得共识，皆大欢喜。只余几篇有过争议法难，就算半个指头吧，岂能力拔山兮？大山也不至于那样脆弱，经不起弹指一挥。今夕何夕？《巴山鬼话》想必不会重复《燕山夜话》之厄运。中国向何处去？明白人心中都有数，就无须“鬼话”说穿了……

1993年11月

文学与自我

这座圆溜溜的地球上，人类堆积太多，只好用几何板块划分人的脑袋。矮子们往往把自己弄丢了，又常常不甘示弱，像拿破仑一样踮起脚尖，骚动着，呼喊着的，想把自己寻找回来。

我比拿破仑的个子还矮，只与鲁迅、曹禹身材相当。反复衡量，没力气玩枪，有条件摸笔，于是便操起了文学。

文学就是我，七情六欲皆有，强烈度超过一般人。多梦，神驰八极，喜欢自由自在，第六感觉特别敏锐：风吹竹，雨打萍，疑是民间疾苦声。联想无边无际，没完没了，越是讳莫如深之事，越想弄个水落石现。

文学应似我，不信任任何宗教。文学使人陶醉，宗教使人麻醉，两者都能引得芸芸众生着迷，但迷的后果大不相同。低档的文学也比高档的宗教更好，出一大群金庸迷、琼瑶热有什么要紧？出一帮子挥舞红宝书的宗教狂可就要命了。

文学是狡黠的情人，话不说透，让你自个儿猜测。她用遮掩来突出，用省略来增添，用一支鹅羽在你心尖上轻轻撩拨，撩得妙不可言，撩得人用呻吟来表达快感。

文学是调皮的小孩子，不踱方步，爱跳，爱跑，有时跑出格去，被人揪着耳朵抓回来，挨一记耳光仍不老老实实，一眨眼，一溜烟，又跳出了跑道的白线。

文学是唠叨的老奶奶，成天发牢骚，看不惯的事儿可多哩。她嘴上骂着，心里疼着，不断数落，不断干活。

文学不是五十年代人人皆适的干部服，而是八十年代时装展览会的模特儿。专门从事“喜新厌旧”，比陈世美勇敢，毫无内疚地遗弃布衣荆钗，并且不满足金枝玉叶，一夜之间轮换三千粉黛，公开反对“从一而终”。

文学不是老少咸宜的白水饮料，是我家乡土产的五粮液，文明者喝了更加文明，不文明者喝了也许更不文明，难免有“副作用”。有人借酒装疯，

有人酗酒误事，罪过不在酒厂酒家。

诚然，国家兴亡，文学有责，然而能力有限。抒情咏志，顶多几句逆耳之言，信不信由你。文学不是武学，绝没有铁腕陷钢砣于荆棘，更没有巨手挽狂澜于既倒，做不了救世菩萨，当不了乱世奸雄。吾国十年取缔文学无伤宏旨，吾民十天不吃饭就得饿死。世间没有文学，没有我辈书生，人类照样吵架、斗殴、杀人、打仗；也照样邦交、社交、性交、繁衍子孙……只不过少了一些情趣，多了一点枯燥而已。

啊！我从文学中寻找到自己。

在千姿百态的文学“瞳人”里，反映出一个风格独特，性格模糊，资格浅薄，有为而无能，可爱而可恶，瑕瑜并见，美丑混杂的“我”！

1988年6月

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

姚雪垠先生：

阳雪三月，有幸识荆，于全国政协会上同一小组参政。窗外万木复苏，室内众议成林，谁先生沉默寡言，似有隐衷？出人则超然独行，小憩则大厅孤坐，野鹤闲云，作哲人沉思状。在下揣度：哲人大辩若讷，必有古道热肠。所思所虑者，大抵是物价涨落、教育兴衰、人口增减等等为民造福、为党分忧之公事。民间疾苦，必将化为姚老笔底波澜。后生小子忝列新委员，理应仿效老前辈大公无私楷模，十分珍惜会议黄金时间，围绕老百姓迫切关怀的议题多添砖瓦。否则尸位素餐，开会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今日偶翻《文汇月刊》第六期，拜读姚老致该刊洋洋一万五千言尺牍。据先生自称，此系“利用”政协会议黄金时间精心制作。原来姚老当时所思所虑与众多委员所作所为不尽相同，乃是谋算如何打私人官司。

远在其大作《李自成》被“诽谤”之前，姚老早就对鄙人拙作《潘金莲》公开“诽谤”！我付之一笑，未曾介意。原以为区区文艺作品，并非巍巍宪法，读者论者或褒或贬，悉听尊便。即使贬得一钱不值，也属于见仁见智，乐山乐水，百家争鸣范畴。今读先生奇文，大彻大悟，始知文艺竟有“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谁敢贬瓜，谁就犯法”之诉讼条款！多承指教，愿附骥尾，照着葫芦画瓢，仿姚老法，致姚老书，青出于蓝，不知胜于蓝否？

公元1987年4月，香港影视剧艺社移演拙作《潘金莲》，作者应邀访港观剧，新华分社为此举办记者招待会。是夜华灯初上，亚洲电视台突然播映姚雪垠先生在北京的演讲实况。荧屏辉煌，姚老“亮相”，声色俱厉，横扫千军。其中，点名“诽谤”本人著作之处，极少学术分析，多是霸道判词，甚至辱骂本人剧作“胡闹台”！

港人闻之哗然，港报传为笑柄：可笑者不是巴山小秀才，皆笑堂堂老作家，嘴巴不干净，有失大将风度。对照某君评论阁下的所谓“谤”语，大巫在前，小巫逊色矣。

抚今思昔，岂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时代不同了，两个“凡是”一去不返，纵是伟大领袖特别优待的人物，也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阁下自视特殊，欲以刀笔代文笔，以讼案代争鸣，不惜自举词条，自搬语录，

自诩杰作，自拟法规……此理若能胜诉，我亦不妨佯狂效法--夫《潘金莲》者，何等轰动之戏曲也！业经若干文坛权威赞赏，又经某某中央首长点头，唱进中南海，蜚声太平洋，伦敦翻译，台湾出版，“小百科全书”如此如此，“魏明伦词条”这般这般。谁敢贬我“胡闹台”，谁就犯我著作权、荣誉权、名誉权、这样权、那样权……等因奉此，起诉备案。姚老面对某君是“原告”，面对魏某便是“被告”。前案君若胜诉，后案请君入瓮；反之，后案君若有道，前案还治其身。姚老岂不陷入悖论，搅成一锅粥耶？顺带提醒：近年被先生贬过、“诽”过的作者、作品似乎不少吧？倘成群结队而至，先生官司应接不暇。

以上戏言耳！彼此都不会动真格的，神圣法庭怎会受理这桩糊涂案。先生博学广闻，遥想当年顾颌刚教授控告周树人，徒具词状，终未开庭。迂夫子文笔技穷，乱搬刀笔恫吓对手，貌似强硬，实为虚弱。文人妄充法人，口中越是念念有“法”，内囊越是没有“法子”了。往事如烟，已成后人消夏谈资，姚老何苦再添笑林佐料。

别筹划打什么官司，还是回到文论轨道上来。据我愚见，《李自成》仍不失为当代文学史上较有价值的佳作。凡写崇祯、洪承畴、张献忠等篇章不愧精彩笔墨，但主角李自成确有“高大全”之弊，老八队亦近似“老八路”矣！姚者若能让人臧否，总结得失，于完成续篇，更上层楼不无裨益。夏夜烦闷，何不推开书斋窗户，透透新鲜空气，看看新时期新人新作，听听海内外反响共鸣……中华民族几千年痼疾，社会主义几十年坎坷，马克思的局限，毛泽东的过失，尚且容许这一代老百姓反思，难道阁下三卷小说竟比五卷雄文更加完美无缺乎？

大江流日夜，代谢成古今，后辈固然应当敬老，老人亦当自爱。高山仰止，瞻望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钱锺书、冰心、夏衍、艾青、萧乾、吴祖光、聂绀弩……皆姚老昔日师友，风雨故人。衰衰诸公之所以令人肃然起敬，不仅在著作等身，更在人品高贵，对世则忧患元元，对己则虚怀若谷。敬请们心自问：当巴老病榻校阅《随想录》，担忧春寒料峭，“横扫”又来之时刻，姚老先生您正在作何事欤？幸喜江山无恙，暖和至今。晴方好，借二三人辞世。近读沈从文归真返朴寥寥数语遗嘱，不禁涕泪纵横，更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

魏明伦

1988年7月于巴蜀遥拜

毛病吟

毛毛雨，微微风，病榻观书，一枕还思。梦西苑病梅，叹东亚病夫，听刘天华老牌《病中吟》，淡淡忧愁，如烟，如雾，美在虚无缥缈间……

欣赏缥缈旋律，通感模糊语言。近年新名词轰炸，使人耳鸣目眩。例如弗晰逻辑，本是 fuzzyLogic 的音译，一经汉化，即称模糊逻辑。推而广之，模糊数学，模糊集合，模糊概念，碓窝搅浆糊，一团混沌。这玩意儿岂是舶来专利品？我中华大国古已有之，足够编印《土产模糊语言大观》。其中最模糊、最玄妙、最典型、最普遍、最有中国特色、最最最者，当推“毛

病”二字。

语出徐咸《相马书》：“所谓毛病，为害最大也。”原意专指瘟丧马儿，后由老百姓二度创作，举凡五癆七伤，千疮百孔，红崩白浊，花柳麻风，一切不可名状之顽症，统称毛病。二字千钧，盖世无双，内涵悠悠，外延茫茫，说不清，道不明，摸不透，摆不脱，应用万物，普济众生，放之四海皆准。海可枯，石可烂，惟毛病万寿无疆。

人吃五谷生百病，无论巨型圣人、巨型狂人、巨型罪人概莫能免。害病非耻辱，有病不瞒医，早治早愈，则不会堆积如毛。齐桓公青春壮志，匡天下，合诸侯，固一世之雄；暮年黄昏，闭塞言路，暗疾似牛毛丛生。草泽医人扁鹊四次忠告，老人家讳疾忌医，自信永远健康。待到围墙哀鸣“寡人有疾”，时日曷丧，妃子、世子、巨子抢椅子，动刀子，一群败家子，一副烂摊子，祸及孙子，责在老子，“寡人有罪”矣！历史悲剧老掉了牙，从略，换个新鲜节目吟哦……不吟也罢，且为尊者讳。

泱泱中华，扁鹊先生和彭大将军太少，我这种为尊者讳的角色太多，所以毛病总是治不彻底。试看当前下面官倒爷多为不倒翁：老子赋闲而不闲，妻子无权胜有权，条子无胫走千里，公子无本捞大钱。此风何处来？是洋人教唆？是今人首创？追本溯源，是否与老毛病有着千丝万缕内在联系？谓予不信，回忆十年浩劫--谁家妻子枕边批条子？哪家老子幕后装瞎子？八亿人瞧这一家子，教出了多少两口子？……夫妻店上行下效，裙带风源远流长，关系网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当初侧重于权，今朝侧重于钱，乍看新弊端，实为后遗症。通货膨胀，根在史无前例经济长堤崩溃。人满之患，源在开国伊始批判识途老马。教育寒枪，非一日之寒，校舍茅屋早为秋风所破。脑体倒挂，难道是从今天挂起？穷老九几十年一贯遭受倒悬之灾……大江东去，逝者如斯，留下数不清的苦果，让咱们这一届首脑，这一代人民共同咀嚼，毛病难治啊！

难治不等于没治。十年改革，一句概括，功在医治毛病。尽管尚有弯弯绕绕、模模糊糊之处，但歧黄高手们青囊有效，慎用虎狼药，巧借海外方，电疗与气功结合，以保守疗法循序渐进，苦衷可谅，治绩可观。奈何吾国习惯敬神：惧瘟疫则供瘟神，疗疾病则盼神医，指望神手一挥，药到病除，遍地莺歌燕舞。殊不料神医也是凡人，妙手也有失手处。毛病如此深沉，一二疗程焉能根治？何况孕育难免呕吐，新生难免阵痛，一吐一痛，遂使期望过高之人大失所望。惶然，忿然，云山雾罩，因果关系颠倒，模糊概念产生，模糊逻辑一推，模糊集合于下--戴像章，哭祖庙，抬头望见北斗星，困难时想您方向明，三中全会不如“三面红旗”，改革不如“文革”，这十年不如那十年，治毛病不如害毛病……

老天爷，龙的传人毛病复发！

我亦感染，两眼模糊，托远飞大雁，捎心儿回归--那是个什么年头？三面旗帜怎样染红？天下太“贫”，黎民长“瘦”，虽然少见涨价，而饿殍的数字从不公布。疯狂的节日像章伟哉，一像闪光万骨枯，圣人凡人皆悲剧。幸存者并非吹毛求疵，确实不堪回首，回首则毛骨悚然。

青年不识毛病味，我辈应知毛病凶。平心而论，这日子比那日子好过，这一届比上一代开明。千般好处只举一条为证：如今是吟罢低盾有写处，好歹容许讲几句真话，不似毛病大发之时，文字狱，瓜蔓抄，像我这样一吟便会割断喉管。时代进步，标志在此。后退没有出路，还得向前继续治病，行

吟而不卧床呻吟，风骚而不空发牢骚。何年根治？相信当代扁鹊有数，后世华陀增多，但愿吟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写出一部新陈代谢的助产优生喜脉案。

1988年11月

半遮的魅力

艺术是个精灵，这家伙千变万化，其中一招是遮掩。

神龙见首不见尾，遮去一半……

雪上空留马行处，掩去一半……

待月西厢，迎风户开，妙在一半……

怀抱琵琶，美人遮面，魅在一半……

江湖术士称“半仙”，地头土豪称“半城”，风雅宰相贾似道自题“半闭堂”，风韵梁妃半老徐娘常作“半面妆”……大千世界，众生百态，半遮半露，引人入胜。

月亮老爷爷，更为精通此道。你看它永远只露一半身影，绝不肯转过脸儿，将后半示众。几千年来，引起骚人墨客无限飞思畅想，催出多少向往琼楼玉宇的浪漫诗文？连人民公社亿万文盲也大写民歌：放卫星，上月宫，吃桂花酒……待到真格的人造卫星拍四月球背面照片，揭了老底，原来老爷爷那一半与这一半完全雷同。

于科学家有益，于文学家索然寡味，于乌托邦空想家更是上当受骗矣！

求全不如半字好，欲知美学三昧，再看以下三点--

某些官员收入，小民只知一半，工资表上有数可查。无数的存款，不尽的财源，从何处滚滚涌来？闲人休得打听，一打听便是照搬美国民主，全盘西化！西化者究竟是谁？官倒爷衣食住行大半玩的高档西货！唯有头脑保持旧中国特色，继承晚清官场腐败传统。不要紧，腐败只是“现象”，本质还是好的。道理古为今用，消费洋为中用，半盘西化，美味适度。

某些选举，新闻照例报道一半。公布预定的选举结果，掩去精彩的选举程序。

反对票多少？弃权票多少？上定候选人多少？下提另选人多少？……外面选民百姓勿须苛求加强透明度，透明过度就没味儿了！

君不闻成语“欲盖弥彰”乎？这一招的发明权应归原始女人，是她们首先掩去全裸，创造了上古时代的“三点式”。在道学家看来，这是人类的性遮羞。在美学家看来，这是人类的性诱惑。是强调，是衬托，那三点不遮则已，一遮反而更加“三突出”！

曾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又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过来的龙的传人，对半字艺术如此恋恋不舍。可惜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种种改革老是半途而废；其原因，至少有一半是毁于这个遮遮掩掩，真真假假的半字精灵啊！

附记：此文起草于前年半醉之后，投稿于半暖半寒之春。自我删去一半，好心的编辑朋友用稿时无奈再删一半。所剩无几，面目大非。今朝旧题新作，和盘托出。

宁可退回全厂，也不愿苟活半条命也！

1988年12月立此存照

盖世金牛赋

壮哉！庞然大物从蛇口四海公园拔地而起，远望如巍峨建筑，近看乃高雅雕塑。

特区千万广厦一派洋气之间，耸立土产盖世巨牛，乍闻讶然称奇，细思肃然起敬。

牛是人类忠实朋友，相伴创业，佳话如潮。遥想东方牛郎，西方牛仔；老子青牛过函谷，田单火牛冲敌阵，孔明木牛出祁山，藏王牦牛贡中原；牛渚泛月，以文会友；牛角挂书，以耕求学；鲁迅忧患，长夜低吟孺子牛之诗；卡门浪漫，舞台高唱斗牛士之歌；秉笔记兴亡，太史公自谦牛马走；防疫治天花，全人类遍种牛痘苗；宏观至太空牵牛星，微观至乡村小放牛……一部文化史，千年奋斗篇，多少可歌可泣之事与牛密切相关？！

吾友韩美林，一生勤奋如牛。历经浩劫，打入牛棚，然而始终不改牛脾气！年当鼎盛，志在牛斗，以其受伤之手，苦塑造福之作。古云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今看美林塑牛，绕指柔成百炼钢矣。

纵观天下无数耕牛与人为善，奉献甚巨而需求甚微。人有主人者，更有“人主”者，视宝犊良材为牛鬼蛇神，驱遣其埋着脑袋干活，呵叱其夹着尾巴作奴。割尾之灾惨痛，群牛不堪回首。

煌然巨变，新纪元之金牛，已非旧体制之牲口。头角依然开拓，尾却自由舒展，高翘云端矣！但高而不傲，大而得当，憨厚而不干蠢事，报国而不尽愚忠！披金缎，托明珠，耀神火，兆吉祥。满身殊荣，负重而再不忍辱！遍体财富，乐道而再不安贫！敢超越赵公骑虎，敢探索股市腾牛……观其创新闻关之势，岂牛乎？特区人也！

莫道蛇口长于经济，短于文化。焉知儒商之智商颇高，经理之哲理亦明。投巨资弘扬艺术瑰宝，引清泉灌溉文化绿洲。金牛开道，此风可长，祝愿后继者多如牛毛细雨。展望未来之特区，岂仅物质文明领先，于精神文明亦当执牛耳也！

深山骏马碑

山是昂昂骏马，马是巍巍宝山。马边河流域名副其实在“马”之“边”。本地人称马形山脉“铜头铁尾，金鞍银肚”，每当风起云涌，雷鸣电闪之时仰天长啸，奋蹄欲飞！不禁使人联想还思，奔马可是西汉邓通在此开采铜矿之麾下坐骑乎？

从前妇孺皆知“潘安之貌，邓通之财”。今人却不尽知古时富甲天下之铸钱宝地，竟在眼前以贫穷著称之马边河畔！

鹿死于角，漳死于麝，邓通冤死于生财造福。从此财源断绝，骏马僵

卧。相传两千年来山里人不堪穷困，追寻邓通埋藏之珍宝。无踪无影，问地
问天。深山茫然不答，哑马凄然垂头……

本世纪内，先后有法国牧师、英国学者、国民党军队、苏联专家到此
探测开发，尽皆望河兴叹，束手而归。尔后长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整人胜
于人治水。山还是那些山，河还是那条河，山山水水亦如有志之士报国无门。
饿马与饥民相怜，似在问人曰：谁敢异想天开？

轰然天日开矣！时机至矣！邓通之死马活矣！李冰之后继者乘改革春
风来矣--

沐川县以李泽宗为代表之共产党人，领导山里乡亲，河畔儿女，立志
开发黄金走廊。艰苦创业，茅棚办公，倒扣面盆作凳，摇晃烛影为灯。筹贷
款，跑批文，赴省上京，筚路蓝缕，行程十三万公里，等于长征十倍，如绕
赤道三圈。求大大小小机关，看冷冷热热脸色。一道批文一座山，一枚大印
一层网。批文重重叠叠，堆至二十公斤！大印密密麻麻，盖到三百余枚！苍
天在上：山里人如此坚韧，这般虔诚，不亚于西游路上汗血白马。以取经难
度立项，以深圳速度施工，请听苦斗者们自叹：“走尽千山万水，说尽千言
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终于马到成功，黄金走廊初具规模。
大坝雄伟，水电站也；群星推璨，新工厂也；大鲵珍贵，养殖场也；桫罗茂
盛，森林区也；溶洞成群，旅游点也；楼房成片，移民村也……其顺藤结瓜，
滚动发展之富民效益；其敬业献身，同舟共济之感人事迹：多如马后蹄印，
雨后春笋，岂是短短碑文所能尽述乎？

登高望远，路遥知马力。吾国征途漫漫，面临难题之一，即是内陆
与沿海贫富悬殊。沿海乡镇亦富，内陆县区多穷。但穷不过沐川县，僻不过
马边河。论天时，此地与全国小县共享机遇。论资源，此地与内陆众城各有
蕴藏。起跑线大致平等，为何此地竟能领先巨变？可见事在人为耳！

醍醐灌顶！邓通埋藏之珍宝何在？今得矣--乃创造财富之龙马精神也！

因此塑马立碑，庆幸当代英模绝不重复邓通悲剧。高呼哀兵必胜，预
祝万马奔腾。

1995年国庆前敬撰

华灯咏

--《中国灯文化》序

有日必有夜，有夜必有灯。自燧人氏钻木取火以来，悠悠时间，茫茫
空间，与日月交替同辉，灯也；与人类每夕共度，灯也。古人点灯，今人开
灯。地域不分亚非欧美，种族不分黑白棕黄，何人不识灯？何国不用灯？有
灯必有灯文化，而灯文化最发达处，莫过于泱泱中华。

三坟五典，百宋千元，文史哲经，诗词歌赋，频频出现“灯”字：春
节龙灯，元宵花灯，洞房喜灯，书斋寒灯，边塞哨灯，闺房孤灯，江枫渔灯，
古寺青灯……。

中华民族多少高尚道德美好情操关联灯火：凿壁偷光，勤奋成材；剔
灯救蛾，慈悲为本；秉烛待旦，忠义写照；蜡炬成灰，爱情象征；燃犀烛怪，
揭露阴暗；火尽薪传，延续光明……。千篇佳话万家灯火不胜枚举，信手拈

来雅俗共赏之例。通俗者，黄梅小戏《夫妻观灯》，民间风味，天然妙趣。典雅者，治学审美最高境界，正是稼轩词意“灯火阑珊处”。历代灯韵古色古香，现代灯具多姿多彩：商店霓虹灯，医疗无影灯，矿山安全灯，国防探照灯，影视水银灯，照相镁光灯，舞厅琉球灯，交通红绿灯……。从铁路号志灯自然联想家喻户晓《红灯记》！又从抗日英烈豁然通感庆祝抗战胜利提灯会！熊熊火把，铮铮铁骨；滔滔灯海，煌煌国魂！

灯国之中有灯城自贡，灯城之内有父子写灯。宋良曦、宋岸雷以囊萤精神推出学术专著《中国灯文化》。友谊青睞，请吾作序。惭愧，就灯论灯，非吾所长，怎及专家？姑且观灯咏史，引鉴兴亡，敲警钟，促改革，图富强，其意义或许在灯之上？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吾国以灯喻圣人，圣人以灯自喻，断言若无古圣先帝燃灯指路，我辈小民百姓至今仍在黑暗中匍匐摸索。凡事言过则谬，物极必反，华灯亦有两重性。灯前正大光明，灯后讳莫如深。岂不闻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帝王术，愚民策，骗了天涯过客。大红灯笼高高挂，金屋藏娇，妻妾成群。正月十五雪打灯，孟姜寻夫，哭断长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苦难庶民悬釜断炊，腐败官场张灯摆宴，可恨尔吃尔喝，尽是民脂民膏。越是疮痍遍地，怨声载道，越是年年焰火，岁岁笙歌，标榜与天同庆，与民同乐。古代灯会灯节，遂成为封建王朝掩盖矛盾，粉饰升平之利用工具。顺民烧香顶灯盼望清官，奈何清官补天无效，朝廷回春乏术，难免末代危机三层规律：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大泽乡狐鸣尬篝火，揭竿之灯也！阿房宫冲霄烈火，复仇之灯也！皇觉寺沙弥香火，韬晦之灯也！金田村天兄圣火，出征之灯也！白莲教托莲聚义，朱红灯举灯为号：少女红灯照，壮妇蓝灯照，老媪黑灯照，孤孀青灯照……五光十色，灯火燎原。败则为寇，喋血沙场，断头刑场；胜则为王，席卷衙门，直捣宫门。皇帝闻风丧胆，恸哭祖庙。哗啦啦龙椅将倾，昏惨惨宫灯将尽，终于油干芯熄，烛灭烟消。然而，“皇帝轮流作，明年到我家”。宫灯灭而复燃，龙椅废而复用，义军变为官军，草王变为帝王，乱世英雄升为治世英主。下一场好戏，必是火焚功臣楼，大兴文字狱；往后趋势，必有公子衙内横行霸道，贪官污吏巧取豪夺；从专制到腐败，从鼎盛到衰亡……如此周而复始，改朝换代，构成几千年二十四史--好大好长一盏走马灯！

上述历史唯物主义宏观，并非巴山鄙人鬼话，实出于延安灯塔，窑洞灯光，领袖向学者挑灯论史之最高指示也！

当时立志于民主建国，科学兴邦，自信能够摆脱王朝周率，走出历史怪圈。果然灯花报喜，礼花报捷，天安门城楼升起一排巨大红灯，巨人灯下挥手，主持开国大典。此后四十余年，如何高歌猛进，如何坎坷曲折，如何制造假想之敌，如何发动箕豆之煎，多少并肩站立城楼赏灯之战友，纷纷打入秦城狱灯之下！七斗八斗，谁沉谁浮？天安门红灯一览尽知。灯如十亿人民众目睽睽，将共和国巨大功勋摄入眼底，也将崎岖路沉痛教训记进瞳人。劫后红灯，欣逢盛世，再次伴随二代三代领袖，于城楼检阅新长征队伍。军民浩浩荡荡，草木郁郁葱葱，华表挺立站岗，华灯闪光致敬。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熠熠一部灯史，可见中国大半缩影。

今宵星斗横空，遥望天上街市，不亚人间灯市。忽觉银河恍若延河，犹似窑洞油灯闪闪。是谁仍在灯前畅谈--中国前途光明，定能超越二十四史走马灯悲剧！

大哉斯言，至今听来仍如金石。但此壮举，知易行难，始易终难。在野时的许诺，与执政后的行为脱节矣！昔人暮年憾事已随逝水东流，喜看当代国人知行同步，力争始终如一。苍天在上，誓言不虚，一排崭新华灯实实在在焊铸于天安门城楼栋梁之间！与五星红旗互相照映，凝聚民主之焰，科学之彩，法治之芒，廉政之光，道德之辉，汇成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双轨霓虹。但愿真有如此光明尾巴，当用浪漫笔墨归结本题--此乃中国灯文化史上最应大书特书之长明灯也！

1996年春节前夕

饭店铭

——为“巴国布衣”题壁

巴国出诗酒，布衣做王侯。当今花花世界，林立层层酒楼。赫赫称“王朝”，巍巍号“帝都”，攀龙附凤，夸富斗奢。此间独树一帜，自命“巴国布衣”。顾名思义，返璞归真，淡泊平民意识，坦荡大众襟怀。重续古代布衣寂粟之交，愿与现实普通百姓共尝酸甜苦辣也。

耐人寻味，诱人问津：牧童遥指何处？诗人夜泊谁家？几位狂客长安醉卧？哪路游侠易水悲歌？才女当垆，柜台坐落是南是北？文豪掌灶，东坡菜谱或假或真？问西山遗迹，雪芹赊酒于何处村肆？询浦江闹市，达夫赏饭于哪座餐厅？风雨飘摇日，咸亨店把盏论当世。草莽呼啸时，浔阳楼醉笔题反诗！岂不闻官逼民反，奔上梁山，必经之路亦是寥儿洼外水亭酒家。再回想润之先生尚是布衣之时，酌酒黄鹤，潦倒野店，手中无权只有杯：杯中物可是四川烧酒？下酒菜可是湖南辣椒？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清真太牢馆，素食菩提居……皆弹丸之地，而容量似海，岂仅是充饥解馋饕餐场所。多少忧国忧民之心，至善至美之情，大彻大悟之思，往往流露于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间。堪称志士仁人凝聚处，传世文章催生床！

今夕何夕？共览辉煌。盛世无饥馑，举杯庆太平。民间谚语笑谈：革命就是请客吃饭，饭店与革命休戚相关。处世如同酿酒，灵活才好勾兑；开店经营烹饪，死板怎进油盐？巴国改革，布衣变通。不拒大款光临，更须公款吃喝。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各级公仆到此与民同乐。旧时茶坊休谈国事，今宵饭店多说国情。维国情之特殊，国粹之宝贵，国学之深厚，国人之幸福，国菜之可口。满平共处腹油水与满嘴道德并不矛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照此调和。祝酒唱赞歌，接二连三，勿忘十亿老百姓；猜拳看主流，吆五喝六，突出“九个好指头”！微微挑剔，限于指摘壶中日月；淡淡诙谐，无非化入皮里阳秋。酒醉心明白，大事不糊涂。登山咏山，下海吟海，入官场则打官腔，开饭店则编饭局。三句话不离本行，四言诗尽说肴撰。

乍听非常无稽，细思可能有理。诗云--

人类不灭，餐饮不休，
川菜万岁，饭店千秋！
万事皆目，吃饭是纲，
酒醉饭饱，纲举目张！

1996年8月

三终于三

张三：热爱“老三篇”，信奉“三忠于”，诚而近迂，座右铭下自署愚公后代。

李四：暗恨“四人帮”，腹诽“四无限”，偶尔流露，即被张三斥为智叟谬种。

“文革”形势大好之初，二友出差，途经火葬场。李四触景生情，口占上联：“人人过关，火烧百分之百！”

一语双关，求下联未得，而张三却徘徊于忠与不忠，揭与不揭之间……终于愚忠，结于揭发，李四打入牛棚，按下不表。

张三入党，倍加虔诚。形势越来越好，彻底砸烂文艺黑线，深入学习领袖“两项批示”，将“古人、洋人、死人”永远赶下舞台。张三日学两项批示，夜诵老三篇，忽然拍案惊奇：

老愚公--古人！

白求恩--洋人！

张思德--非古非洋却又非是活着的人！

愚公后代大惑，但决不相信领袖晚年竟会如此“矛盾论”！岂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按通行逻辑，必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背着老人家篡改批示。事关重大，忠不忠，看行动？揭不揭，看胆魄？……狠斗私字一闪念，终于忠，结于揭，以挖山不止精神上书求索。一索入牛棚，二索入大牢，三索入火葬场。死不瞑目，遗嘱儿孙：追查两项批示，捍卫者三篇！

李四牛棚风闻此讯，初悲恸，复破涕为笑。其妻愕然，秘问何事可乐？智叟谬种附耳答曰：“吾前年苦思不得之绝对，今已勉强凑成下联矣--

人人过关，火烧百分之百！

哈哈带泪，风闻三终于三！

1988年12月

对联与讷语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海市虚，蜃楼空，盲人对瞎龙；预言对讷语，哀笛对警钟

对联艺术是中国的国粹。对仗工整，声韵协调，短小精悍，上口易记。不仅历代文人多有名联传世，并且偶句技巧也渗透影响了民歌童谣。别轻视“雕虫小技”，往往是民谣成讷语，一对足千秋。例如明朝嘉靖末年京师童谣“家家户户，干干净净”，就是老百姓巧用叠声偶句讽刺嘉靖皇帝害得千家万户一贫如洗；从而预告朱明王朝气数已尽，皇子皇孙难免煤山吊绳下场。又如国民党腐败政府垮台之前流传甚广的“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更是一幅对偶最妙，平仄亦佳的谐联。短短十四字预奏亡国之音--那社会已经腐败到拉屎要交税，放屁怕抽捐的地步，当然离改朝换代为期不远

了！

话说四川大军阀刘湘逝世，葬礼堪称盖世奢华。单说修建墓园，就占地 160 亩，耗资 140 余万大洋（只此一项，不知搜刮多少民财）！殡葬之日，国民党中央政府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川、康两省禁止一切娱乐活动。成都平原遍设路祭，素车白马，冠盖云集。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出动飞机几十架，低空绕墓盘旋，撒下雪片似的祭文传单。何应钦、白崇禧、阎锡山、盛世才、宋子文等党国大员赠送挽联。最显赫者，是蒋委员长御笔题匾“飒爽犹存”。修旌忠门，立神道碑，建纪念亭，浇铸刘湘铜像，一手持书，一手按剑，俨若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两眼平视前方，作万岁姿态，自信与世长存。

刘湘铜像今何在？看江山易帜，前朝奢华陵墓已化为断壁颓垣……

三十河东，四十河西。历史车轮进入五十年代末期，不幸走上一条弯路。很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公社体制在神州大地上强行推广。湖南平江一位伤残老红军给下乡调查的彭德怀元帅寄去一首当地民歌：“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其实，这首现代民歌是从古代童谣演化而成。《后汉书》载，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

小麦青青大麦枯，
谁当获者妇与姑，
请为诸君鼓咙胡。

史注：“鼓咙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语也。”

刚直的共产党人彭德怀没有窃窃私议，而是光明磊落上书中央，为民请命。不料触犯天威，惨遭贬黜。说真话者亡，说假话者昌，拍马吹牛之风越演越烈。贫困的公社，饥饿的农村，被莺歌燕舞，粉饰升平的宣传导向所掩盖。到处可见“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公社是裸长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之类的偶句标语。其中一联，字句不协而语意甚豪，常常大写于破庙两侧、牌坊左右、大队仓库墙上、小队食堂门前：

人民公社万岁；
一天等于二十年。

当时鄙人对此只有印象，未及深思。直到二十年唇，改革开放的洪流淘汰了人民公社，承包制呱呱坠地，好政策欣欣向荣，新农民纷纷致富……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那副不协调的对联乃是两句预告短命的讖语--

上句“人民公社万岁”的计时方式，是以下句“一天等于二十年”为基数的！

1994 年 10 月

帅才不及帝王术

-- 简论韩信《淮阴侯韩信》摄制组：

遵约，呈上电视连续剧《淮阴侯韩信》主题歌词。

你们来信中对韩信悲剧的评价基本符合史实。未央宫冤狱，与风波亭冤狱不尽相同。韩信之死因，与岳飞、袁崇焕类型有所区别。韩信是天才的军事家，但不是成熟的政治家，更不是伟人典范。韩信好名，近似杨秀清。

未央宫诛韩信虽是冤案，但也不乏韩信自身的致命弱点。后人同情他，却并不十分敬仰他。人们惋惜的是韩信的佼佼帅才和赫赫战功竟落得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下场。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韩信与刘邦、吕后的矛盾，反映了中国封建王朝更替之间，开国帝王与开国元勋始而互相依存，继而互相戒备，终于无情屠杀功臣的普遍规律！

历代咏叹韩信的诗词歌赋多矣。如今为电视连续剧《淮阴侯韩信》作主题歌词，难在突破古人诗词境界，开拓崭新意蕴。

我试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韩信著名战术“十面埋伏”为歌词主语，反溯这一战术发明人自身的命运。韩信每打一次胜仗，即为自己的下场预设了一次埋伏。

拜将台埋伏着断头台，封侯路埋伏着葬身路。“十面埋伏”扩大成百面埋伏；而埋伏何止在战场？埋伏贯串于旧中国封建王朝二十四史！

如此命意，是否比古诗咏叹更为宏观？

另嘱：拙词敝帚自珍，电视剧用则勿改，改则勿用！

1991年春初复笔

附录：

十面埋伏

--电视连续剧《淮阴侯韩信》主题歌词

亮煌煌几页史书，
乱纷纷万马逐鹿。
雄赳赳一代名将，
野茫茫十面埋伏。
山埋伏，水埋伏；
将军战术传千古。
云埋伏，雾埋伏；
功臣末路断头颅！
疑兵疑阵在何处--
战场埋伏、
官场埋伏、
朝廷埋伏、
宫廷埋伏.....

啊！

帅才不及帝王术！

兵书不如圣诏书！

空留下《十面埋伏》古琴谱；

让后人评述，功过何如？？？

寻找关汉卿 呼唤成兆才

--记两首没有上市流行的歌词

(一)

我曾经向几位荣获戏剧“梅花奖”的青年试问点滴文艺知识，回答使

我颇感悲哀。几朵“梅花”都只知关之琳，不知关汉卿；只知成方圆，不知成兆才。

此文开篇，先得向一些年轻朋友作一番ABC似的介绍。

关汉卿：元代杂剧作家，中国古代戏曲创作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大都（今北京市）人。早年曾作太医，一生未当官员。寄身梨园，浪迹青楼，嘻笑怒骂皆成戏文。

写作《窦娥冤》、《救风尘》、《智斩鲁斋郎》等六十余种剧本。揭露封建社会黑暗腐败，矛头直指皇亲国戚、贪官污吏、衙内公子、地痞流氓。敢为受害平民百姓鸣冤雪恨，尤其是同情民间妇女的苦难遭遇，歌颂她们的斗争精神。早被元代野史《录鬼簿》列为“梨园领袖，杂剧班头”。1958年又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定为“世界文化名人”。

九十年代初，天津电视台筹拍电视系列片《寻找关汉卿》，特邀我撰写主题歌词。那时我手头正忙，推托不谙影视高深，岂敢班门弄斧。

自谦婉辞之后不久，我为电视连续剧《淮阴侯韩信》所作主题歌词《十面埋伏》播出，反应极为强烈。引得天津电视台导演俞伟再下决心，不惜多次函电敦请曰：“《寻找关汉卿》主题歌词非君莫属。”

盛情难却，使我想起田汉先生力作话剧《关汉卿》里一个动人的“约稿”情节。

女伶朱帘秀鼓励关汉卿大胆写作杂剧《窦娥冤》，甘愿与剧作家风雨同舟：“你敢写，我就敢演！”关汉卿回答红粉知己：“你敢演，我就敢写！”

催我动笔的俞导演，却是一位早生华发的老大哥。我拨通长途电话，慎重告诉他：“古称《史记》是无韵之《离骚》，我争取把歌词写成有韵之杂文。很可能是‘麻辣烫’啊！你会不会是叶公好龙呢？”

俞伟慷慨陈词：“你敢写，我就敢用！”

我拍案应诺：“好，你敢用，我就敢写！”

于是，我挥笔蘸满激情，苦吟出歌词《寻找关汉卿》--

忧患出杰作

愤怒出诗人

世上波澜涌笔底

民间疾苦入戏文

一曲窦娥冤

千古关汉卿

升官图上无踪影

录鬼簿里占头名

同少年朋友追星族

可知这中华英才

梨园巨星

江山换年代

美丑贯古今

贪官污吏没绝种

公子行内又横行

再斩鲁斋郎

重演救风尘

阳光之下有阴影

盛世更需秉笔人
向众里寻他千百度
何处有前辈灵魂
当代汉卿

(二)

无独有偶，去岁正当纪念成兆才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某地方电视台为此筹拍电视连续剧，也邀我撰写主题歌词。

成兆才：近代杰出的戏曲作家，评剧的主要奠基人。原籍直隶滦州（今河北滦南县）。出身贫苦农家，曾为地主佣工。初以“东来顺”的艺名搭班，走乡串镇演唱“彩扮莲花落”；后带班子进城，逐渐创始评剧。创作改编剧本一百余种，培养大批优秀演员。其代表作《杨三姐告状》、《花为媒》等，反映人民心声，抨击邪恶权势，具有激进的民主思想和浓郁的乡土特色，被誉为“民间戏圣”。

成兆才与关汉卿类型相似，题材略同。以我一支秃笔，刚作歌词吟罢“杂剧班头”，再用歌词形式重唱“民间戏圣”，这就犯难了。弄得好是姊妹篇，弄不好是一道汤。接不接这个活儿呢？我把犹豫心情摊给约稿人。

此公是我神交已久，却未谋面的剧界同行。他受电视导演委托，约我加盟写词，遥隔千里打电话，特快专递寄剧本……迫切之意与天津俞伟导演催稿相仿。也是从《十面埋伏》谈起，也是以“非君莫属”定局。

又一次盛情难却。我只好潜心钻研剧本，领会“戏圣”精神。十集电视剧内容丰富，线索纵横。我理顺思路，调准视角，发觉贯串全剧的主线和主脑是民间戏圣与其代表作《杨三姐告状》的成因。成兆才逆境创业，苦海弄潮，岂止一颗敬业心，更有满腔正义感。他长期积累素材，一朝瓜熟蒂落，敢于将生活中轰动社会的命案新闻搬上评剧舞台，加以艺术再创造，为屈死亡魂喊冤，替告状民女壮胆。因此触犯盘根错节的邪恶势力网，迫使黑暗的统治当局下令禁演《杨三姐告状》。屡演屡禁，屡禁屡演。成兆才为《杨三姐告状》及整个评剧艺术牺牲了家庭幸福，付出了血泪代价，终使好戏流传至今，依然震撼人心。

我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我呼唤成兆才，成兆才呼唤我，回音交响，灵感奔腾，快笔挥洒，细心锤炼，拨通长途电话，向约稿人口述歌词《民间戏圣》--

莲花落 戏摇篮
根子深深扎民间
真话来自老百姓
戏圣出在草台班
老百姓 草台班
好人一生不平安
看戏娱乐唱戏苦
禁戏横蛮写戏难
唱戏苦 写戏难
知难而上又开篇
倾诉民间血和泪
揭露官场骗与瞒
哪怕是砸了笔砚

摔了琴弦
割了喉管
断了舌尖
禁不了好戏流传
防民之口如防川
禁不了好戏流传
余音绕梁到今天

(三)

两首歌词分别交卷，两地编导都表示满意。这里不去赘述验收歌词时那些赞语和诺言，总之君子协定，我没设防。

殊不料从此杳如黄鹤，信誓旦旦变为后果茫茫……

最近从旁处获悉；电视系列剧《寻找关汉卿》经费告急，筹款无效，早已停拍散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那歌词当然伴随剧组搁浅了。

经济制约文艺，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俞伟老大哥有苦衷，我可以宽容，并替他痛惜前功尽弃。

“关汉卿”夭折，“成兆才”怎么了！前日我主动电询约稿人，才知那部电视连续剧拍摄完毕，近期播出。但拙作歌词早在开拍之前就被剧组一笔勾销！还没到审查那一关，就自己吓自己，赶紧削去锋芒。但绝不怕词作者，无须打招呼，毙你没商量。

区区小事一桩，我仍然可以宽容。设身处地替人家想一想，玩电视不是写杂文，娱乐圈子不是文学殿堂。在那种地方干活儿，依附性太强。哪个环节通不过，哪座衙门没点头，都得改弦易辙，低头绕道，委曲求全。只要能够荷蒙思准通过，道义和信诺靠边去吧。

恕我直言，用上述那些招儿，尽可拍摄其他题材，若拍民间戏圣便成悖论！拍摄者自己的精神境界如何？与拍摄对象成兆才的铮铮风骨一比，岂不是相差太远，甚至背道而驰了么？

造成这种反差现象的体制原因，已是根深蒂固，亟待勇者改革。正如拙词宣告：“盛世更需秉笔人”！

两首词虽短，自信不是平庸之作，何必一定要靠电视传播，自行公诸于众吧。

万恶的旧社会尚且禁不了好戏流传；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民主时代，难道还会限制两首小词发表么？！

1995年9月

我“错”在独立思考

近年一些介绍我的文章，往往出于好心，隐去鄙人“阴暗面”，专讲幸运儿。

仿佛是头沐春光，脚踏锦绣，一帆风顺走上剧坛。有的评论者，说我能写戏是由于自幼唱戏，熟悉舞台；比较了解我者，则说是由于从小自修，熟悉诗文；更具眼光者，发现我是个“杂种”--艺人和书生集于一身，兼备两种“童子功”……。以上各有道理，本人甘苦自知，补充“交代”：我之

所以现在勉强能写几个剧本，基因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对戏剧，不！对人生保持了那么一点“独立思考”。

这个词儿，近年已无贬义；可在三中全会之前，在十年浩劫之中，在批判《武训传》之后，“独立思考”似乎是“脑后生了三根反骨”的近义词，谁沾上谁倒霉！

我就因此铸成大错，误了前半生。

解放初期，我刚十岁，早已粉墨登场，小乖而已，绝非天才。只有两个优点：一是唱戏之余总想看书，二是看书之间总爱联想。例如演出《潘金莲》，我扮郢哥，台前卖梨儿，台后捧着郭老的《少年时代》，读到少年沫若单恋嫂嫂，不禁与台前潘金莲单恋小叙子挂上钩来。异想天开，便去问我那摘编剧兼司鼓的父亲：“潘金莲如果遇上郭沫若，叔嫂关系又会怎么样？”这问题涉及政府伟人，吓得谨小慎微的家父连忙制止。一顿臭骂使我没法再问，只好去“独立”思考。据老师们说，我过早倒嗓，尖音一去不返，正是对这类问题“醒”得太早，想得太多的缘故。

性早熟无伤大雅，过早思索社会人生就危乎险哉。记得斯大林逝世，召开追悼会，奏起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我的童心略感悲怆，跟着老师们默哀。忽然，有人放声干嚎，像麻五娘哭丧的“调门”！有人当场昏倒，像皇帝驾崩，臣民昏厥的“身段”！有人跪地叩呼“斯大林万岁”，竟与国际歌词发生尖锐矛盾！我的小脑瓜里迅速闪过一丝“独立”思考--这不是做戏吗？是表演啊！当时，肯定也有人和我一样反感，但都比我世故，不像孩子有感必发。我忍不住破涕为笑，两声哈哈，大逆不道！一位身穿黄军装的导演厉声斥责：“这娃娃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家父吓坏了，事后挥拳便打，我拔腿就跑，父亲穷追不舍，爷俩沿着剧场椅子兜圈儿……

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真不该笑，错了。可有些老师同志们那种“感情”是否属于“无产阶级”也须待考？中国的文盲艺人，对外国的斯大林缺乏深透了解，真情实感不多，悲戚则合度，昏倒则矫揉。那情景，与周总理逝世时，国遭大难，党处危急，人民切肤之痛，由衷之悲大不相同！后者真实，前者虚假。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观念，建国初期变相继承，一些信徒把马列主义视为宗教，把苏联领袖供为佛祖，把追悼会开成近似迷信葬礼。不客气地说：更有人趁机“表演”以示信徒虔诚，意在给领导留下可靠印象，为入党入团创造阶梯！难怪咱们后来大跳忠字舞，盲从的根子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培植了。

本人正因从小反感迷信，成年越发“思考”，所以屡罹文祸--一九五七年饱受批判，已够右派分子水平，幸而未到公民年龄，戴不上帽子，罚往农村劳动三年。

“四清”运动划为四类，十年浩劫打入牛棚。棚内同犯此去彼来，时而“走资派”，时而“造反派”，反复交换阶下囚和座上宾的位置。我则一派不沾，长期受审，各派统一定性曰：“魏明伦是死硬了的牛鬼蛇神！”

我自身充满矛盾--思想非常敏锐，但感情脆弱，行动怯懦，见手铐变色，闻死刑丧胆，经不起专案组文攻加武斗，只得老老实实交代历年来的“独立思考”。

苟全性命于乱世，那副窝囊相，真是不堪回首……

俱往矣，幸赖三中全会的政策逐步落实，书生报国有门，辛勤笔耕，

力争一年一戏，一戏一招。去岁赴蓉公演新作荒诞川剧《潘金莲》，又遇见那位知道我老底的导演。阔别多年，从他眼神中，我看出一句潜台词：“这娃娃‘洋起来了’！”是啊，时代变了，我能不变吗？性格从脆变初，行动从怯变勇，但有一条没变，依然坚持“独立思考”的习惯。

譬如《潘金莲》，四川一些同行刚听题材就摇头，严肃地告诉我：周总理早在六十年代就批评了欧阳予倩二十年代旧作《潘金莲》，盖棺定论，这人物不值得写，别去碰枪口！我一面恭听，一面思考：不是刚宣布“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都可以写吗？怎么又划禁区了呢？潘金莲比西太后的罪大么？连西太后都可以写成初具良知，渐变万恶的女主角，又未尝不可以揭示潘金莲由单纯到复杂，由挣扎到沉沦，由无辜到有罪的悲剧主题呢？关键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吧？欧阳老对潘金莲始于同情没错，如果有错，是错在终于歌颂。我取舍欧阳老的得失，站在八十年代新角度重写《潘金莲》，始于同情，终于惋惜，大约不会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吧？可是，成都几位批评家视而不见两个《潘金莲》主题的区别，断言凡是周总理否定了的题材都不宜搞，再搞就是与总理指示唱“对台戏”！

这顶帽子够大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当头棒喝不但没有轰退“老运动员”，反倒敲出了我又一条独立思考：这不是在搞第三个“凡是”么？

我辈既称“探索者”，就得冒险走向前人没有走过，或走了几步又被唬回来的不毛之地。所谓“改革”，就得首先改革我们民族的盲从性。戏剧观念的更新，必须附丽于人生观念的更新。雕虫小技，治不了戏曲与青年的“代沟”矛盾。历史观、道德观、权威观、价值观、未来观……总而言之，人生观依旧是老一套，戏剧观安得不随之老矣？

说来惭愧，我是个拿不出小学文凭的习作者，安敢妄称剧作家？我知道，出色的剧作家应是出色的思想家，没有惊世骇俗的思想就写不出惊世骇俗的作品！本人离此标准尚差十万八千里，但是我不望而却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良师益友的前引后扶之中，在红眼小人的明枪暗箭之间，攀登、摔倒、起来、攀登……。首都一家出版社给我寄来一张表格，其中一栏是“你的格言是什么？”遵嘱填上，我的格言是--我不迷信一切格言！

1986年3月

魔术之手

一卷《魔术之手》，长篇纪实文学。

作者是文坛票友，传主是草泽医生。

我与作者熟识，与传主神交，信手描成双连环，半叙作者，半议传主。野笔不拘一格，杂感飞出题外。

眉山黄光新，半生流寓锦城。年逾花甲，满头乌黑而非假发。说话大声武气，夜半无人私语时仍然吵吵。因其耳朵偏聋，便以为世人皆如黄氏听觉水平，凡事必须朗诵才叫过瘾。成天开口莫遮拦，早在“阳谋”之时荣获右派桂冠。

历经二十年苦役，毫不吸取惨痛教训，又与笔墨言论结缘，欣然奔赴

某剧影刊物作打杂编辑。其文笔虽不算特别高超，但观念开明，心肠热烘，手脚尤为勤快。

以勤补拙，以诚待友。对真才实学俯首，替山花野草扬名。歌编导之功，颂演员之德。常写举贤荐秀之篇，不作损人坑人之文。老黄乎！老黄牛乎？老黄描写之人甚众，而众人却未描写老黄。

一旦退休，失去发稿初审权，以前纷纷光临黄光新小楼的客伙也就少来叨光了。

偶尔路遇昔日上门求助的投稿者，几声哈哈天气好：老黄吃饭没有？没吃记着吃！

改天到街口子上喝茶……

老黄胸无城府，不计较冷暖炎凉，依旧大嗓门说话，低工资度日。日月长，阮囊羞，何以解忧？借来几套梨园衣冠，在家里俳优自娱。老俩口同擦摩登红，扮成吕洞宾三戏九尾狐，对镜搔首弄姿，拍彩照加洗一叠分送亲友。堪称戏迷发高烧，寒士穷欢乐。

我只道这人已经无聊丧志，殊不料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默默著书十五万言，以传统章回体，通俗纪实文，细描出一支“魔术之手”。

“魔手”是一位骨科医生。我遥想此公大约出身儒医世家，国手门庭，继承祖传丸散，秘制膏丹；或者来自高等学府，持有留洋文凭；甚至多年执教鞭于大雅讲坛，医界元老皆同辈，骨科郎中半门生；鹤发皤皤，美髯飘飘，使人望之肃然。

近读者黄书稿，才知臆测悬殊。原来这医生是贫民子弟，卖血少年，城建临时工，江湖漂泊者，戏班子绞腿武行，边防线站岗小兵……坎坷中自学岐黄术，苦练成材，独创成家。年龄和我相仿，正规学历亦与鄙人相等：两个小学生，一对“半文盲”！

说来惭愧，我干这一行没法直接解除民间疾苦。芸芸众生看戏与看病自有轻重缓急之分。不看戏无关痛痒，不看病则生死攸关。瞧瞧人家骨科大夫：望闻问切，推拿按摩，接骨复肢，屡起沉疴。单是创造一项取代夹板的“绷带点压法”，就减轻患者多少呻吟？他不仅探求八十年代先进医术，并且弘扬五十年代高尚医德。他待病人如手足，病人视他如骨肉，联成一串不胫而走的康复佳话。

“魔手”加“慈心”，本是众多患者对医术医德的由衷评赞，竟招来飞短流长，明枪暗箭。开弓者当然不在外界，发弩人分明是同行。

蒲松龄笔下有一位善良狐仙，不畏天，不畏地，不畏人，只畏同类--狐！民间医生比狐仙洒脱，面对同行嫉妒，既不畏，也不屑，淡淡一笑罢了。这笑声又与鄙人应和：我也曾含笑拔去剧界同行射来的袖箭，轻若鸿毛，等闲抛落脚下。今日逼向没有见过面的草泽郎中共勉：青山永秀，绿水长流，各自赶路要紧。

写至此，忽然异想天开。既然“魔术之手”能使断肢复位，偏瘫复行，我愿祈求骨科专家再创奇迹--治媚骨！治婢膝！治奴才软脊梁！治拜金罗锅背！治捞钱鸡爪疯！治不看道义只看权势之扭曲歪脖！治不会耕耘只舞棍棒之畸形铁腕！……安得一剂“疗妒汤”，快治疗同行整同行，同志坑同志，同胞斗同胞而其乐无穷之痼疾顽症！

愿天下真有如此“魔术之手”，祝老黄再写一部科幻纪虚文学，送交未来出版社付梓。

1992年4月

戏题韩羽画猪

《南方周末》特邀北方韩羽画猪贺年，嘱吾配文凑兴。韩兄貌似老农状，画如孩儿体，大智若愚，大雅若俗。吾乡四川方言曰：面带猪相，心头嘹亮！

猪为六畜之首，三牲之头，名列十二生肖，身化八戒和尚。寡人好色，君子好逑，老猪亦好风流。悄悄偷尝一口，常常倒打一耙。岂仅荣任玉皇驾下天蓬元帅，而且与大明朝朱皇帝之姓氏谐音。真龙天子万寿无疆，猪儿溜溜永远健康！

江山改朝换代，猪性至今依旧。胃口特大，消化优良，吃得饱，睡得好，拉撒成宝，积肥如山。食不择粗细，寝不择晨昏，饱嗝打得乐观，鼾声响得香甜，心广体胖，憨态可掬。遂使食欲减退、彻夜失眠之病人羡慕得要命，乃至产生东方式嫉妒！

自古帝王爱龙，农民爱猪。攀龙者尽可高唱龙的传人，养猪者却不讳自称猪的朋友。盖因天生万物，尊者卑者皆是美丑善恶几重性格组合。纵是神龙万岁，亦有毛病害得可恶之时；然而民间猪系虽笨拙，却也不乏几点可爱之处也！

1995年1月

小鬼自白

您是什么学校毕业，有何文凭？

拿不出小学文凭，与“毕业”二字沾不上边。

您的职务？

四川自贡市川剧团编剧，以前俗称“编改人员”，近年承蒙雅爱，改称“剧作家”，忝列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

您如何爱上自己的职业？

家父是川剧鼓师，兼通文墨，长期受聘担任戏班内场管事。鄙人从小被梨园始祖“太子菩萨”摸了“脑壳”。7岁学戏，9岁登场，台上扮演生净末丑，台下自修诗词歌赋，逐渐脱下剧装，爱上秃笔，由“三尺戏子”转为“一介书生”。

您的坎坷？

14岁发表文章提意见，16岁卷入反右运动，已够“右派分子”水平，只因乳臭未干，不到公民年龄，戴不上帽子。批判几通，罚往农村劳动3年。期满调回剧团，控制使用。尔后运动不绝，坎坷不止，十年浩劫，被打成“死硬了的牛鬼蛇神”……待到三中全会东风解冻，逐步落实政策之后，青春已如白驹过隙，恍尔人到中年矣！

您的成就？

虚度前半生，苟全性命于乱世，谈何“成就”？近年才有剧本《易胆大》、《静夜思》、《四姑娘》、《巴山秀才》、《岁岁重阳》、《潘金莲》、《夕照祁山》……等相继问世，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其中三剧幸获全国优秀剧本奖，而被称为“妖异之作”的《潘金莲》影响超过前者：全国各省争议，波及台港欧美，虽然褒贬不一，毕竟褒多于贬。如果说重大的影响也算一种成就，拙作则可聊以充数。

您最满意的著作？

正如我对所有事物皆不完全满足一样，对自己的著作也没有“最满意”之感。

您成功的秘诀？

有诀但无秘，早已公开，艺诀十六字--

喜新厌旧，得寸进尺，见利忘义，无法无天。

皆属艺术追求，而非生活信条，譬如“利”指有利于适应时代，争取观众；“义”指僵化的教义、定义。我是生活中的守法户，艺术上的违法户！

您最尊敬的一个人？

鲁迅。

您最高兴的事情？

独立思考。

您最鄙视的行为？

嫉诽人才。

您最苦恼的事情？

以前最苦于无事可做，现在最苦于事做不完！

您有自己的格言吗？

有，我的格言就是--

不迷信一切格言！

您的目标？

最终目标是坟墓，人总是要死的嘛，只望我的墓碑上能留下两行字--

没有白活的人，

值得研究的鬼！

1987年5月

振兴川剧意识流

川菜川剧历来齐名，今朝何不振兴川菜，偏要振兴川剧？

“文革”洗劫了国人的脑筋，没法改造百姓的胃口。饮食男女，食欲的座次排在性欲前头。川菜美哉！饕餮客源源不断，古今中外一律说它好吃，用不着谁去振兴。再兴不得了，菜肴价格如斯飞涨，还是有人一面叹气，一面解囊。

川旧危矣！八十年代的清官或贪官，守法户或违法户，精神文明者或精神污染者……很不统一的双方对于川剧则统一冷淡--少来或不来买票看戏。吾道冷而不孤，全国还有若干更为寂寞的弟兄剧种形影相吊。老外的舞台也不景气，电视发高烧，戏剧人冷宫，乃是世界性的最新行情。川剧没在

火星上开锣，只得与环球共此凉热。眼看宝贵遗产衰败于廿世纪末叶，怎么办？是任其自生自灭，还是设法去振一振呢？不振太心疼，一振又头痛。远不及成立“振兴川菜领导小组”轻松而实惠。

要生气，来振戏；要生大气，来振川剧……

蜀中上下有志之士居然不怕生大气，烧起天下第一冷灶，率先在全国剧坛打出“振兴”旗号。大约是受了武侯词内诸葛丞相、廖化先锋的影响，甘愿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以攻为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振将近六个春秋，确实振出一串成果，同时振出一堆牢骚！

四川人诙谐，只在“振兴”之后加一“儿”韵，念起来就成了“振朽儿川剧”！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请从消极的牢骚话里取其积极的忧患感。下面既有整朽之怨，上面应该搔首问个为什么。是否当初扯旗放炮过于轰烈？没料到上面的上面要搞“双轨制”--剧团纷纷作鸟兽散！振兴川剧的小道理被振兴中华的大道理管着，理不理解都得执行，于执行和挨骂中加深理解。先前大家以为振兴川剧是把队伍振大，期望过高；如今班子振小，自然大失所望。要振到什么地步才算兴而不朽？定性不清，标准不同，各有各的意识流

一种流向是闪回到七十年代，当日之域中，样板戏之天下。向样板团学习，大乐队，钢饭碗，十年磨一戏，戏随高音喇叭响彻每个角落，百姓不可一日无此君。

人人皆知《红灯记》，家家能唱《沙家浜》。平原一望，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赵勇刚”……

另一种流向是闪回到五十年代，正值川剧黄金时期。天府工农兵学商，熟悉生旦净末丑。一隅小城可容两个剧团，一座大厂常有几批玩友。不爱高腔枉称四川老乡，不懂川剧便是不懂文明。更蒙紫光阁宠幸，常来常往，易如三六九赶场。最神气是国务院总理帮咱们改台词；总司令、外交部长、参谋总长、元帅大将围着家乡宝贝灌输营养品。“红驾袄、梭梭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似乎接近氢弹原子弹……

再一种流向是闪回到三十年代，悦来大茶园与又新大戏院分占成渝，老死不相往来之时。闭关称雄，何须走穴？酒好不怕巷子深，来宾只愁挤不进堂厢，上楼厢站着听一夜也要过过瘾。康圣人如何？天先生怎样？川剧大王张二爷一腔定太平。

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三列国。偶有“下江”班子入川混饭吃，给它两瓢羹吧。

强龙难斗地头蛇，一个老鸱守个滩，巴蜀梨园码头，谁敢与川剧龙头舵爷分庭抗礼……

总之，今日若不振到以上三种流向之一种水平，则为不兴不旺，则为整垮整朽儿！

同志哥，别作梦，鼎盛春秋飞旋去，挽啊，挽不回黄金时节！

我有意识流，少闪回，向前看--当今观众，尤其青年观众是有史以来最难伺候的“上帝”。这一代小小老人家，与文艺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一夫一妻制”。喜新厌旧，朝秦暮楚，一会儿嫌环肥，一会儿嫌燕瘦，一手推开虞美人，一手伸向洋婆子。真若直达爱丽舍宫，追求高级粉黛，云游艺术世界，丰富审美情趣，我看是好事。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说不定哪天叶

落归根，游子思家，绿盲人似花，还是白娘子、尤二姐、四姑娘、芙蓉花仙温柔。娘们别干等，打扮一番流行色，画眉深浅入时无？适应是为了征眼，再降个调，适应是为了生存，在适应上帝的同时，引导上帝来适应我们。只要能在三千佳丽、十二金钗之中保存一席菊部蜀葩，分享几夜风流，便是复兴开始了。

从这个标准检验：成都、新都、雾都、盐都……都有可喜收获；甜城、果城、而城、月城……小城不乏小春。几回荧屏竞技，几度京华夺魁，几朵梅花，几枚金牌，至少剧本文学是全国剧坛公认的排头兵，能说咱们川剧“朽”成白卷先生了吗？

意识流飞越--正当振兴有望，不料经济危机引起文化危机。上面节约财资，精简剧团，下面爆发超前享乐低级文化思潮！

此潮早已席卷西方，强国富邦养得起纨绔子弟，无损大局。一穷二白大家庭怎么供得起上亿的少爷小姐？奇怪，几年前玩兴尚被志气抵消，为何这阵子志气将被玩兴淹没？或许小青年、大学生曾以满腔童心关注国家大事，碰一鼻子灰，塞一嘴马粪，经不起风吹雨打。无沧桑中年之坚韧，有陌上柔桑之脆弱。国事管他娘，打打麻将。对什么都得加上“玩”，玩哲学、玩宗教、玩大佛脐眼、玩观音酥胸。十步岂无芳草？青春辈中确有才华出众，品学兼优，他日腾蚊起风之高明后生。但亦有高到玄之又玄者，看文艺以看不懂的为佳品，凡能看懂的不屑一看。哥姐佯狂，传染弟妹，小不点儿几分无瑕、几分无知、几分无聊，痛心是几分无耻！不爱风流高格调，专拣装潢五光十色，内囊一包稻草的低档文化。百货飞涨，唯有文化素质大跌价，欣赏水平大滑坡。跳舞扭摆学床上动作，唱歌腔调仿性交呻吟。歌星扭下台来摸一摸观众是演出必由之路，观众拥上台去啃一啃歌星是文艺最佳境界。世上戏比台上戏丰富多彩，官爷“倒”得快，儿女“垮”得快，倒垮竞赛，你腐败我比你更腐败！吃喝嫖赌加武打，没钱学拉兹，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大不了进去唱国歌，混得出来是个退志强，混不出来，哥们含笑上刑场，拜拜，二十年后又来玩……

哎哟，上帝！川剧无论怎样适应，怎样改革，也赶不上这个趟啊！当代优秀文学，海外高雅艺术，通通暂时靠边站。川戏班子算老几？门庭若不冷落，那才怪哩！

有志振兴者碰上这么个气候真够呛。莫怪我的意识流跑远了，就戏论戏说不深透，功夫在戏外。登高宏观，振兴川剧附属在振兴中华的大背景下，没法子超越社会的经济文化困境而独自拔地飞升。戏剧何时走出低谷？当问中华何时攀登高峰……

1989年2月

我做着非常荒诞的梦

--《潘金莲》遐想录

大忙时节，排戏丝竹乱耳，改稿案牍劳形……

瑞雪霏霏，信件随雪花飞到小楼，其中几封来自安徽，是《戏剧界》频频约稿，嘱我笔谈拙作荒诞川剧《潘金莲》的概况。啊！淮河水，逍遥津，

我曾应邀而去，以文会友，从前辈那沙到新秀马兰，人杰地灵，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朋友们，久违了，目前尽管百忙，我也得挤出时间酬答安徽盛情。熬夜赶写吧，怎样开篇呢？此剧内容形式皆是野狐禅，笔者并非理论家，只知干实活儿，不会讲大道理。此刻，特别羡慕《在中国万里长城工地上》的作者卡夫卡，他能“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我也学学新招吧，选用一种什么文体，才能活跃地表达自己复杂的思绪呢？我点上一支烟，踱出案头，倚向枕头，窗外夜风习习，催人昏昏入梦……

忽然，大作家施耐庵奔来眼底，随带梁山一百单五将！

我纳闷，怎么少了三员女将？

施（抚髯而谈）今夕文人论战，武夫助威足矣，妇人不宜抛露面。

我啊，在施先生看来，三员女将无足轻重。只因《宣和遗事》、元人杂剧、民间传说早将这三员女性列入梁山谱上，施先生才不得不点缀于《水浒传》书中。勉强笔墨，导致她们形象苍白，与先生熟知的唐赛儿、陈素真等风云女杰比较，黯然失色，令人遗憾。

施后生小子，读吾巨著，倒是用了一番心思。

我童年“拜”读，壮年“攻”读，敬佩先生为农民起义代言，为英雄好汉立传。可惜好“汉”专指男人，英“雄”皆非雌性！恕我直言：施先生轻视、歧视、仇视妇女，在您笔下，女人多数是小人、庸人、贱人、坏人。武松杀潘金莲，石秀杀潘巧云，宋江杀阎惜姣，卢俊义杀贾氏，史进杀李睡兰，雷横打死白秀英；从刘知寨妻子到李鬼老婆，从浔阳歌女到丫鬟迎儿……真是形象地体现了孔夫子名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林冲（插话）俺家娘子例外，她是一个好人！

我别忘了她名叫“贞娘”！正因其坚守贞操，从一而终，施先生才破例写为好人。反之，以潘金莲为代表的一大群妇女，多是不守三从四德，违犯七出之条，酿成滔滔祸水，促使本不打算造反的男人好汉拔刀而起，将坏女人开膛剜心，然后奔上梁山……

吴用（答辩）施先生笔伐女人确系太多，不过，正如一些权威评论家所指出：“这是古代文人的历史局限！”

我“局限”之说，难以阐明施先生奇特的女人观。请看中外文学史，同情歌颂女性的作家成千上万，信手拈出几例——比施先生更古的白居易、李商隐；和施先生同处元朝的关汉卿、王实甫；在施先生之后的蒲松龄、曹雪芹；以及汤显祖、孔尚任、洪（日方）思、李汝珍等，都是女性知音。为什么历史不“局限”众多的古代作家偏偏“局限”施先生一人？假如潘金莲等妇女形象换在关、王、蒲、曹笔下，定是别具风貌。

武松（大吼）巨赖这厮，抛文论古，胆敢替淫妇潘金莲翻案！

我不！“翻案”二字太简单化了，我是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认识潘金莲……

施（规劝）此妇盖棺定论，切勿想入非非，君不见欧阳予倩之前车覆辙乎？

施公戟指之处，欧阳老肃然而出，手抚我的肩头，爱护后辈之情，溢于言表。

欧阳唉，初生之犊不畏虎啊！本世纪二十年代，予倩也像你这样年轻气盛，写戏替潘金莲鸣不平，因此招来长期非议，使予倩晚年惶惶不安，深深思过……

我 老人家，我的看法与众不同，先向您致敬，佩服您早年的勇气，思索您晚年的忏悔……

欧阳 别提这戏了，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已经给我结论，予情也“自我否定”了！

我 大文豪郭沫若“自我否定”比您“彻底”，晚年声言焚毁全部旧作！这是违心之谈，扭曲之态。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不再是盲从的子孙，是独立思考的小字辈。既然剧坛可以据理甄别被鲁迅否定了的《赛金花》，那么，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笔“定性”的《潘金莲》，我们又何尝不可重新评价呢？

欧阳（苦笑） 予情功过，后人评说吧。

我 “五四”运动吹响号角，妇女解放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反对三从四德，争取婚姻自由的呼声四起，您的《潘金莲》应运而生。以宏观的眼光看，这是顺应时代潮流之剧，而非逆流之作。您回溯古代妇女的命运，并没有停留于祝英台之类艺术典型，那是“千秋美谈”，古今认识出奇地一致。为什么祝英台之类的反封建女性，竟连历朝最封建的卫道士们也跟着叫好呢？这至少说明祝英台式的反抗行动还没有触犯封建婚姻制的根基，还不是“洪水猛兽”吧？在封建社会容许的范围内，人们同情这种单纯而完美的悲剧主角，祝福她们化蝶化仙。然而，却很少有人思索另一幅血淋淋的图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潘金莲式的妇女命运比前者更复杂，更不幸，更值得深思。她们被封建婚姻戕害，被畸形社会扭曲，在苦海中挣扎，在漩涡中沉沦……是罪归“淫妇祸水”，还是罪归吃人的社会？这个问题，欧阳老大胆提出，您提出及时，提得好啊！

欧阳 啊，你竟一反众议，充分肯定《潘金莲》问世的特殊意义！

我 对，您所提出的，不仅是古典小说中一个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乃是生活中一大群潘金莲式妇女命运的社会问题，振聋发聩，难能可贵。老前辈，遗憾的是您的答案不够准确，开掘出了岔子。囿于历史条件，您没有、也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重新认识潘金莲，而是像当时文艺作品的通病一样，站在布尔乔亚个性解放的立场反封建，带着弗洛伊德性欲至上的色彩去为潘金莲翻案。您过度赞扬潘金莲对武松的单恋，把她塑造为东方莎乐美，甚至给人以“妇女解放先驱者”之感了！

欧阳 予情当初写作《潘金莲》，确是始于同情，终于歌颂！

我 后辈今日再写《潘金莲》，则是始于同情，终于惋惜！打个譬喻：同样一个潘金莲，同样的遭遇，施耐庵是全用俯拍镜头，鄙视淫妇之恶；欧阳老是全用仰拍镜头，抬高叛逆之美！后辈我是在俯仰之间，把人物置于光怪陆离的社会背景下，视其性格发展的不同阶段，该仰时则仰，该俯时则俯，该同情就同情，该赞扬处也赞扬，该惋惜时就惋惜，该谴责时亦谴责。反思“这一个”古代贫家女儿是怎样走上谋杀亲夫的道路，引出了一系列联想……

欧阳 联想到什么？

我 当代婚姻家庭问题！

暮回首，一卷歌星影星大挂历飘然出现。最后一页是伏案写自述的电影女星，标题《我的路》。啊，这是四川老乡刘晓庆！

我（揉揉惺忪睡眼，和老乡摆起“龙门阵”来） 喂，成都姑娘，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

刘（用四川话回答） 故乡人硬是“麻辣烫”哩！我没有得罪过老乡

们，咋个那些关于我婚姻的流言蜚语，多是从四川人嘴巴里加油添醋传出来呢？

我 世俗偏见，由它说去，绝大多数四川老乡是引您为自豪的。天府之国出了您这位有个性，有思想，有才华，有成就的女强人，使蓉城增光，为巴蜀添彩。我们不仅夸赞您艺术上的追求，也祝贺您生活上的幸运。

刘 幸运？你是指我挣脱了不幸的婚姻吗？

我 是的。您幸运，这是一代妇女的幸运。进步的时代，保障了妇女婚姻自由。

您们没有重复阮玲玉、艾霞式的自杀悲剧，更不会陷入潘金莲、花金子式的杀人悲剧。她们的痛苦对比出您们的甜蜜，封建婚姻制的万恶反衬出共和国《婚姻法》的宝贵。这是金子和仇虎在《原野》上引颈而望，望之不见的“金子”时代，是潘金莲式妇女在三从四德桎梏下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自由天地。一首民歌唱出了妇女心声：“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多少年啦多少代，盼着那个铁树把花开……”是啊，铁树开花了，随着政治、经济的巨变，中国产生了崭新的《婚姻法》，宣判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鸡犬也要共白头”之类封建信条的死刑，写上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闪光大字。

鉴于生活中确有一些非常不幸的婚姻存在这一铁的事实，法律制定了克服不幸、解除痛苦的离婚条款。先进的法制社会为您们签发了通行证，同时，您们却遭到了人们“道德”上的谴责和谩骂。登高一望，这种“道德”表面冲着您们，实质是冲着为您们撑腰的“后台”--《婚姻法》！

刘 老乡，你这一家之言尖锐！

我 旧道德披上新外衣，特征是：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把妇女解放视为“性解放”！把变相的嫁鸡随鸡论视为“美德”！把合法离婚和违法重婚一锅煮！

把多数自愿白头偕老的佳偶和少数不愿白头同苦的“错偶”一刀切！把正确的一夫一妻制曲解为极端的“一夫一妻终身制”！要求妇女恪守分明非常不幸的婚姻，竭尽愚贞愚节，不惜以这些妇女终生痛苦为代价，去保持五千年古国的“优良”传统！

你们这些女强人尚且遭受舆论压力，何况一般妇女，更何况农村妇女？在山区，在角落，封建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违背《婚姻法》的怪事多着哩。包办婚姻、买卖婚姻造成了多少武大郎和潘金莲式的不幸配偶？戕害了多少姑娘？又扭曲了多少弱女啊？妇女解放问题，仍应列入八十年代议事日程。基于此，我的荒诞川剧《潘金莲》破土而出……

一串笑声打断我的独白，回头观看，并非四川老乡，却是异国同行，手捧剧本《秃头歌女》。啊，是法国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尤奈斯库·欧仁！

尤 哈哈，荒诞川剧引起我的兴趣。亲爱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你的戏是怎样“荒诞”？

我 先生，拙作是由于内容极其特殊，需要一个荒诞不经的形式，否则很难表达主角的是非。潘金莲是家喻户晓，古有定评，今有异议的艺术形象。在我笔下，她从单纯到复杂，从挣扎到沉沦，从无辜到有罪，变化甚大，首尾判若两人。何处该赞扬？何处该同情？何处该惋惜？何处该谴责？站在不同角度的观众，各有不同的认识。许多观众对她成见太深，如照通常写戏那样，单靠角色自己的言行，实难消除观众偏见，作出公正裁判。“特例”

之戏，需要画外音补充，局外人辅助，既配合剧中角色行动，又转述各种观众心声，将台下观众的窃窃私议转化到上来公开争论。于是，古今中外众多人物集于一台，形成荒诞奇观！

尤 有趣，你搬来了哪些女士、先生？

我 武则天跨朝越代而来，安娜·卡列尼娜跨国越洲而至，贾宝玉从《红楼》奔来，小红娘从《西厢》飞出，《水浒》作者现身说法，《花园街五号》女记者莎莎代鸣不平，现代阿飞哥们趁势起哄，七品芝麻官束手无策，人民法庭女庭长评说古案……各路来客，不止是站在戏外叙事抒情，并且跳进戏中，和剧中人交流感情，比较命运，展开冲突。例如：现代阿飞与西门庆合伙，红娘与景阳同老虎对话，莎莎偕潘金莲游街，施耐庵指挥武松杀嫂，潘金莲求武则天作主，安娜携潘金莲卧轨自杀……如此荒诞无稽之戏，中国戏曲史上似无先例？形式出格，所以标名荒诞川剧。

尤 明白了，中国朋友这出“荒诞川剧”，与我们西方“荒诞派戏剧”的本源宗旨不同。

我 你们的“荒诞派戏剧”是以存在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以荒诞形式表现荒诞人生，得出荒诞结论--人与客观世界脱节，人与人不能沟通，人对世界无法理解，无能为力，无所适从；过去、现实、未来，总而言之，荒诞万岁！对不起，拙作的“荒诞”宗旨与你们相反。我是运用“满纸荒唐话，一把辛酸泪”的艺术辩证法写戏，以跨朝越国的“荒诞”形式，去揭示人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现实与未来的必由之路。结论是--历史悲剧不可重演，妇女要解放，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尊敬的外国朋友，您有您的“荒诞”宗旨，我有我的“荒诞”内涵，反正“荒诞”二字并非西方专利品，咱们各施各教吧。

尤 那么，你这出荒诞川剧，难道与我们的荒诞派戏剧、现代派文学毫无关系吗？

我 不然，有关系。宗旨虽然不同，但你们的某些艺术手段不妨借鉴。我坚信鲁迅的拿来主义，拙作除了大量汲取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之外，也“拿来”了一些现代派手法。比如“自由联想化”，我赋予潘金莲潜意识的跳动性和随意性，以多层次结构，多角度叙述，联想，对比，意识狂流，瞬息万变，来表现潘金莲这个非英雄人物的变态心理。在塑造典型形象的同时，加强思辩色彩，作者不再隐蔽自己观点，有意通过许多“代言人”来表现作者自我。力求思想与形象同步，达到欣赏与思考并举的审美目的。请您细看拙作，对照一下文略特的长诗《荒原》，诗中古代圣杯的传说和当代生活画面互相穿插，贯串全篇。我这古今交错的川剧，是否与《荒原》有点移花接木的关系呢？请您再分析《潘金莲》的总体艺术构思，这里边是否还有一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呢？

尤 魔幻现实主义，我艺术上的邻居。怪异的《百年孤独》！荒诞的《佩德罗·帕拉莫》！

我 对，它既是荒诞派的邻居，又离现实主义不远，它是现代派文学中比较面向人生的派别。啊，我班门弄斧了，请您检验一下我的学习心得吧--魔幻现实主义根植于拉丁美洲民间文学的土壤中，又吸收了欧洲文学的营养，把现实主义传统和现代派创新结合起来，惯用荒诞手法去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揭露尖锐的社会矛盾。完全打破生与死，时与空，现实与梦幻的界限，妙在“变现实为梦幻而不失其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潘金莲》从

总体上打破时空、生死、古今界限的“狂想曲”，正是“拿来”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表现手法。如果说，魔幻现实主义是在现代派与现实主义之间架了一座桥梁，那么，我想在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戏曲之间搭上一块小小的跳板！

尤 好！戏剧的“丝绸之路”，需要成百上千的骆驼。祝愿驼队穿梭，驼铃交响……

我 那就可能实现梅耶荷德的预想--东方戏剧和西方戏剧的巧妙结合！

尤 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式“荒诞”剧！

我 本人是一戏一招，此戏“荒诞”，下个戏也许一本正经，更无意号召他人也写跨朝越国之戏。拙作探索而已，若精神尚有可取之处，敬请同行举一反三。唉，中国戏曲不景气，使人忧心忡忡。如何振兴？理论上有待百家争鸣，实践上更须百花齐放。

尤 贵国观众将会怎样评价你这一朵野花呢？我请尤奈斯库先生到剧场看看……

尤 哈哈，连场爆满，观众踊跃，青年特别欢迎……谁在皱眉？啊，批评家说话了--

人声 这算什么戏？内容为偷人养汉辩护，鼓动女人都回家杀丈夫！形式嘛，不是标准的荒诞派戏剧，糟！倘若标准了就更糟--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戏剧流派呀！盲目追求时尚，搞生意经，没有一点“艺术”。我们要的是精品，是杰作，是永垂不朽的保留剧目！大家都像《潘金莲》这样搞“荒诞”，无助于戏曲革新，反会加速戏曲衰落！……

好险！加速戏曲衰落的责任，将由我辈承担，闻言丧胆，梦中惊醒，不知东方既白！

1986年1月

一戏一招

--复读者公开信

北京人多叫我“小魏”，你来信称我“老师”，字里行间夹呼“您老”！不敢当，我没老。联想《易胆大》问世，读者见此剧熟捻！日社会世俗风情，推断作者必是个问江湖的老头儿，竟来信尊称“您老爷子”！唉，“爷们”不配，“哥们”属实，特附上近影一张，验明正身，可见小魏离“老”字尚远。

所谓“一戏一招”，只是小魏自家胡诌，原意比较朴素：忝列专业剧团专业小编剧，拿了工资怎能占着茅坑不拉屎？每年得为剧团写一个戏，每一个戏争取换换招，以免一道汤，如此而已，并无深意存焉。殊料好心的记者们据此发挥为“一年一个好戏，一戏一个新招”！赫然见报，引起许多读者兴趣，也招来少许同行质疑，担心我这“一戏一招”能否坚持下去？众兄关怀，小魏汗颜。是啊，设若每年拿不出一戏，每戏翻不出新招，“萧何造律萧何犯”，森严剧坛--首先是吾乡四川岂不鸣鼓而攻之乎？

天老爷，我那劳什子可不是“律”啊！请你千万不要机械照搬。“创作自由”者，千姿百态，不拘一格，条条道路通罗马也。鄙人一年一戏，他人

尽可一年几戏，或者几年一戏，甚至十年磨一戏也是豪杰。至于“招”，大指戏剧观、创作方法，小指构思、结构之类。小魏喜欢换招，从换小招到换大招。诸公各有妙诀，有的只换小招不换大招，有的连小招也不换。君不见“一招鲜，吃遍天”的艺术家大有人在么？古往今来，凭持一种戏剧观，坚持一种创作方法，保持一种艺术风格而成了大器的剧作家不胜枚举嘛。好似关二爷一生只耍大刀，张三爷至死不丢钢鞭，盖因其招颇鲜，使之顺手，行之有效，自然形成“金不换”，换了反而失去特色，上阵可能吃败仗，台下必然喝倒彩。

我非关张大将，是个打杂的角色，招没定，手便痒，十八般武器都想摸一摸。

旧作《四姑娘》算是“现代戏的戏曲化”一种尝试，近作《潘金莲》则是“戏曲的现代化”一种探索。这一招换得够大了，由“正宗”代表变为“异端”典型！说句大实话：当《四姑娘》蝉联《易胆大》，紧续《巴山秀才》，侥幸连获三项全国优秀剧本奖之后，满可以沿着老路子写下去，自信亦有相对的把握攀登大雅堂奥。奈何小魏目标不在奖牌，眼光转向观众--颁奖台上济济一堂，售票房外寥寥无几，“平行蒙太奇”无情地宣告戏曲危机，急需寻求各种途径，换用各种招式，将小伙子、大姑娘们引进戏曲剧场。为此，我斗胆换一大招试试，果然试出两种相反的奇效：大多数青年人热烈欢迎，一部分批评家强烈反对，尤其是来自成都市剧评界的“讨伐”之声颇为吓人，而《潘金莲》拥有的观众数字更为动人。据不完整的统计，全国上百个剧团纷纷自发移植，仅广东一省就有六个剧团演出，仅西安一地就演了将近百场，仅福建一次广场公演就有万人争看，各地总和超过两千场，观众约在二百万以上。全国一百八十几家大小报刊发表评论和报道多如汗牛充栋，扩至街谈巷议，波及台港欧美，虽然褒贬不一，毕竟褒大于贬。小小一出戏曲，能引起社会如此关注，作者聊以自慰，我这一招没有白换了。

不过又有一说：“难道今后的戏曲都搞荒诞？难道大家都写古今中外跨越国的剧本么？”此问若出于善意是杞人忧天，若出于恶意是胡搅蛮缠。我也反问几个“难道”--难道诸位不知我是一戏一招么？难道写戏的同行竟会笨到简单模仿别人？难道我本人竟会蠢到机械重复自己吗？

万变不离其宗，小魏每一招都没有脱离人间烟火，每一戏都力图正视世上波澜。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天下大事必须关心。

直抒愚见，仅供参考，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1987年1月

读书三性

有人称你是“鬼才”，请教你读书有何“鬼”法？

你提问便捉鬼，我只得作鬼辩。所谓“鬼才”，大抵是人们知我八岁唱戏，正规学历很浅。由此推测我读书特少，却有些鬼聪明，鬼板眼，写戏鬼头鬼脑，作文鬼话连篇，近似辞典诠释的“鬼才”特征。这样称我不无道理。但此说也有欠妥之处。我学历浅属实，读书少则不尽然。我读书并无鬼点子，

多是笨法子。不敢偷懒取巧、全靠刻苦自修。幼年是雪案萤窗苦读派，如今是郊寒岛瘦苦吟派。

你有多少藏书？多少读书笔记？

自幼无钱才唱戏，哪有盈余去买书。藏书楼是公家或师友们的，只有借书证是我的。寒舍是书的旅店，来去都是客，迟早得送走。这就迫使我下死功夫背书，若不记牢，书乘黄鹤去矣。幸好我记忆力颇强，日积月累，脑海深处储存了一片小小“书橱”。

你记忆中的“书橱”存放哪些读物？涉及哪些学科？

我的独特经历限定了我的阅读范围，不似正规学子循序渐进，全面发展，博中求专。我过早登上戏台，从此无缘接近自然科学之门。只在文艺书海内遨游，偶尔涉猎到哲学、逻辑学、训诂学的山脚峰底。数理化，则如天外星星，高不可攀。几十年一贯偏攻一隅，结果成了理科盲人，工科聋子，外语哑巴！虽然我也不失为文艺里手，戏剧方家，但总以学问残缺为憾事，如果我早年奠定外语基础，现在能啃原版洋书，必会促进我的戏文更加多采。

你认为读书的要领是什么？

读书力求三性：韧性，记性，悟性。

有韧性没记性，读了白读。有记性没悟性，书是死书。

悟性至关重要，一举满盘皆活。

然而，单凭悟性，没记性就没库存，是皮包公司。没韧性就建不成大仓，是短途小贩。

三性俱备，堪称知识富翁。

鄙人记性悟性均可，唯韧性不足。近几年读书太少，老本快花光了。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书？

最喜欢的书一时说不出；但我可以一口说出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浩劫十年，发行八亿，人手一册，危害几代的那种“小红书”！

1991年4月

士可杀而不可辱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中国的才子，也和佳人一样。无论当初怎样打入冷宫，受尽折磨，只要万岁爷一下子回心转意，放人出来，抬上龙床，宠幸一夜，臣妾立即感恩戴德，大唱雨露滋润禾苗壮。表白自己在冷宫中也没有动摇过对龙颜的信仰，今后更该献身献命，九死不悔。

我从牛棚出来，偏又不识抬举--“抬”上龙床，我可不干！

1984年9月9日，北京一家报纸发表短文。开头夸我连续写作《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使我所在的剧团仗此上京演出，蜚声全国，荣获文化部的奖状“出人出戏走正路”。作者为四川省、为自贡市立了大功。

文章笔锋陡然一转，来了个“但”字：

但若去查查魏明伦的“档案”，此人却并不“清白如

洗”，几年前还在“靠边站”。自贡市领导求才若渴，大胆

启用，还给他“摸笔杆”的权力。

这段文字，抛入“档案”。明示读者，魏某不清白！其实，所谓“档案”，无非是牛棚材料。我也不明白哪些材料入了档？还留有什么尾巴？为何时至今日仍然认为知识分子本没资格写作，必须由领导赏给“摸笔杆的权力”？

那篇文章进一步描绘：

此情此意，怎能不使魏明伦这一介书生热泪盈眶？

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声泪俱下：士为知己者死，我当为振

兴川剧而舍命！

以上绘声绘色的情节，属于创造性的改编！本人从未在任何座谈会上作过如此矫揉造作的表演。

该文作者与我素不相识，他的初衷或许是宣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然而，仅凭道听途说，轻率发挥，只顾给领导贴金，不惜用鄙人垫背。文章一出，“文摘”一转，各地议论纷纷。知情者替我愤愤不平，不知情者疑我来历不清……这种反效果，恐非该文作者始料所及吧？

八十年代中期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已不再是“团结、教育、改造”或“限制、利用、改造”之类。宣传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别忘了另一句话--

士可杀而不可辱！

1984年12月1日

追还道义

成语云：畏首畏尾。《聊斋》写一书生遇狐仙，爱她五官美丽，三围合格，却嫌臀后多了一条尾巴。书生改用成语，幽她一默：“吾不畏首只畏尾！”

现代书生历经“运动”，惊弓之鸟，首尾皆畏；以前怕戴“帽子”，以后怕留“尾巴”。我庆幸自己一生光头，从未“加冕”，却不料仍有阴影“尾”随于后。

八十年代中期，当我正在为戏剧事业努力奉献，报上出现奇怪文章，向读者透露鄙人身后有尾！我一怒写出《士可杀而不可辱》，此文在首都见报，引起公众舆论关注，很快弄清事情症结--果然是地方有关部门以前给我落实政策时留有“尾巴”。

在全国舆论督促下，地方部门登报认错，从我的档案中割下“尾巴”，退还材料。

当时本人表面上已是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省劳动模范、自贡市政协常委，却不知道自己的屁股上还留着这么长一条“尾巴”！

退给本人的材料真是触目惊心。包括几十年前朋友邮寄给我，而我没有收阅的信件！还有我邮寄给朋友的便函，没交到收信人那里，却直奔人事档案袋里睡了几十年大觉！信纸已黄，令人发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早在五十年代就被政治运动的人事档案制度践踏如泥了！

俱往矣，知识分子不计较了，向前看吧。一过又是十年，我已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总该完全没有“尾巴”了吧！万万没有料到，地方部门最近整理人事档案，又冒出来一节“尾巴”--“文革”后期整我的材料，起草件、打印件，加起来一大叠。至今照存不误，封入卷宗。

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我冷静细思，这恐怕不是有谁故意给我过不去，也不是我个人才会碰上的孤例，而是人事档案制度潜伏的普遍问题！

由此联想全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有多少“嘴巴”在堂皇的会场上慷慨发言。是不是也会有这样那样或长或短的“尾巴”还暗暗留在一些代表、委员、模范的臀部之后呢？

进而再想“运动”连绵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譬如将五十万人错划为右派分子。

据权威机构审定，其中五人没有划错。就这么算吧，其余四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五人，虽已在八十年代初期改正过来，但五十年代中期整他们那成千上万堆积如山的材料是否全部退了毁了呢？还有多少东西保存在档案袋里？

再冥思追悼各种冤假错案中的屈死者，他们的“尾巴”还在吗？

按照根深蒂固的思维逻辑：现在已经给他们平反了嘛，今后也不再株连子女了嘛。天大地天，不如这种恩赐大！河深海深，不如这种友爱深！够意思了，还要怎样呢？至于档案材料嘛，屈死的不是一百两百，材料就不只一车两车。当初叫他们“竹筒倒豆子”倒出来，又经我们整出来的白纸黑字，堆如山，乱如麻，浩如烟海，散如雨点，哪里去清？怎样去查？只能象征性地退一些，烧一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嘛！死人也应替活人想想，你们尽管放心长眠，现在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尾巴”留在档案袋里，对你们也没有实际害处。兜着吧。我们日理万机，光是清查活人的腐败都忙不过来，哪有精力清理死人的材料啊！

这话也似乎有理，中国该办的事情委实太多了。但我想，再忙不过来，也该大力改革人事档案制度--那是过去从苏联老大哥手里照搬过来而带有“克格勃”色彩的档案制度！虽不能说它一无可取，但它的弊端暗伏，负效应丛生；它的专横性、坑蒙性、愚昧性，都与现代法治社会的民主性、公开性、科学性互相相抵牾。苏联老大哥不幸“解体”，导致众叛亲离的原因很多，其中与这一套容易暗造冤案的人事档案制度不无关系。前车已覆，我们还不引为殷鉴吗？

今日呼吁改革，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消除个人后患。其意义在于替所有深受秘密档案之害的共和国公民追还道义，为了健全共和国法制排除弊端。

1995年12月

牛棚读板桥

浩劫晚期，我仍身陷牛棚，精神食粮奇缺。长年只啃“小红书”，腻到反胃欲吐。忽于牛棚难友书法家白志云处发现一册影印《郑板桥集》，真如沙漠甘泉，渴极狂饮。借书回棚愉读入迷，梦与板桥先生摆“龙门阵”。常在拉车扫街之余暗写杂感，断断续续凑成一叠。多是谈画说艺，也夹有情不自禁的泼辣笔墨。曾私下传递二三可靠朋友邓遂夫、严西秀、南国过目。尔后藏于箱底，尘封灰掩。

如今装修房屋，翻箱倒柜，重见残稿。鄙人不悔少年作，虽幼稚粗浅，

亦不乏几分情趣，几分道理。

老窖出土，保持原汁，敬请诸君尝个“本味儿”。

板桥题画：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

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

独画云乎哉！

小魏评说：

好一个“独画云乎哉”。

趣在法外，岂止绘画，尤以文学创作为最。

相对而言，美术、音乐、舞蹈、表演、文艺理论等学科的定则都要比文学创作明显可见。据我笔耕苦吟，总觉得文学创作的定则似有若无，妙不可言，也苦不堪言。

世有专教美术、音乐、舞蹈、表演的学府，似乎还没有专教文学创作的院校？有国画系、油画系、版画系、导演系、表演系、舞蹈系、作曲系、声乐系、器乐系，甚至细到管乐系、弦乐系、钢琴系、提琴系。为什么没有小说系、诗歌系、散文系、杂感系？有《作曲技法》、《绘画技法》之类定则，却少见《小说作法》之类教材。

有之，早被鲁迅斥为骗书，告诫青年千万勿信。《作曲技法》、《绘画技法》是作曲家、画家必修之课，必由之路，万丈高楼无不由此升起。但以读《小说作法》、《诗歌作法》为基础而成诗人作家者，中外罕见。前者越读越通，后者越读越谈，为什么？四海画家，五洲乐师，“斯基”也罢，“诺夫”也罢，成器者，绝大多数从画院乐府深造而出，沿定则之后巧夺化机。聪慧如洗星海，也从巴黎皇家乐府中进修获益。唯有文豪诗圣多出江湖草泽。鲁迅、高尔基、梅里美、莎士比亚、杰克·伦敦、奥斯特洛夫斯基……或先学别科而中途改业，或遍历沧桑而握笔书愤，或献身革命而病榻记事，或仅仅识字而终生未进中学之门。他们师承谁人？定则何在？岂非务实践以求真知，藐定则以夺化机么？凡是学画、学曲、学舞、学表演者，都以进美专、音专、舞校、剧校深造为荣为幸，大多满载收获而归。唯有文学创作这一行，以进大学文科进修苦事，载回满脑冬烘，为改行创造条件。学画者，如能临摹巨匠名作，依样画葫芦，笔笔不苟，点点肖似，虽不能称为艺术家，尚不失为难得的画师。学表演者，如能经名师亲授，将其拿手好戏照搬演出，一板一眼一招一式酷似名师，便是后起之秀。唯有文学创作生涯，如将谁家名著复写，句句照搬：非作家，亦非作者，是印刷厂排字工人！

文学创作，比其他姊妹艺术更无固定的规矩尺度，更需从“社会大学”寻求化机。

这样说来，文学创作果真没有定则吗？我看死守即无，活用就有。所谓“妙不可言”“苦不堪言”都是形容词，小魏我不是正在“言”么？

板桥题画：

石涛画竹，好野战，略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夔为江君颖长作此大幅，极力仿之。横涂竖抹，要自笔笔在法中，未能一笔逝于法外。甚矣石公之不可及也。功

夫气候，僭差一点不得。鲁男子云：“唯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急之可。”余于石公亦云。

小魏评说：

奇怪！此处板桥，与前面板桥判若两人。这里“未能一笔箭于法外”，与前论“趣在法外”岂不自相矛盾？

不然！这要看板桥极力仿效石涛什么玩意儿。是仿效他“好野战，略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正因为石涛本身敢破定则，板桥才有意仿效。此处暂作“笔笔在法中”，它处方能“趣在法外”。乍看矛盾，其实互为因果。

相传板桥持才自负，傲气凌人；但此处面对具有真才实学的石涛，却这样谦恭。

板桥曾刻印章“石涛门下走狗郑板桥”，公开自称狗腿子！后代齐白石又崇拜石涛、朱耷、郑板桥三家，作诗自白：“我愿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竟甘愿作走狗之走狗。都说“文人相轻，自古皆然”，我看不见得。

仰慕真才实学者，正是真才实学人！惺惺惜惺惺，英雄爱英雄。我生平谬误颇多，尚无嫉才之病。前辈剧作家如曹民，我五体投地，恨不以为师。同行剧作者如李明漳，我心驰神交，憾不以为友。明漳中年夭折之时，我尚是少年。曾作悼诗：“最恨同时不相识，明伦掩卷哭明漳。”凡有志于文学，求知心诚者，我皆平等待之，恨不倾囊相赠，以期携手并进。但对白卷英雄，捣鬼专家，红眼病夫，自然另当别论。鲁迅既有俯首之态，又有横眉之姿。吾从鲁迅为上。

板桥题画：

石涛和尚客吾扬州数十年。见其兰幅，极多亦极

妙。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非于欲拿，实于能拿，亦不必全也。

小魏评说：

板桥虽自称石涛门下走狗，却不愿被主人牵着鼻子走。桀骜不驯的脾气，毕竟难改。唯其如此，石涛是孔雀，板桥是凤凰。否则，不与自家扮相商量，越学孔雀越丑，成了吐绶鸡！

我爱板桥，也不愿被板桥牵着鼻子。他学石涛，学一半撇一半；我学板桥，学一分化三分。板桥题画，题板桥之志；小魏读板桥题画，抒小魏之怀。

膏药一张，各人熬炼不同。

板桥题画：

石涛善画，盖有万种，兰竹其余事也。板桥专画兰

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彼务博，我务专，安见专之不如博乎？

小魏评说：

博与专，有没有高下之分？文艺复兴三杰之首达·芬奇，俄罗斯科学之父罗蒙诺索夫，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可谓博矣。列维坦擅画风景，毕加索擅画白鸽，赵子昂擅画骏马，米南宫擅画山水，齐白石擅画花草虫鱼，可谓专矣。两者谁高谁低？反正各有各的好处。但鲁迅认为：“博识家多浅，专门家多悖。”还是迅哥儿厉害，一语道破两家之弊。弄得不好，各有各的坏处。

常见一些专业文艺工作者，闭关自守，孤陋寡闻，与姊妹艺术老死不相往来。

绘画者只知色彩线条，作曲者只知和声对位，写诗者只知修辞造句。诗无画意，画无诗意，画里无声，声中无画。这种“专”不是真专。又有一种“多宝道人”，天上晓得一半，地下全知，一写二画三唱歌四跳舞，外加整锁配钥匙，医治小儿夜哭……可惜门门懂，样样瘟，貌似千手观音，其实一窍不通。这种“博”是假博。

且看郑板桥，诗书画三绝。如此真专真博，今世有几人？

小魏童年失学，九岁登场，少年自修，业余握笔。穷则思变，乏则求精。无论古今中外，文史哲美，民谣俗谚，山歌洋曲，皆杂学旁抄，打开眼界。但兼爱百艺，岂可兼职百行？所以，我喜看水墨丹青而不去挥毫作画，喜听丝竹管弦而不去倚声作曲，能唱戏而不愿重施粉墨，能排戏不愿妄充导演。非不能也，实不必也。只将诸家百艺之精髓溶于我的专长--剧作之中，举一反三，为我所用。如此足矣，只欠天时了。若风云助我，小魏决非池中之物也！

板桥题画：

米元章论石，曰瘦、曰绉、曰漏、曰透。可谓尽石之妙矣。东坡又曰，石文而丑。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东坡胸次，其造化之炉冶乎！燮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弟子朱青雷索子画不得，即以是寄之。青雷袖中倘有元章之石，当弃弗顾矣。

小魏评说：

有道理，但有过火之偏。

艺术是美的学问，应以表现美取胜。怪在另有一种艺术是以表现丑夺彩。

鲁迅有语，大意为：悲剧是将美好事物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丑恶事物撕破给人看。此公目光犀利，实在了不起。

漫画、相声、笑话、讽刺剧，都以描写丑恶见长。果戈里《钦差大臣》登场人物几十个，全是丑类。群丑集中，丑态百出，是一幅典范的《百丑图》。

生活错综复杂，有丑，有美，更有丑中含美，美中藏丑。肺病患者脸上的红晕，吸血鬼席上的八珍，淫妇的丰腴肉体，昏君的华丽外衣；反之，战士伤疤，寒士茅屋，冤鬼飘荡，益虫蠕动；岂能简单以丑写丑，以美写美。大汉奸汪精卫是个美男子，窃国大盗袁世凯像个伟丈夫。但鲁迅却是一副绍兴师爷刁相。他形容易卜生是“一脸怪相”，高尔基“一脸呆相”，马雅可夫斯基“一脸恶相”。我看郑板桥先生的画相尊容，也不似他笔下的兰竹那样俊秀。生活中尚且不宜以貌取人，文学艺术更不可照搬生活。千姿百状的客观事物，反映于千差万别的艺术家之主观世界，就产生千奇百怪的表现手法。

莫索尔斯基所作《跳蚤之歌》，初听噪耳，有丑感。静听，却有优美旋律回荡其中。此曲反映丑恶事物，跳蚤自白，是作曲家模拟跳蚤而塑造的音乐形象，反映了作曲家对跳蚤的憎恶与讽刺（开一句国际玩笑，作曲家并非真跳蚤，而真跳蚤又岂有声乎）。尚丑而又丑，一片噪音，只会引起听众官能恶感，掩耳逃去，不复有音乐矣。作曲家把握了跳蚤的特点，谱出一种跳跃而，冶然自得，虽怪异却又不失优美的旋律。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丑

化了跳蚤，不如说美化了跳蚤。跳蚤旋律越是夸张到悠然、飘然、得意忘形，越唤起听众愤恨跳蚤的心声。最后曲中出现人民大声呼吁消灭跳蚤的音乐形象。跳蚤者，比喻沙皇的收税官员也！《跳蚤之歌》也与普希金讽刺短诗《蝗虫》一样，用特殊手法展示了深刻的主题。

罗两峰所绘《鬼趣图》，选材、构思、手法都很怪异。顾名思义，鬼中有趣，就是丑中寓美。画中群鬼，乍看丑陋；细辨之，丑中含有美态，人情味颇足，人间烟火气甚浓，与人类共通。有理论家认定《鬼趣图》是爱世之画。罗两峰遥想群鬼应知人世之乐，所以仿效人类之趣。我有不同见解，试言《鬼趣图》是愤世之画！

当时社会黑暗，人欲横流，画家拒不画人，专去画鬼。暗示人间无趣，鬼城有情，人不如鬼，鬼比人美。罗两峰以丑写美手法，反映了人鬼颠倒的社会奇观。

川剧“三小戏”中的小丑，较之京丑昆丑，确有四川风味。评论者或夸其语言生动，或夸其表演细腻。我看川丑之关键，正在于小丑不丑，寓美于丑。袍带丑的宦场气，红衫丑的书卷气，襟襟丑的泥土气，都如成都小吃，色香味形俱美。日后有机，我拟著《川剧论》，当以“小丑不丑”为专题详加剖析，这里按下不表。

板桥之石，不就如同跳蚤、鬼趣、川丑么？

然而，万事过头则谬。板桥欲以丑石霸天下，凡画石者，必须以丑为法。竟授意门生，将米元章的俊石弃如敝履。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之文风，似曾相识于当今……

打住！还是话说从前吧。例如传统画梅之法，曰疏，曰曲，曰斜，确实抓住了梅花的特点。疏影斜枝，也反映了士大夫的病态审美观。龚自珍《病梅馆记》，对此有所针砭。但千百年来，画梅多是沿袭疏斜传统，破格者极少。

近见关山月梅幅，满纸红梅，密如杜鹃花。艺术家希冀雪后群梅多多益善之意跃然画上。这种别具一格的密梅，绝不亚于疏梅之美。

世上有疏梅，也有密梅；有丑石，也有俊石；有小丑，也有小生。有以丑含美取胜，也有以美寓丑见长。鱼，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

板桥板桥：先生“样板石”偏激之见，恕我不敢恭维。

板桥题画：

文与可墨竹诗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梅道人云：“我亦有享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皆诗意清绝，不独以画传也。不独以画传而画益传。

小魏评说：

画题是画之眼睛，现代画师多不知此。

常见一般画幅，技法尚可，题名太差。大抵就事论事，画炼钢就题“炼钢炉旁”，画插秧就题“插秧时节”，太老实了。近见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老实人》，封面题签，竟是一张白纸上只写三个端端正正的仿宋字--“老实人”。

真是老实得可怜。将来有机会，可将此书绘成漫画，标明出书年代，强调不敢越出雷池半步的小心特征，题画曰：“老”怕挨打，“实”在不敢创新的文化“人”！

画题与画俱佳，相得益彰。画虽平平，而题画绝妙，可使平平之画如点睛之龙，满身皆活，破壁飞去。

昔年曾见一漫画，整幅画面一片昏黑，一无所有，真是无画之画！方惊讶，视其画题为《李逵误入黑松林》！不禁会意而笑，悟出这是讽刺自然主义的表现方法。

我想再修改一字，将“误入”改为“夜入”，层次增多，一团漆黑更妙。

此虽无画之画，却比四平八稳之画更有才气。“李逵夜入黑松林”无画却有画境，“炼钢炉旁”有画却无画意也。

前日参加人防运砖劳动，豁然得一画意。画中主人是一位解放军战士，背景是部队修筑防空隧道，摆开一字长蛇队形传递红砖，渐至前景渐明，隐约似蜿蜒长城状即可。前景普通一兵，汗珠闪闪，神态自豪，正将手中一砖往观众方向递去……。

如此构思，题画不当则平平。如题为“我是长城一块砖”，那就意味深长，满纸皆活了！

我也手持一砖抛出，哪位画家朋友拾去，或可引出玉来！

板桥题画：

盆是半藏，花是半含，不求发泄，不畏凋残。

小魏评说：

这种半字美学，生活中常见。且看时髦女郎，学西洋派头。夏日炎炎，扎紧身乳罩于内，却不全掩，而穿半透明之“的确良”于外。本意或许是遮盖某两点，但半遮半透，效果反而更加显著了！

文艺作品亦应是半含之美，着暴露无遗，即会使人产生“不过如此”之感。假若我辈男女，也像夏娃、亚当那样赤条条来往无牵挂，彼此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很快索然寡味。两性之欲，反倒会因全裸而减少几分矣……

且慢！这是打个比方，说明艺术不宜亮底亮面，并非主张用脱衣舞代替节育措施。郑重声明，请勿上纲。

半字之美，应于深入生活、观察事物中得之。道理只能说一半，另一半在那一望无涯的天地玄黄……

板桥题画：

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具足也。藐兹后学，何敢妄拟前贤？然有成竹无成竹，其实只是一个道理。

小魏评说：

道理何在？板桥道人这回念的仿佛符咒？弯弯绕绕，如同“反复旧就是复旧，反复！日必复！日”之类天书咒语。实在难懂，吾夜入黑松林矣！

揣摩板桥之意，是否如下：画竹之时，虽胸无成竹，但有多年生活积累，信手拈来，亦成章法，与胸有成竹，一个道理。

好像是这个意思，又好像似是而非？

如今提倡“三老四严”，要说老实话。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这一则题画语，我未深解，另请高明点化。

板桥题画：

昔人学草书入神，或观蛇斗，或观夏云，得个入处。

或观公主与担夫争道，或观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夫岂取草书成格而规规效法者！

小魏评说：

本人学历仅为初小，缺乏习字基本功，更不懂书法奥妙。观张旭、岳飞草书，颇惊其龙翔凤舞之势。原来书法家们写字也与“梭老二”、“红麻子”、青蛇白蛇打架有关。或许岳元帅戎马倥偬之余，常常蹲下身来细看蚂蚁搬家吧？

天地广阔，生活丰富。搞创作的，大事小事都得留心观察。难不难？当然不容易。谁叫你爱上这一行，吃上这碗饭呢？

前日拉煤归来，中途见一群儿童“跳绳”游戏。我观之，思之，悟之：“跳绳”有哲理。

观其绳索翻腾，迷阵如网，人若陷入，确有“动辄得咎”之险。跳绳小儿，翩若惊鸿，灵若狡兔，勇敢冲进绳阵，又巧妙摆脱绳索束缚，七进七出，百折不挠，飘然而去，傲然返顾……岂不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因势利导，化险为夷的“运动员”么？

另观其余小儿，人阵之前似有几分勇量，但人阵之后，大多不经实战。三跳两扑，失足就擒。更令人深患者，小家伙被缚之后，却又不肯反省检查，而将缚己之绳接过手中，摆开绳阵，去缚别人！岂不是走向反面，从被整者转化为整人者吗？！

生活细节，很有启迪。它年创作或可有用，记而存之。

板桥题画：

昔人画柱石图，皆居中正面。窃独以为不然。国之柱石，如公孤保傅，虽位极人臣，无居正当阳之理。今特作为偏侧之势，且系以诗曰：一卷柱石欲擎天，体自尊崇势自偏，却似武乡侯气象，侧身谨慎几多年。

小魏评说：

画柱石必居中心，演英雄必占中场。古今无独有偶，早被板桥破除的清规戒律，又被谁人拾起当圣旨？

什么是国之柱石，如果高高在上，永霸中心，功则归己，过则推人，一语录而为天下法律，一发动而使人间地震；这不是柱石，是压在人民头上的泰山石敢当！

柱石是什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贪人之功，不掩己之过，光明正大，甘居偏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谁是中流柱石？谁是头上大山？知识分子心里明白。

板桥题画：

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三日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以舒其沉闷之气，此亦吾曹之贱相也。今日晨起无事，扫地焚香，烹茶洗砚，故人之纸总至。欣然命笔，作数箭兰、数竿竹、数块石，颇有洒然清脱之趣。其得时得笔之候手？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极是不可解处，然解人于此但笑而听之。

小魏评说：

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名副其实--怪：

相传有富绅索板桥之画不得，托人多方斡旋，板桥才点头同意。富绅

贪婪，竟送去整整一匹白绢，嘱板桥将绢画完，重金酬谢。板桥也怪，含笑接受了。取画之日，富绅展开绢左，见左下角画一小人，手挥一线游丝。富绅展开长绢往右瞧去，只见游丝袅袅，忽上忽下，横穿整匹白绢，至右上角，系着一支极小板小的风筝！

富绅哭笑不得，自认晦气。

郑板桥的怪气，就是知识分子臭老九的臭气！

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饮中八仙、开唐四杰……都备有臭气熏天。俱往矣，不说它。新文学旗手鲁迅，也有不少怪癖。第一至死不信中医，第二痛骂京剧梅兰芳，说是“男人看着扮女人，女人看着男人扮！”这与我国政府提倡中医，中央文革普及京剧大相径庭。臭气不只中国老九，苏俄知识分子也有奇臭。普希金赌钱，老婆偷人，他吃醋便搞武十。若按白求恩大夫重于泰山的捐躯标准，普先生之死轻于鸿毛。号称革命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写诗便写诗嘛，偏要过戏瘾，竟抬着广告牌上街卖戏票，广告大写“本剧由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主演！”这位马同志一辈子呼吁革命，待到革命成功，他却灰心自杀了。按说自杀即自绝于人民，为什么人民至今还是称自杀的诗人伟大？

为什么？臭老九如狗屎堆里的本人，读文件，听报告，老是心里问几个为什么？其臭之一是多识几个字，多读过几本书，“有点马列”。略知语出何处，理在谁家？是否原装货，可曾掺水？其臭之二是记性不坏，常将健忘的伟人几年前或几天前说过的话，发过的指示，做过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伟人哪里说哪里丢，你这小鬼还记着干啥）！其臭之三是讲究实效。一边看铅字，一边看现实，视其于国计民生如何？于老百姓是补药，是泻药，或是毒药？其臭之四是浮想联翩（这一点尤其可恶），不以读字面为满足，改用矿工式眼睛，往字里行间掘进。

越是讳莫如深之文件，越想弄清天机奥妙。比如：文中越强硬处，必定是最虚弱处！

文中越是大加渲染的普遍现象，必定只是个别现象！反之，文中越是轻描淡写的个别现象，必定就是普遍现象！诸如此类，掩卷彻悟，复又天真地自我否定：“恐怕不至于这样坏吧？”结果却不幸而言中，事件之真相，事物之本质，往往与本老九所估计大体不差！

老九太可怕了，怎不打进牛棚去？所以至今出不来，活该！

板桥题画：

东坡画兰，长带荆棘，见君子能容小人也。吾谓荆棘不当尽以小人目之，如国之爪牙，王之虎臣，自不可废。兰在深山，已无尘嚣之扰，而鼠将食之，鹿将里之，豕将（虫豕），熊、虎、豺、麋、兔、狐之属将啮之，又有樵人将拔之割之。若得棘刺为之护撼，其害斯远矣。秦筑长城，秦之棘篱也。汉有韩、彭、英，汉之棘卫也，三人既诛，汉高过沛，遂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慨。然则蒺藜铁菱角、鹿角、棘刺之设，安可少哉。予画此幅，山上山下皆兰棘相参，而兰得十之六，棘亦居十之四。画毕而叹，盖不胜幽并十六州之痛，南北宋之悲耳！以无棘刺故也。

小魏评说：

发端于兰丛棘刺之微，归结于国家兴亡。板桥不仅是画家，还具有思想家的襟怀。

但我欲反问板桥：先生既已有南北宋之悲，竟独无清兵入关，明末之恨！为何叹古不叹今，说远不说近？

板桥不答，打个哑谜让我猜。

板桥所处之世，正值文字狱，瓜蔓抄，帽子满天，棍子遍地之时。清兵入关掠夺明朝政权，如大盗成圣，讳言盗字。疑神疑鬼，怕人点穿。有士人试帖诗“清风不识字，何苦乱翻书”；当局犯疑，上纲，杀头。有考官拟试题“维民所止”；当局疑为“雍正无头”，上纲，凌迟。有诗人咏黑牡丹“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当局疑心大作，满门抄斩。其实，都非作者原意，纯属牵强附会。那些迂夫子并无民族意识，满脑袋仕途科举，不料一把粉打在后颈窝，死得冤枉。

但是真正具备民族气节的反清文人，清王朝不但不杀，反用“官票”去请他们出山为新政府服务。

例如顾炎武：曾参加抗清起义，十谒明陵，追悼故国，诗文公开流露反清情绪。

晚年仍纠合同道，不忘兴复明朝。又如黄宗羲：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失败后，隐居著书，屡次拒绝清廷应召。当局只好干瞪眼，拿这几位“反清老手”莫奈何。还有大画家八大山人，是明朝宁王朱权后裔。所画鱼鸟皆作“白眼向人”状态。签名“八大”，又像哭字，又像笑字，以“哭笑不得”之喻，寄托亡国哀痛。他公然把草书连写成“生不拜君”，表示坚决不向清帝山呼万岁。当局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不去找顾炎武、黄宗羲、八大山人的麻烦，任其著书绘画，终老林下。却掉转矛头，专门搜集毫无反清动机的科举考官考生的问题。大办专案，又不稳，又不准，却最狠地杀一大批。

可见历史并不简单化，这种“国情”得配以“国骂”--真他妈的弯弯绕！

再看身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又跻身于扬州八怪的郑板桥：面带怪相，心头明亮。既不随顾炎武、黄宗羲、八大山人等终身不让，隐没深山；又不随那些倒霉文人糊里糊涂冤死文网；而是平平安安做他的七品官儿，什么瓜蔓，什么运动也牵连不上。

板桥先生莫非是个风派人物？

我翻遍板桥全部题画之语，几乎全是为艺术而艺术。略有兴亡之叹者，只有上述这一则；且有说远不说近之明智。板桥先生一辈子平安无事的诀窍，大约正在于此！

1975年断续暗记

《中华影星》在倾斜的天平上

元旦之前，吉星高照。适逢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纪念，运筹帷幄已久的《中华影星》评选揭晓了。电视转播，盛典辉煌，共有126名杰出的中国影星登上金榜。

这项大规模评选活动由国内几家权威机构主办。影星是从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华侨之中遴选而出。炎黄子孙，中华儿女，血浓于水，手足亲情，各以银幕形象走向世界，赢得观众，同为中华民族增光添彩。

台上歌舞助兴，观众反应如何？我到青年影迷之中兜了几圈，聊了几次，共同感到评选结果美中不足甚多！恕我冒昧采用这个词儿。前提是美，尔后不足；若稍有不足则无须说了，奈何不足甚多，骨鲠在喉，吐之为快。刚刚草拟标题，复又停笔制约：别去触及哪些影星不该当选，只是遗憾哪些影星没有当选。如此有朴无损，与人为善，也望换来人之善解。（如今写杂文，就得这么前瞻后顾。）

凡事名正言顺，先从名称说起。何为影星？当然是电影明星的简称，与电影表演艺术家还不尽相同。何为电影明星？这个名词，追星族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您搬出老牌影星花名册，追星族不甚了了，任凭您指谁是谁。可一说到当代电影，一涉及港台明星，青年观众如数家珍，全是活词典。我估计，小字辈对此的了解和研究，并不下于评委席上某些老同志。评委看过的港台电影，小字辈都看过；评委看不到的片子，小字辈也看过（谁叫大陆上冒出那么多非官方发行的录像带子呢）。

青年观众上亿，学识参差不齐。天上地下什么都不懂的人有的是，天上地下什么都懂的人也有的是。两种极端的青年，爱看电影却是统一的，都懂得什么叫当代影星。

官场中非常关心的人事安排，权力分配，小伙子大姑娘漠不关心。谁当上省长了？谁选为常委了？背景如何？德才怎样！青年们茫然不知，索然无味，不操那分心思，管他娘的。可一说评选当代影星，尤其是评到青年最熟悉的港台影星，好家伙，他们最有发言权了。谁人够格？谁人差劲？少了谁不行？多了谁不通？谁与谁不能相提并论？大陆影星该上多少？港台影星该上多少？外籍华人影星又该上多少？青年观众心中--有数。千万双雪亮的眼睛盯住您发榜，看您选得公不公正，偏不偏心。

我说这项活动也真逗，空前规模评选影星，居然没有影迷和追星族实际参与。

为什么不可以从亿万青年观众中请出几位来担任评委？也让下面掏钱买票看电影的善男信女委派代表坐上来打一打分儿，划一划圈儿嘛。

告罪！这样说是希望切实加强民意测验，并非笼统指责这次划因失衡。具体得失，具体分析。如果单看大陆入选群星，确是评得好，选得对，成绩斐然。特别是老一辈电影表演艺术家，高山仰止，众望所归。虽有个别遗珠割爱，虽有个别分量不足，但大体得当，基本公正，可以服人。问题出在现阶段，出在近十五年境内与境外影星的入选比例悬殊。天平在此倾斜了，胳膊往里弯得太明显了！

具体数字说明问题：香港、台湾、美籍华人社会，三大电影发达地区一共只入选影星十几位，与金榜总数不成比例。其中，李丽华、林黛、卢燕、夏梦、石慧、吴楚帆、鲍方、傅奇、李小龙是老牌影星，不足十位，只等于同时期境内登榜者的零数。现阶段更少了，仅仅点缀成龙、秦汉、周润发、林青霞、张曼玉、张艾嘉、林凤娇、杨惠珊等几人（谓之“点缀”，是与同时期境内影星大量入选相对而言）。

难道港台同胞、海外侨胞于银幕此道天生弱小，再也拿不出像样的明

星来么？粗略一算，就还有蝉联几届的金马影帝柯俊雄、金马影后陆小芬、归亚蕾；还有“长城四大名旦”之二位陈思思、朱虹；还有知名度渗入大陆的汪明荃、冯宝宝；还有吴楚帆的最佳搭挡白燕；还有超级明星林翠（她去年逝世，与邓丽君殒亡并称为台湾艺坛两大讣告，可见其成就和声望之高）；上溯还有当年红遍半个中国的欧阳莎菲、严俊；还有龚秋霞、陈娟娟、白云、平凡、姜明、张瑛、高远、江汉、张活游、秦祥林……以及最近还在给金马奖颁奖的资深大明星白光；还忘记了不该忘记的一颗巨星--1984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吴汉！还漏掉了不该漏掉的一条“龙”--尊龙（《末代皇帝》靠边站，奥斯卡金像算老几？咱们不买帐）！最使青年观众不服者，是他们心目中一群“青年偶像”被遗落在《中华影星》之外。请看遗珠成串，落英缤纷--王祖贤、梅艳芳、关之琳、郑裕玲、杨紫琼、钟楚红、萧芳芳、袁咏仪、刘嘉玲、张敏、叶童、梁家辉、张国荣、周星驰、吕良伟、刘德华、张学友、任达华、万梓良、钟镇涛、郑少秋、梁朝伟……（快打省略号，不胜枚举矣）我们扪心自问：以上港台同胞算不算标准的电影明星？人家蜚声中外，红得发紫，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影响。问遍大陆新一代，天下何人不识君？他们拍片数量多得惊人，只须从中优选一部分上乘演技之作，即够《中华影星》条件。假定他们是大陆演员而又拥有这么高的产量，这么多的观众，这么大的效应，还会落选吗？肯定榜上有名。

今儿个事后发议论，当初制定章程，何不据实扩充入选名额？为啥拘泥于一个吊脚挂零的定数：126名！其中有何深意存焉？150名不行吗？凑个整数，取个吉利嘛。这样，境外璀璨群星得以合情合理登榜，缩短内外比例反差，天平持衡，交相辉映。否则，另用明智举措，索性把评选范围限定在境内，注明不含境外。如同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公布一批优秀电影演员；又如最近“中国电影世纪奖”颁给一批资深的电影艺术家；好在概不涉外，也就情通理顺（所以，即便是电影史家，也不会法问“中国电影世纪奖”的导演榜上为何没有港台大导演卜万苍、朱石麟、李萍倩、李翰祥、李行、胡金铨……）。现在，《中华影星》既然已经把境外“含”进来了，就不能只选十几位作陪衬，别忘了金榜总数是多少名额？！

评选电影明星不是选举全国人大代表。那是以人口为基础，多少人口产生多少代表。四川省人口多，代表就多；青海省人口少，代表就比四川少几倍。大陆十二亿人口，代表名额理所当然要占总比例之绝大多数。台湾只是中国一个省，香港更是弹丸之地，港台人口加起来就那么两千几百万，代表名额也理所当然只能占总比例之极少数。据此实事求是分布，如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各得其所，无可非议。

然而，评选电影明星能照搬全国人大代表的比例么？须知影星不按人口分布，境内集中在京沪和长春，其余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很少乃至根本没有影星。境外盛产影星的地区首推香港，那真是影星密集的银河。此地怪哉！既有“文化沙漠”之称，又有“影星绿洲”之实。充分说明香港弱在传统，强在新潮，弱在阳春白雪，强在大众传媒。而电影明星，正是最涌新潮的大众艺术偶像。如果比文学家，比美学家，比国画家，比书法家，比戏剧家，比京剧演员，比越剧演员，比昆曲演员，比相声演员，比评书演员……咱大陆稳操胜券，它香港没门儿。可要比电影明星？唉，且说温和一点，咱们未必比得过人家。

艺术行当的强项弱项，都由一定的历史原因促成。我们的戏曲演员强

盛，是由于建国以后实际上在接受并发展“角儿制”。电影界则不幸，“明星制”被取消，连明星的称谓都给否了，产生明星的土壤何其薄弱。再宏观论证：吾国当年为什么可以实际接受戏曲“角儿制”，而要坚决取消电影“明星制”呢？因为“角儿制”是传统国粹，根子在紫禁城内。老佛爷爱好的玩意儿，我们并不一概拒收，总要取其精华。“明星制”是舶来品，根子在好莱坞，娘家是万恶不赦的资本主义社会。

我国姓“社”，对于姓“资”的洪水猛兽决不心慈手软，彻底消灭，严防复辟。由此长时期来，大陆普遍缺乏明星意识、明星观念，哪还会有明星效应、明星现象？六十年代初期下了一阵毛毛雨，明星称谓刚刚试着露头，即被打为“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从“两项批示”到“两个凡是”，浩劫前后长达十五年，大陆几乎没有经得起历史考验和国际公认的电影。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还谈得上出了多少电影明星吗（请注意！就是在浩劫之中，戏曲“角儿”也微妙地依附样板戏而特别闪烁异光。浩亮、刘长瑜、杨春霞、李炳淑、高玉倩、洪雪飞、谭元寿、童祥苓、宋玉庆……曾以超级明星的形象和名声被“革命”的传播工具灌输到万家亿户）？我们的电影演员没那份福气，白白埋没了十五年。对比香港，那里几十年从未间断电影“明星制”。年年翻花样，岁岁上层楼。影星如鱼得水，如马腾空，鱼鸟之多，数不胜数。早在八十年代以前，香港影星已是“东方橱窗”之头号夺目标志！影星效应，成为香港打通国际交往的特级“铁盒大使”！

我们大陆在明星观念上的觉醒，是改革开放以后。起步好迟啊！这时才开始具备了涌现群星的生态环境。我们不醒则已，一醒奋起直追。借用一句套话，把浩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如今果然后来居上，主持发布《中华影星》金榜。我们拥有巩俐、刘晓庆、姜文、潘虹、葛优……这样的超级明星；还有陈冲、李连杰等大陆成名，域外加冕的跨国明星；以及荣获过百花、金鸡、政府奖的当代群星。单方检阅境内，今夜星光灿烂；但天外有天，一比香港银河，境外星云，我看顶多平分秋色，伯仲之间而已。入选名额之差，不应是金榜发布这样悬殊。

平时不妨高谈两岸手足一视同仁，一到节骨眼上，内外有别的潜意识难免冒一点出来。

不过又有一解：牡丹虽好，尚赖绿叶扶持。《中华影星》有了境外十几片绿叶衬托，大陆满园红花显得更加精神。

庆典会上，济济一堂。中央电视台转播实况，全国观众看得清楚——绿叶只有三片到场（夏梦、鲍方、杨惠珊）！大约是我们经费有限，请不起客？人家也就不来跨海凑兴了。

鄙人书生气未改，力求层层逻辑推理，论证天平倾斜。广大青年观众却懒得舞文弄墨，是用行动表态。他们对待落选的影星，不像我们对待落选的官员那样马上换一副面孔！青春儿女依然一往深情地把梅艳芳、关之琳、王祖贤、郑裕玲、杨紫琼、张敏、萧芳芳、梁家辉、张国荣、刘德华、张学友、周星驰、万梓良、任达华、吕良伟……等等中华影星的大名传诵口头，铭记心上！

1996年1月附录：

126名《中华影星》榜

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由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和新华出版社等有关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华影星》系列活动在京拉开帷幕，评选我国各时

期的著名电影明星。经过初选、复选和终评，我国电影从 1905 年诞生以来至 1995 年 90 年间较有代表性的 126 名电影明星榜上有名，他们是：

洪警铃 王献斋 王汉伦 郑小秋 宣景琳 林楚楚 胡蝶 龚稼农 韩兰根
阮玲玉 金焰 袁牧之 王人美 陈燕燕 黎莉莉 赵丹田 方舒 绣文
吴楚帆 陈波儿 魏鹤龄 吴茵 刘琼 周璇 金山 白杨 陶金
谢添 舒适 蓝马 秦怡 李丽华 李纬 张瑞芳 王丹凤 石挥
韩非 上官云珠 项经 牛犇 黄宗英 冯喆 张伐 康泰 孙道临
陈强 于蓝 鲍方 张平 于洋 仲星火 赵子岳 田华 胡朋
陈戈 恩和森 夏梦 林黛 石慧 于是之 郭振清 赵联 傅奇
崔嵬 李亚林 王晓棠 张良 张圆 高保成 陶玉玲 王心刚 庞学勤
李炎 金迪 卢燕 谢芳 李小龙 祝希娟 李默然 杨在葆 达式常
成龙 王玉梅 方舒 秦汉 张艾嘉 林凤娇 李仁堂 宋晓英 林青霞
王馥荔 李秀明 张瑜 刘晓庆 唐国强 周润发 杨惠珊 陈冲 刘文治
王铁成 陈佩斯 潘虹 龚雪 许还山 斯琴高娃 李羚 古月 周里京
林芳兵 张丰毅 郑振瑶 孙飞虎 李连杰 谢园 李保田 朱旭 吕丽萍
申军谊 陶泽如 张曼玉 姜文 葛优 岳红 李雪健 巩俐

悲愤投“海”佯狂经商

一、当我咬文嚼字的时候

搞导弹，造氢弹，不如卖鸡蛋；手术刀，解剖刀，不如杀猪刀。

当今中国经济大潮波及文化人，作家办公司，明星炒地皮，报刊蜂拥推出形容经商的词汇--“下海”！

这时髦词儿可有来历？且听我考据一番。

所谓“下海”，大抵源于传统戏曲《夏得海》；与另一折子戏《入得山》相映成趣，入山拿虎，下海捉蚊。

话说水怪兴风作浪，糊涂县官异想天开，欲派人下海谈判。恰巧衙中有一差役名叫夏得海，遂被老爷定为下海的最佳人选。差役被迫，写好遗嘱，喝得烂醉，下海送命。不料歪打正着，感动上帝，助其完成了昏官老爷的交办任务。

“下得海”在戏文里是荒唐、无奈、冒险、侥幸的混合意思。

正是戏曲界将“下得海”一词简而推之，推而广之，广而告之。

清代，戏曲从业人员来自几处：一是科班，二是世家，三是江湖。大约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大量票友涉足梨园。票友只是业余爱好者，若从业余转向专业，即称为票友“下海”了。

我考证结果，“下海”是业余转向专业之质变，然而当今文化人经商，多是业余，并非专业。通用“下海”一词，不够准确，名不正则言不顺……

当我还在这样咬文嚼字的时候，朋辈中的作家哥哥、明星妹妹早已下海、过海、闹海、倒海，一掷超过千金，腰缠何止万贯！对比鄙人，一介寒士，两袖清风，实际收入是低工资，社会生活乃高消费，说温饱过得去，离小康差得远。只顾埋头写作酸溜溜的戏文杂文，越穷越酸，越酸越穷。

二、开张词

许多人都有的两种东西我却都没有：权力，金钱。

我无钱换权，又无权换钱。

许多人都没有的两种东西我却有了：文才，名气。

文才是一项专门智慧，名气是一种特殊资本。

能不能变通变通，运用我之所长，弥补我之所短？能不能兼办第二职业，以名经商，以商养文？

不妨姑且一试，居然弄假成真，魏明伦文化经济公司于改革大潮涨落之时宣告开张。

古人投笔从戎，今人投笔经商，鄙人是带笔涉海，专业依然“爬格子”，业余做做小生意。事出有因，事出无奈，隐衷不宜在开张词里（口罗）嗦。今天收起“十面埋伏”，见面恭喜“四季发财”。

在哪座山，唱哪种歌。我得学着谄几句经济与文化的罗曼蒂克关系：

没有文化的经济是动物世界！

没有经济的文化是穷棒子王国！

文化与经济结合才是良缘夙定，佳偶天成！

我再引经据典，请出陶朱董事长、西子总经理、司马相如大亨，卓文君老板等等古代嘉宾，说明中国的文化人早在两千年前就有经商下海的优良传统。特撰一副平平仄仄的欢喜对联以代卡拉OK--一

西施弄桨，范蠡荡舟，美女功臣皆下海；

红袖当垆，青衫掌勺，佳人才子早经商！

三、贺电盈门妙语流传

小公司开张，爆发大新闻。文坛朋辈，艺苑群星，纷纷从北京上海给我拍来贺电。电报虽短，不同凡响，文化品位甚高，艺术细胞颇多，语有个性，文如其人。

小说家王蒙、冯骥才、张贤亮、贾平凹、从维熙、湛容、张洁、张抗抗；散文家余秋雨、沙叶新、赵丽宏；诗人白桦、邵燕祥；画家韩美林、方成、丁聪、黄永玉；杂文家舒展、蓝翎、牧惠；影视剧明星于蓝、王铁成、王馥荔、陈道明、杜宪、姜昆、梁左、马兰、黄新德、马莉莉；歌唱家王昆、黄婉秋；导演林兆华、张应湘；还有吾师吴祖光、新凤霞夫妇；还有我的忘年交萧乾、李（上淮下十）、周巍峙、文怀沙；还有身兼五花八门的杂家黄宗江……。诸公不谋而合，同题作文，或正儿八经，或幽默调侃，借我公司开张之酒杯，浇文化人胸中之块垒。逢场戏说几句，随意插柳几行，细柳成荫，妙语传世，汇成一束微型文学。

选出几例，可见一斑。

企业家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艺术家说：经济搭台，文化唱戏。

孰是孰非？

我看明伦之路甚妙，这便是：自己搭台，自己唱戏！

--邵燕祥

欣闻魏明伦文化经济公司开张：

无肉则瘦，无竹则俗。

经济文化，互相促进，如竹笋烧肉，相得益彰！

--邵燕祥

谨向明伦公司开张寄语：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商城！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沙叶新

大个子冯骥才身高似塔，心细如发。寥寥数语，将文人经商喻为自己搭台，自己唱戏，使我联想起郑板桥自题篱内之竹：“一片绿阴如洗，护竹何劳荆棘，仍将竹作芭篱，求人不如求己！”竹是雅人欣赏之物，肉是凡人盘中之餐。竹，人所欲也；肉，亦人所欲也。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雅则雅矣，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三月不知肉味，嘴角必然垂涎三尺！燕祥兄以诗人的想象力，杂文家的调侃语，将竹喻文化，肉喻经济，再将两者结合比喻为“竹笋烧肉”。准确、生动、鲜明，亏他想得出来。沙叶新更绝，只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与红宝书语录各换一字，便成了辛辣谐语。他还为此得意之笔另写一篇文章，追述拍电时的心情，发表于《南方周末》。引出又一段妙语：“治国，要稳定压倒一切；当官，要稳重压倒一切；从今以后，我要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深藏不露，莫测高深，总而言之，我要严肃了……可这次给魏明伦打贺电，我又不严肃了！咳，没治了！”

人与人不同。罗汉堂内有嘻笑怒骂的济公活佛，也有一本正经的慧宽尊者。

明伦吾兄：

中国文化的重新崛起，需要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运作机制，也需要造就一批在心态和生态上都能与现代生活密切相融的艺术家。

我相信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公司一定会成功地完成这两项使命。这是你文化良知在今天作出的必然选择。

中国文艺界将会看到一个更加光彩夺目的魏明伦！

请接受我兄弟般的祝贺。

--余秋雨

明伦兄并转公司各位朋友：

得知贵公司成立，在京几位友好及韩美林工作室全体工人和我均感此举是文艺界创意不凡的一大选择。文艺与科学和经济结合，能有雄厚的实力去发挥她的魅力，反之都是纸上谈兵。

我经办工作室已有五年，就是不会搞经济，所以有成绩没效应，以至发展困难。除致电向你们祝贺外，尚希望你们多给予经验上的传授与指导。

--韩美林

理论家余秋雨凡事讲理伦，忠厚人韩美林凡事露忠厚。秋雨后来给我聊天：“朋友们借题发挥玩幽默，我可是用做学问的恭敬态度在给你拟电文啊！”余教授向我表白时，那语调比电文还更严肃认真。画家韩美林平日声称不喜华丽辞藻，其人说话、写信、办事，一概踏踏实实。他的贺电直言韩美林工作室不会理财。“有成绩没效应”：出了大量巨型雕塑却没有赚钱，钱

都落进了别人腰包。大冯曾用苦笑叹息美林憨厚：“这个人在忘情地拥抱和亲吻世界的同时，被来自世界的许多手掏空了口袋！”他吃亏太多，病急乱投医，拍电请我传授保护口袋的经验。其实我也是睁眼瞎子，口袋正被翻云覆雨魔术之手掏走！韩美林问道于盲也。

以上两封电文明白如话，下面两封则近似“滕陇派”与“深奥派”。

魏明伦文化经济公司：

川江东去，法门万千。天府云祥，人生大境界也！

--贾平凹

欣闻“蜀娃”魏明伦继“巴妹”刘晓庆之后，双双下海，掀浪弄潮；乃知文坛艺苑之胜事，非徒舞笔弄姿，而在于能掐会算，经四海腰缠万贯济扬州也。

鬼才魏生乎，使汝多财，吾为尔宰。

--文怀沙

文老先生是楚辞专家，言必称之乎者也兮。记者们不解电文深奥，请我翻译白话。据我浅薄理解，老夫子在抛典故。元朝陶宗仪《说郛》载《商芸小说》：“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高官，或愿多聚资财，或愿骑鹤升天。有人欲兼三者：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后面“使汝多财，吾为尔宰”八字，译成大白话如下：只要能让您魏先生发了，我老头子愿来给老板您守门！

怀沙先生的古文尚可译，平凹老弟的禅语太玄乎。我是开张经商，又不是出家剃度，贾平凹怎么给我拍来一封文不对题的贺电？愚下猜测《废都》作者正受责难，看破红尘，万念俱“废”！于是规劝朋友：商海险恶不及“天府云祥”，钱眼陷坑不及“法门万千”，参透禅机才能进入“人生大境界”。总之别去当老板，最好做和尚！

笑星歌星可不这样适世。电波传来“刘三姐”的山歌和姜昆的单口相声。

广西三姐蜀秀才，
改革开放搭歌台。
遥祝公司生意好，
再邀桂林对歌来。

--黄婉秋

二十世纪大新闻，
下海不会淹死人。
扑通有人跳下去，
巴山秀才魏明伦！

--姜昆

笑星幸而言中，“秀才”下海近三年，并未淹死，至今仍在浅滩跺脚。
--正因为只在浪花溅脚之处摆摆架势，否则早已葬身鱼腹了！

以后每遇姜昆，他必然抢先向我背诵四句电文，表示储存脑海，经久不忘。姜昆在北京办了鲲鹏公司，所以与我商味相投。黄婉秋在桂林办了刘三姐公司，所以约“秀才”去“对歌”。同道者，还有湛容一家开办的快乐公司，张贤亮开办的华夏公司，杜宪、陈道明伉俪开办的先奇公司。

明伦兄：

欣闻以你名字命名的文化公司成立，
特此祝贺。

贺中华茫茫商海又多了一个弄潮儿！贺魏杂
家又多了一个老板头衔！贺贵公司由文坛鬼才怪
杰经营，定将才情横溢，财源茂盛，像你的作品一
样富有特色。

--妹杜宪

弟陈道明

杜宪小妹草拟的电文略有文学色彩，而张贤亮大哥拍来的贺电则全是一通商业文牒：“我华夏影视城公司竭诚与魏明伦文化经济公司合作，西南西北，遥相呼应。”瞧，这位“牧马人”今非昔比，男人一半是女人，文人一半是商人！贤亮以宁夏自治区文联、作协双重主席身分，办企业为公家创收。他因地制宜，另翻花样，打起“出卖荒凉”的旗号，在沙漠与废墟上开辟影视制作场地和旅游景点。初获效益，怡然自得，近几年出席全国政协，嘀咕不该把他编进文艺界小组，他已下海，应编进工商界小组。手持大哥大，俨然大款爷，谈起生意特别来劲。约我帮他拉广告业务，把四川的五粮液与老窖大曲广告弄到银川大街电脑屏幕上去亮相。事成，我抽取中介费若干。我说：“你是外行！我四川名牌酒厂供不应求，毫无必要跑到你银川偏僻角落打广告。”贤亮振振有词：“你才是外行！越是名牌商品，越要占领一切偏僻角落。”大哥莫说二哥，我俩经商都不精通。尽管贤亮是真干，我是佯狂，但哥俩都是“形式”大于“内容”，虚名大于实业。俗话说：响水不开，开水不响。

在文化名人朋辈中，真正会做生意，会赚大钱者，乃是秘而不宣的王铁成。

他给我拍贺电也不露“总理”的绰号或“总经理”的身分。上款是“寄语明修栈道者”；下款署的“我是暗渡陈仓人”！

四、神秘人物半遮半露

明修栈道，热闹开张。记者们从敝公司典礼上获悉我的开张词与京沪诸家贺电，微型文学可观，新闻效应可取。记者各有所爱，各取所需，组版不同，分别见报。

新华社、中新社发布消息，海内外争相转载。我在泰国逛书摊，看到香港和台湾刊物的摘录。听王蒙说，他在美国还看到过另一种版本。传播之广，始料不及。

但国内所有载此消息的媒体，都没有报道当时两位神秘人物的致词致电。

一是商界巨头牟其中的现场演说词，一是旅外画家范曾拍来的三篇电传。

那段时期，牟其中客旅成都办事。为了应邀替我公司开张出场压阵，他推迟了飞回北京的班期，率领南德经济集团一帮智囊前来赴我之约。这对于笃信“时间就是金钱”的大忙人，确是破例之举动。那天，牟其中是登门最早之客。由他剪彩、揭幕、题词，词曰“衣食足，礼义兴。”此公是天才的演说家，不打讲稿而能长篇大论而又言之有物！只可惜当时没有把他的演说录下音来，白白随空气振荡流失了。

现在我依稀记得片言只句--

“……文化与经济结合是中国必由之路，连不识乘除的巴山秀才魏兄也下海，说明潮流席卷死角了。但是，我牟其中并不主张文人从商！文化与经济结合不等于让文人自己去办公司！作家之长是写书，演员之长是演戏，你们做生意，谁也胜不过我牟其中，刘晓庆也胜我不过！刘晓庆下海，是因为女演员人到中年，银幕形象不会永驻青春。演戏的路子窄了，另辟蹊径，经商、外交、出版回忆录，几路并进，才能保持知名度不朽。你魏兄是剧作家、杂文家，又不上台演戏，不愁容颜憔悴。五十岁出头，正是写作的成熟期。只因囊中羞涩，就分散精力，学做生意，岂不荒废文才？像你这样的特殊人材，有关方面完全可以给你创造比较优裕的环境，让你安心写作，振兴川剧。这样，你也不会为稻粱谋而悲愤投海嘛……今天既然开张了，作为朋友，我得提醒你，不可书生气十足。商界险恶，人心难测，要提防别人利用你的名气，扩大他们的影响，以你的骨头熬你的油啊！……好了，意到为止，祝贵公司一帆风顺。今后，你魏兄万一在商海遇难，我南德经济集团一定丢救生圈。”

这是贺词，还是悼词？

神秘人物飘然而去。但不到两月，事实印证了牟兄的神机预算，确有伪君子假善人以我的骨头熬我的油去点燃他的灯！不待南德集团丢救生圈，我已觉醒，跳出漩涡，浅水行舟了。

另一位神秘人物范曾，侨居巴黎三年，获准携眷回国。刚到天津，从吾师祖光先生公子吴欢处得知我公司开张，当即拍来电传墨迹三篇。书法飞舞，文采焕发，乃画家酒酣耳热之余一气呵成。手稿原件被香港《大公报》等海外传媒公诸于世，题为《范曾致魏明伦书》。

明伦兄：

兄蜀中文坛奇才，已濯浪沧海，知商品大潮之
所向披靡矣。遥望夔门，曷胜欣羨，此中气象万千，
非杜甫“萧森”二字可概括矣。

昔读兄之文，散淡潇疏之外复有排闥捩阖之
气。前者足可为风流才子，后者必可期巨商大贾。

兄真可谓“开张天岸马，俊逸人中龙”也。

忆春秋本家之陶朱公，有西施添香而泛五湖。

今吾兄必有伊人攻关而涉四海矣。俟以年月，兄必
为国中商文两界巨擘。电脑声动，知财源之不匮；
砚田墨研，识采藻之无涯。商文相悼相成，可哺天
下寒儒，可育后代才俊，可为艺苑后盾，可树千秋
大业。行于四方，不辱炎黄，明伦兄有之矣。然行
商者，虽不必倚之以诈，却必须辅之以术！此中奥
妙，兄于过河摸石之时可获大悟！

然事亦有未可逆料者。巴尔扎克之经商，可谓
前车之覆；黄宗英之下海，亦足称殷鉴不远。当此

良辰吉日，本应避讳；然愚弟眷眷之爱，不能不表耳。

要在行文作赋，皆重浪漫；而经商业贾，成本现实。慕兄之名者，不必惠见以实利；而借兄之名者，恐已图私而暗行！兄宜慎之、慎之。

弟愚鲁不欲下海，然兄倘有命，必当赴蹈，虽汤火不计也。

此颂

大发

愚弟

范曾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

五、发“才子脾气”卖“蒸笼牛肉”

提醒本人切勿浪漫行商者，不只是一个昔为名士、今为隐士的范曾，还有许多寻常百姓，远方读者。各报争发诸家电文集锦，只是“秀才下海”早潮。余波在后，引起四面八方众说纷纭：或赞同，或担忧，或婉劝，或讽喻，公开信，幽默画，花色品种涌现报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红学家胡邦炜发表在《四川经济日报》的书信体文章。他先用形式逻辑的排中律推测我下海是“发了才子脾气”；再用充足理由律加比较学方法论证文字思维与数字思维的严格区别；并考据出算盘、账簿、计算器上显示的均为数字而非文字；奉劝我切勿发挥美丽生动富于情感的文字思维去进行冷冰冰面锱铢必较的商业决策。其谆谆嘱咐之状，很像美食家关照厨师不宜把辣椒粉渗合到甜藕粉里！我看这位好心的朋友犯了“学究病”，抱着迂夫子的教科书来劝化“易胆大”的佯狂术。此文太长，不便赘引。读者若有兴趣，请自去查阅。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及我向来尊敬的华君武先生，又不得不追述华老对我的器重扶持。只举一例，足见深情。那年，摄影家徐肖冰给我拍过一帧身穿牛仔服的艺术照片，华老由于欣赏我的杂文而在照片上题词曰：“魏才子犀牛雄姿，华君武沐手敬题。”前辈这样抬举，意在促我奋发笔耕。他不料我竟宣告下海，可能误会我是弃笔从商，使他失望。于是幽我一默，在上海《文学报》头版发表漫画，画题直写《魏明伦下海当垆》！

听丁聪先生说，华老为了描准我的神态，特别从了老那里要去我的近照，仔细揣摩之后几笔传神，画得比我还像我！身穿花衬衫，腰系白围裙，摆开小摊小灶，出售四川特产蒸笼牛肉。华老打扮顾主模样，指着直冒热气的蒸笼，与摊主本人对话。

问曰：“老魏，你的文章可以，但这蒸笼牛肉不行，一点肉也没有！”

答曰：“我卖的就是名气，你看都冒气哩！”

哈哈，我冒的什么气？浅看是名气，深看是怨气，或称抑郁之气，也可以理解为“才子脾气”！

此画是善意的讽刺，还是痛心的幽默？也可以理解为带笑的叹息！

这类苦笑的作品无独有偶，上溯还有侯宝林的相声《改行》。那段子里不是也有怪世奇谈--京剧大师金少山吆喝卖西瓜么！

六、怪圈绕回，依然咬文嚼字

想来读者诸君已经感觉到，我这一场下海传奇，少见报道实际的商贸

项目，具体的财务盈余，多是文化人之间书画来往，诗文唱和，纸上谈商，笔底咏财。对不起，商业秘密亦如官场内幕，必须隐瞒；而文艺花絮，则可喋喋不休。

本老板在浅滩绕了一个怪圈，依然故我，还是在咬文嚼字。

与其说我是在从事一次商业性活动，不如说我在组织一次戏剧性活动！

与其说我是想取得经济效应，不如说取得的是文化效应！

与其问我拥有多少客户，不如问我拥有多少读者！

初衷在运行中变化，结果是我起了水分作用，将一批文化名人朋友凝聚起来，联成一次特殊的微型杂文笔会，评说“下海”，言简意赅。

美术界早有“行为艺术”之先例，那么，我这一招可不可以称作“行动杂文”呢？

1996年2月

醉写孙月霞

我是一个爱写女人的男人！

她是一个擅写男人的女人！

戏曲女演员丛中的“伟丈夫”是裴艳玲。

戏曲女作家队里的“假小子”是孙月霞。

当京华才女白峰溪潜心编织女性三部曲的时候，齐鲁巾帼孙月霞却用大笔挥洒男儿交响诗。

彩虹般的沈虹光：你是带领着“五二班”的孩子们一路春风涌入剧坛的么？她：朝霞似的孙月霞是从哪里起飞的呢？是从秦时明月汉时关？是从昭陵六骏，灞桥干柳？是伴随着一群铁锁郎当的古代囚徒跋涉走过？是驾驭着刚刚点睛的苍龙破壁飞来？

年轻有为的何冀平小姐：你静若处子，翩若惊鸿，纤手儿折桂，婷步儿登鳌，一举跃上话剧舞台的《天下第一楼》。楼外楼，山外山，问问你毗邻的戏曲园林吧。

能与你媲美，又与你同龄的是谁家女郎？

写话剧的女人不少，写戏曲的女人不多。女人写戏曲难，更难是在韶华未艾之龄就写出几道闪电，一阵雷声。只见那么几位可敬的老大姐，以暮年心血，鬓角秋霜，点点滴滴献给冷清的梨园……

莫唱声声慢，且听急急风，山东响马来也--草莽里蹦出一位豪放的“十三妹”！

孙月霞：这名儿娇气十足，仿佛小家碧玉，弱不禁风。谁料她笔走龙蛇，一扫脂粉气，满纸须眉情，黄钟大吕、铜板铁琶，一个个雄健阳刚的男主角扑面而来……

历代多少红颜女？她轻轻拂开她们，将焦点对准李氏君臣。

农村多少向阳花？她淡淡扫描她们，将重点移向田家父子。

即使取材于女流成堆的《聊斋》故事，她也不选蒲松龄最疼爱的狐鬼小旦，花卉仙姬，偏偏看中冥府狂客《司文郎》。

男为红花，女为绿叶，是她写戏独到处。唯一例外有个女主角胡银儿。

咱们别上当，此乃弄笔狡黠处--女主角胡银儿正是男主角宋九郎投胎衍变！假凤虚凰，阴错阳差，观众眼中雌雄，作者袖里乾坤，表面红妆少女，灵魂依然是青衫丈夫。

孙月霞老弟：哥们我趁着酒兴，顺着谐音，醉笔飘飘一挥，给你改名孙越侠。

哼一句流行歌：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答一句时髦曲：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你的自白太缥缈，我的醉眼也惺松。月朦胧，鸟朦胧，想象你模模糊糊，断断续续，坎坎坷坷的来路--

家住郟城，是宋江杀惜的北楼遗址么？

母亲姓孔，是曲阜孔庙的泮水支流吗？

山东谜，超级圣人和超级大盗都出在这个鬼地方！

你是圣人的瓜葛亲，还是强盗的东邻女？

妈妈从娘家带来衍圣公的遗传规范，你势必自幼受过一些孔教熏陶，且有缘偷听过几则鲜为人知的“孔府秘事”吧？

舅舅从市井街坊捎来商贾生意经。腰挎几文，梦求万贯的江湖汉子，是否给小甥女讲解过有钱可买权，有权可捞钱的循环道理呢？

爸爸被阶级斗争扩大化吓得要死，悄悄制定了具有六十年代特色的老百姓治家格言：“孩子，社会喜欢文盲，咱们就做白痴！”

莫非你当初预知中国必会走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材的文明之治，所以没被令尊大人的警世通言唬住。你拒不继承令堂老母那羔羊似的温驯，只学了她耕牛似的勤劳。又将令舅的“财”字拿来，去其“贝”旁，贪求另一半。你埋头钻进故纸残书堆里，像蜜蜂飞入萧萧废园，苦心寻觅幸存的花朵。

唐诗宋词与洋文番语双管齐下.....

文学思维与数理逻辑比翼齐飞.....

鲁迅宏文随风潜入夜.....

莎翁名剧润物细无声.....

嫩芽出土，一座小巧的“白色城”，在大胆的童女笔下垒成。

灼人的红海洋，容不得丝毫洁白。大批判的黑旋风，把刚刚学步写戏的小不点儿掀下断魂坡。

官长抡棍子，斗得你当场昏厥.....

家长举扫帚，逼得你折断笔杆.....

折不断心中戏文，你咬破嘴唇，默念昆曲，豹子头的警句回旋在小丫头的脑海：丈夫有泪不轻弹.....

月霞，你过早失去了童年，过多吞咽了苦果。九灾十八难，我摄取一组镜头--.....月黑风高，孤身逃往兴安岭，只为谋求一碗糊口饭。夜行列车，灯光昏暗，过道旁蜷缩着女扮男装的小鬼，眨着鬼眼，遮着空空的荷包，忍着辘辘饥肠，估计着巡警大叔的查票规律.....车去车来，花开花落，饱览了书斋温室空想不出的众生百态，锻炼了风尘旅客特有的生活自理能耐，包括丰富的挤车经验，巧妙的逃票技巧。

你还有多少传奇经历？悄悄告诉我，可曾随丐帮到处漂流？山东造化钟神秀，除圣人和大盗之外，还有超级乞丐！前朝祖师武训与当代流窜作家贾鲁生之间，是不是还夹着一个没有披露文采出众的蒙面女丐呢？

神不知，人不觉，来去无踪的鬼妹子于而立之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

戏曲学院戏文系，次年发表成名作《画龙点睛》，一步登上全国优秀剧本授奖台。

成功情更怯，你自叹“误入白虎堂”！

老弟，你是误入藕花深处，惊起一滩鸥鹭！

人言：我的戏招招不离人间烟火。

我说：你的戏回回关注世上波澜。

几年前，西湖畔，暖风熏得游人醉，你应邀走进一处模仿嬉皮士的戏剧沙龙。

同学少年玩兴正浓，一夜海聊神吹：戏剧的本体是玩，玩是舞台的支柱；紧紧拥抱自我，高高睥睨人民；能看懂的并非好戏，不理解才是万岁！莫愁前途无知己，请向外星伸出舌头，快与不明飞行物接吻，OK，乌拉……

朋友们是佯狂么？你用微笑掩会惊讶，保持礼节性的应酬。貌似大大咧咧，哼哼哈哈，皮里阳秋，心中自有褒贬。

挥一挥衣袖，拜拜--象牙之塔！

整一整行装，出发--十字街头！

峰回路转，归真返朴，仍然是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可贵，布衣寂粟，经久耐用。

谁家古琴暗飞声？是那位戏文满腹，著作等身，无奢无华，没权没钱的老编剧，在寂寞的北新胡同里操弦自娱。

你随声觅去，夏日头顶黄沙，冬天肩披白雪，一次又一次穿过长街深巷，虔诚地叩向陋室寒窗。谦和的长者，贤良的师母。连同窗前摇曳的兰草、室内调皮的小猫，都熟悉了你的独特叩门声……

正当莘莘学子膜拜尼采，崇尚萨特成风之际，作为获奖新秀的你，自觉选择的师长，衷心敬仰的楷模，竟是这么一个土里土气、毫无超人哲学、不谙存在主义的“编改人员”。

编编改改，评评说说，一生淡泊，古井无波。不料临终涌来戏剧性的高潮结尾--老先生倒在金风飒爽、晚霞灿烂的讲台上！或许正讲到你的丹青虬龙如何一笔点睛？或许正讲到他的《杨门女将》怎样百岁挂帅？忽然，山崩摇晃，云手痉挛，声腔裂帛，眼神定格，状如衰派老生仰天绝唱。

讣告迟迟传到济南东郊楼台，你小子一下愣了，愣小子一身瘫了，瘫小子半天哑了，哑小子整夜哭了。哭得那样真切，那样凄楚，那样涕泗横流，流出女儿家啼鹃泣血的本色。

你袖佩青纱，手握羊毫，展开素洁斗方，悬肘，运腕，以庄重的欧体，反复书写三个大字：范钧宏、范钧宏……

我遥隔万里，醉眼昏花，恍若见你扶动虬笔，“范”字下面叠现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古代文人的鼎鼎大名--领衔是忧国忧民范仲淹，鱼贯涌出爱国诗人范成大，复国功臣范蠡，开国学士范文程；以及西楚霸王的亚父范增，魏国须贾的门客范雎，《后汉书》的编者范曄，《神灭论》的作者范缜；范、范、范……笔锋陡转，落到盖世穷光蛋范丹、打棍出箱范仲禹，倏尔化为一听中举就惊疯，一记耳光又打醒的儒生范进。

奇怪，杯盘觥筹之间，随意从《百家姓》里拈出一“范”，竟能大体概括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荣枯瑕瑜，离合悲欢。

嘴在秦汉，鼻在唐宋，眉目在明清。你灵犀一点，神游八极，采撷百家，组合五官，构成魔幻斑斓的古装新戏《司文郎》。

说时容易写时难！

我不知你扬弃了几篓废稿，倾泻了几盆汗水，才求索到这等诗的神韵、画的意境、戏的情趣、哲理的光彩。也不知你是由于才华未能尽展，或是因为功力尚欠火候，乃至没有破译通向精品的最后几道难题，留下探索者不易避免的稚嫩粗疏痕迹。

更不知你和你的艺术伙伴们是怎样凝聚起来？怎样拼搏开去？几番愉悦？几番阵痛？几度越过戏中的关山？几回绕过戏外的沼泽？为何忽而功败垂成？又为何忽而起死回生？……

我略去耕耘，只问收获。但见摇滚乐和霹雳舞的包围圈外，又一枝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奇葩，将零零散散的都市牛仔、舞会伴侣、院校学生吸进剧场，与白发书记、苍髯专家、皓首平民同堂共赏。再听汽笛长鸣，列车北上，载着这描人绘鬼、扶正祛邪、推陈出新的《司文郎》，驰向天津，驰向首都，驰向复兴复振的戏苑剧坛。莫叹夕阳近黄昏，黄昏近黑夜，喜看红氍毹上又添一畦碧绿。据目击者介绍，慕名而来的老少戏迷，为钓得一张好票，焦灼徘徊于戏院门前。据细心人统计，首场演出获得满堂观众十七次雷鸣掌声！

时为尊师范钩宏先生殉职三周年。

你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忙人！

我是一个散散淡淡的闲人。

病后偷闲，冬眠好静。你嫂子买回几尾鲜鱼，我破例喝了两口酒，不禁醉笔歪斜，乱点你的写戏因果。但愿歪打正着，画你半身侧面，碰出二分灵气。

今宵酒醒何处？巴山夜雨绵绵，锦城丝管纷纷，振兴戏曲的朋友们如你一样风火。散淡的我，在杏花二月的早晨，被你青春火苗撩起，下得床来，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

1990年2月

川剧恋

落花时节，我望着名画《父亲》沉思……

这幅画的作者自白奋斗目标：让世界知道，中国除了黄河、长江，还有大巴山。

我的抱负较小，没有全球意识。

半生积累，十年奉献，只是想让国内的青年--奢望了，再降个调子--只想让川内的部分青年明白：除了电影、电视、流行歌、迪斯科之外，还有值得一看的川剧。

说起来是菲薄愿望，做起来是登天的难题。

发射火箭上天空，吸引青年看川剧，两者哪样更难？实践结果，似乎是后者。

火箭毕竟由人操纵，现在的青年可不是驯服工具。别说请他们买票进场看川剧，即使通过荧屏媒介，免费送戏上门，小青年一见生旦净末丑，一听昆高胡弹灯，便不问青红皂白，十分果断地关掉。

这还算是文雅的谢绝。

武辣者，例如某城某厂工会招待职工观看某一台川剧。戏票发到班组，青工们竟以票作赌。四圈麻将打下来，谁输光了，罚谁看戏。

燕都戏圣关汉卿，临川才子汤显祖，二十年代的川剧作家黄吉安老先生，五十年代的巴山秀才李明漳老大哥：您们遇见过如此薄幸无礼的青年观众吗？

连“观众”的称呼也欠妥切，小淘气们对川剧是“不观之众”！

秦琼卖不掉黄骠马，顽童奚落，怨得谁来？

怨十年浩劫导致了民族文化的断裂，怨西方思潮蛊惑了巴蜀儿孙的童心，怨小字辈狂妄无知，不识祖国瑰宝，家乡明珠……

怨艾无济于事，青年无动于衷。他们离了川剧，文娱选择甚多，活得悠哉游哉。

而川剧失去青年一代，势必活不了多久，别无选择。

那么，我呢，可有自家的选择余地？

我一百次打算改行，一百零一次恋恋不舍……

川剧：孕我的胞胎，养我的摇篮。

川剧：哺我的乳汁，育我的课堂。

她与我形影相随长达半个世纪，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她对我的陶冶，我受她的影响，写出来，将是一部沉甸甸的书。

当年她像海绵一样，吸峨眉的秀色，取剑门的雄姿，借青城一缕幽，偷巫峡三分险。她敢于盗走神女峰的云雨，才形成与神女媲美的艺术高峰。

她的绝妙，她的丰富，她的天然蜀籁，地道川味，早已化入我的潜意识。就连我“荒诞”的思维方式，和笔下这点幽默，也来自她的遗传基因。

川剧：大堰河，我的保姆！

川剧：在人间，我的大学！

从大堰河走来的诗人艾青，从人间大学毕业的文豪高尔基：您们最能理解我的回眸乡思。

弗洛伊德博士：我的恋母心理，可符合您命名的“俄狄浦斯情结”？

我像儿时扮演过的孽龙，回首处--二十四个望娘滩！

但我没有奔流到海，而是像一部台湾影片中的小孩，跑向无人问津的古庙，缠绕于被人遗忘的母亲膝下，唱一支纯情儿歌……

那电影插曲风靡了红男绿女，我眷恋川剧的呼声，却少有青年应和。

我不得不向川剧母亲进言：您的更年期到了，创造力减退，排他性增多，很难吸收新鲜血液。您外貌苍凉，内耗频繁，整人比整戏有劲。您脾气固执，近似一块铁板，您可贵的海绵精神丢到哪里去了？

妈妈：原谅我直言尖锐，原谅我孝而不顺。

我背靠传统，面向未来；身后是川剧，眼前是青年。

面向着瞧不起祖宗的愣头青！

背靠着看不惯后代的倔老太！

我把最难伺候的老少两极揽过来一起伺候。

我力图调节两者的隔膜，增添几分理解，缩短几寸代沟，搭一座对话的小桥。

我一戏一招，时而向祖宗作揖，时而向青年飞吻；一招侧重于此，一招侧重于彼；探测两岸的接受频率，寻视双方的微妙契合点。

惨淡经营的小桥，是一弯残虹，还是一道怪圈？

甲说我是川剧的吴下阿蒙；乙说我是当代的弄潮戏妖；丙说我一窍不通一塌糊涂一团漆黑一无可取；丁说.....

谁识寸草心？我将拙集《苦吟成戏》题赠远方朋友：育我者巴山蜀水，知我者浦江秋雨。

黄浦江，余秋雨，年轻的教授：是您识破我的佯狂，拂去妖气，揭开鬼脸，还我“稳妥的改革者”的本质。您以犀利的眼光，严密的逻辑，层层推理，滔滔雄辩，指出“魏明伦的意义”是在戏曲危机时刻开拓了一片传统精神通向现代化观念的“中介天地”。

这片天地虽然中不溜儿，总算争取了一部分“不观之众”--小伙子大姑娘破例接近川剧舞台，坐下来问一问青红皂白，看一看生旦净末丑，听一听昆高胡弹灯。

逐渐被吸引，被打动，禁不住为演员技艺喝彩，替人物命运担忧。观后纷纷来信，畅谈感受，索要剧本，并且打听我的下一招。更有难忘的奇迹，曲终人不散，青年蜂拥台前，形成啦啦队，连续呼唤幕后人出场“亮相”，渴望瞧一瞧川剧作者是何模样！

莫等闲轻视这声声呼唤。

请宏观审视，这是空谷足音，是川剧界的共荣，是咱们这个古老剧种有可能适应青年观众的一声信号！

信号的余音，溶进我的恋歌.....

信号告诉人们，当代青年具有可塑性，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铁板。

那么，川剧呢？

您能否以自身的变革去适应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文艺风云际会？您能否在强手如林的生存竞争中保持一席之地呢？

川剧：如果您强化铁板性格，请去凭吊比铁板更僵硬的恐龙化石、悬棺古迹、夜郎遗址.....

妈妈：如果您要恢复青春，请继承发扬您的优秀传统--海绵精神！

1990年12月

信不信由你，不由你不信

--《盲马》序

静静的春夜，我读小说落泪，对《盲马》动情！

我的泪腺很吝啬，小时候粉墨登场，一唱苦戏，我总是哭不出来。条纲师编连台戏，学电影广告法，海报上注明：“大苦戏，请来宾自带手巾一打！”当唱到山穷水尽，家破人亡，极苦极悲之时，台上青衣小旦的泪水冲淡两颊油彩，台下戏迷一片呜咽，堂厢外兜售香烟瓜子的小贩也停止低声叫卖，伸长脖子，掏出肮脏的手巾.....然而我这绕于青衣膝下的娃娃生表情欠佳，配合不力。并非剧情不苦，也非我生就一副铁石心肠，奈何泪腺太不争气，无论我怎样挤榨，它依然滴水不漏。急得青衣大娘暗用眼神催促，我只好背转身去，掩袖抽肩，作嚎陶大哭状。不料一收袖，一亮相，还是这张二笑二笑的脸！

当不了悲剧演员，改行学写戏。戏中角色多笑，作者自家的生活却少有喜色。

我哭过几场，是在《盲马》小说集所描述的那段荒唐岁月里。记得有一个除夕，革命群众纷纷回家过年，我和牛棚难友们眼巴巴望着专案组能在一年三百五十九天之外搞二十四小时人道主义。归心似箭，恭候好音传来。来了！专案组头头来了，铿铿锵锵念了两句语录：“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你们难受之时！”语录选得绝，真有摧肝断肠的力量，摧得牛棚饮泣四起，经久不息……

人到中年，日子好过了，迅速忘掉十年灾难，眼泪随之截然冻结，玩派文艺蜂起，要愁哪得功夫？本人功夫用于本职工作，连续爬格子，人也爬油了，读书看电视，很不容易动情。荧屏偶有血泪悲剧，演员对天哀号，音乐加上洞箫，箫声咽，突出悲惨绝伦。妻儿略受感染，我则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含笑上床，蒙头睡个大觉。

使我彻夜不眠者，是这一本没有冠以悲剧，没有血泪封面的小说集。

初开卷，我用冷峻的审视目光搜罗书中得失，准备作行家言，讲高深道理。一面翻阅，一面寻思，我当选用哪一种不确定的语言，表述我不确定的指向，让小说作者和小说读者都来猜测我独到的玄乎。

夜色宜人，我悠悠驾驭《盲马》，缓缓倘佯一片“黑土地”，不知不觉被闪光篇章吸引，渐渐忘记初衷。我结识了松花江畔一对《干姐妹》，从陌生的干姐子身上，认出我熟悉的故园友、总角交。从干妹子艺海沉浮，浮起踌躇满志之间，依稀发现我自己落魄时的萍踪浪迹，得意后的笑颜醉影。好家伙！书中人物切中我的暗疾，又牵着我的鼻子走了。小说家娓娓而迷，多情又无情地向外张扬他的《家丑》。

《家丑》原文长达万言。笔酣墨饱，一言难尽。我试用微型缩写，以供急性读者了解《家丑》故事梗概。

我家老爷爷，专业酿酒，业余爱好奇特，一生以殴打我奶奶为乐。奶奶逆来顺受，屡打屡倒，屡倒屡起，屡次头破血流，伊若一具有形无声之“不倒婆”。

周而复始，我爸爸不平久矣，忍无可忍，拳头挥向爷爷，呼唤奶奶速来复仇。奶奶怒不可遏，猛举酒瓶砸去。所砸者，非打她之暴戾老头，乃替她复仇之不肖儿子也！

爷爷逝，奶奶孤，追思挨打滋味无穷，不挨似乎难以为人？黄昏倚门，盼望爷爷挥拳归来……

奶奶无疾而终，遗嘱甚简，唯愿与擅打之丈夫合葬一坟。

爸爸坚不从命，另行分葬。妈妈突然深夜发狂，作奶奶声，罚爸爸跪，责其拆散亲生父母。爸爸惧，邻里惊，遵照遗嘱，迁坟合葬。

上代瞑目，二代放心，三代孙儿我，自寻僻静处痛哭一场，不知为谁悲恸卜……

我这干瘪瘪的介绍，远远传达不出小说的丰满精彩。那细腻的心态描写，微妙的动作刻画，沉郁的气氛渲染，深厚的内涵，完整的结构，纯真的语言，地道的东北风味，搅得我一枕盘旋，夜不成寐。蓦地联想起我的家丑，

想起我的爹，我的娘，我的长辈，我用黄土掩埋了那堆不宜外传的旧事……不禁鼻子一酸，眼眶潮润，阔别已久的泪珠悄悄滚落一滴！

好个年轻的小说家，我以往低估了他的笔力。

在我印象中，他看人甚高，自视甚低，办事踏踏实实。说话嗫嗫嚅嚅，会上发言更加结巴，如同《前出师表》最后一句--不知所云！

大约是前年吧？我参加一次创作会议，闻听人言：东北来了个武志刚，盐都收了个武志刚，四川添了个武志刚，请武志刚发言，听武志刚高见……，鼓掌声中，其人腴腆上台，只讲数语便打住，令人大失所望。

入冬，我的九十三岁高龄养母去世，武志刚跑来帮我料理殡葬。说来凑巧，我也略似《家丑》中的晚辈，遵照养母遗愿，将她老人家骨灰同我早逝的亲生父母移坟合葬。整个下午，武志刚蹲在竹林旁边，若有所思地瞧着一坟三盒，一夫两妻永伴长眠。当时，他少用语言和我交流，只淡淡提及他发表的小说多与丧事有关。不久，即得《家丑》等一大叠作品，可惜我置诸箱筐，没有及时拜读。以后目睹他办过一些杂事，办得井井有条，彬彬有礼。像一块准时的表，一只勤快的蜂，一杯不浪的水，一页端端正正的楷书。

开春，武志刚作品讨论会召开，巴蜀文友云集盐都。花径不曾缘客扫，武志刚陪同作家周克芹步行二里，探访寒舍。克芹大哥岁知天命，我已逾不惑，志刚正值而立，三梯队年龄，好作三人谈。可是，一席话，大半天，只有克芹和我对说相声，志刚默默侧耳聆听。克芹大哥几次引他介入话题，他憨憨一笑，仍不多嘴，始终凝神听取。像什么呢？像罗丹所塑托腮沉思者，像善于吸收的海绵，像静静的一枝君子……

近来交道增多，漫问志刚生平，他逐渐打开话匣，间或迸发警句。原籍黑龙江，小城人家，家史大体如他笔下小说。高中毕业，下乡数年，当过生产队长，精通稼穡，且入党较早，是个种地的斯文人，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招进工厂守锅炉，考入大学攻中文，告别黑水，调赴巴山，新婚促文思，处女作随婴儿呱呱坠地。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起步迟，起点高，《干姐妹》一举成名，引起小说界注目。短短几年，佳作联翩，蔚成眼前这本书。摇篮里的女儿雀跃而起，扑到爸爸怀里撒娇，五岁了。

他希望女儿永远五岁，不要失去童心。

我希望他的作品岁岁增高，不要失去特色。

志刚小说的艺术特色何在？是否可以这样简括：悲剧内涵较深，生活气息较浓，故事情节较强。可读性与可思性兼具，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发人深省。这三环扣进是中国小说审美境界，不尽符合西方新潮欣赏尺度。譬如情节紧密，故事曲折，是志刚小说的优点，还是缺点？有待发扬，还是有待克服？这就要看是故事淹没了人物，还是人物在故事浪涛里作逍遥游？小说当然不仅是故事，志刚的小说又何止是故事？她寓有故事以外的百层意蕴，千缕情丝，因此才打动了读者，打动了不易打动的“戏油子”；因此我试用故事缩写，就远远说不清道不明她的风骨神韵。

鄙人自信不是情节迷，向来不拘古法，喜欢试新招，喜欢看新招。昨日参观朦胧派画展，乘兴题词两行：“喜看抽象超形象，画到昏时是醒时！”绘画满纸云烟，抒情诗满篇迷茫，流行歌满口啊呀，体裁各异，无须故事情节劳什子。而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天生就离不开劳什子，或多或少或浓或淡总得带着故事。恬淡的自成一派，浓郁的也是一派，深红浅红，并行不悖，淡妆浓抹总相宜。不过，近年淡化故事的倾向过度，再淡下去，化到一“事”

无成，万“事”俱休，那就不成其为小说，至少不算中国的好小说。当列入另一种文艺体裁，另一国“吉尼斯”项目。

淡化故事不打紧，淡化这、淡化那，直到淡化生活，脱离生活。咱们的武志刚挺老实，不赶那个越。他所凭藉的通灵宝王，依然是个别玩派朋友不屑一听的老生常谈--生活泉源。

这口老井丁丁冬冬，嘀咕没完，连我也听腻了。奈何它确是真格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我只好搁下初衷预想那一套不确定的玄理，唠几句确定的大实话。

是北方田野的肥泥沃土，泡成生产队长武志刚的代表作。有了扎实的农村生活基础，才说得上对农村生活细致观察，独特感受，深入开掘。当年曾经与关外父老乡亲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如今才下笔有神，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东北庄稼人群像。

若没有生活赐予，没有广阔视野，作者的禀赋、才华、技巧则无所附丽。笔头再灵，也只能兜转于狭小圈子，写写城中桃李、阶前花草、枕边鸳鸯。细览集内各篇，凡是游刃有余、真实可信处，必是生活扎实处。凡是捉襟见肘、矫情悖理处，必是生活薄弱处。这功夫假不得，谁假谁吃亏，哪一段假，哪一段出岔子。

且看一双《干姐妹》：干姐吴大姑，原型取自一真实人物，太熟，熟能生巧，寥寥几笔就传神。开篇那段两口子窝里顶牛，以吵闹表达亲热，以整气表达共鸣，写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干妹王珍呢？是来自省城，落而复起，瞎而复明的著名演员。这类人物，作者接触太少，浮光掠影，玩不转了。

故事是小说的骨干，信不信由你！

生活是文学的源泉，不由你不信！

得了，小说家，连同我，一起回到生活中去吧。别像王珍式老在上边瞎吹。下去，多交几个吴大姑，多写几个实实在在的爷爷、奶奶、乡里乡亲、甜姐辣妹、健儿秀女。马儿啊，你快些走，生活无边写不够。且将篇首牛棚训话改为篇末马上赠言：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

正是作家奋发之时！

1990年3月

苦吟成戏

和尚一本经，道士一本讖，写戏人各有独特心得，有的重视灵感火花，有的强调激情瀑布……本人属于苦吟派，状如京戏青衣，未出马门先叫一声“苦--哇！”

我早年学习写诗，那滋味儿与写戏不大相同，是享受，是乐趣，是自我陶醉，纵有淡淡忧郁，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已。人到中年，每忆青春作赋，仍觉有股回甜味儿。去年闽南授奖，前辈诸公沿途指点山水出题求对，引起鄙人诗兴大发，信口骄四骊六，似乎倚马可待？师友们误认我是捷才，推论写戏必是快手。殊不知我这智力结构有些畸形，口头反应甚快，笔头表达极慢，一当正式写起戏来，很少有文思泉涌，欣然命笔之时；多是躺在床上叹

气，对着稿笺发呆，苦似黄连入口，慢如乌龟爬行。

按常理说，写诗写戏，各有难度。据我愚见，历来不入文学殿堂的戏曲，竟比正宗文体更难驾驭。这野狐禅，散文韵文交织，白话文言并举，综合性特强，需要“多种维生素”。通常写诗不必加“戏”，写戏则须带“诗”；诗人不必都写诗剧，剧作家落笔应是剧诗；大诗人不一定兼通戏文，大剧作家必须兼备诗才。仅此一端，足见写戏之难。尤其现实而今眼目下，许多复杂原因造成条件反差，诗坛小说界开明，创作自由风气更浓；戏曲门户森严，婆婆最多，改革最难。写诗写小说一般不会反复折腾，写戏却从无一锤子买卖，马拉松累死不讨好，决没有诗人小说家那样洒脱。说句大实话：我当初学诗出于诗兴来潮，近年编戏并非戏瘾发作，皆因忝列剧作者队伍，骑虎难下，只得以苦为乐罢了。久而久之，因势利导，逐渐磨出一套适用于我的苦吟经验。

其一是--写不出时也得写！乍上听来，这与鲁迅名言“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大相径庭！我斗胆认为，鲁迅此言是指他当时的写作实况，只包含相对真理，具体情况还须辩证对待。大手笔著作等身，偶有写不出时，小憩以利再战，无损大业。

像区区我这样的作者，年岁不小，著作甚微，写不出的时候委实太多。若片面理解先哲名言，变为自家苟安道词，条件不佳不写，积累不丰不写，兴致不高不写……正如川戏《迎贤店》里店婆疑问落魄书生：“你先生的兴致要好久才发一回啊？”店婆固然不懂艺术规律，书呆子的回答也太玄乎了。我若学他穷酸派头，非要等到有朝一日时来运转，文思腾飞才写，庙宇动工，菩萨垂垂老矣！人生短促，勤能补拙，越是写不出时，我越强迫自己写。生活不足，边补充边写；学识不高，边攻读边写；政策没落实，边周旋边写。借用一句套话“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即使剧本构思一时未成熟，我也动起手来，先写人物素描、民俗集锦之类文字，将未来剧本中有关或貌似无关的风物人情分章列传。叙事处仿小说，抒情处学散文诗，写得煞是认真，以此促进剧本构思早日完善。高深的清谈，若不付诸笔端等于“0”！粗浅的设想，一旦积篇成册就是“1”！管它青红皂白，硬着头皮，写出来再说。

其二是--“硬”写出来别“硬”拿出去！写出来与拿出去是两个概念，写出来属于自己，拿出去属于社会，前者“硬”一点儿不妨，后者一点儿也“硬”不得！

每当只是自我感觉良好，众人统一摇头之时，千万别“硬”，改改吧。反过来，众人皆言勉强过得去，我们心自问确实过不去之时，也别“硬”，再改改吧。特别是小有名气之后，剧团“等米下锅”，刊物纷纷约稿，“硬”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愁没人要，就最容易“硬”拿出去。初衷是催生，结果是自杀，招牌一打黑，落得大家同声叹惜江郎才尽！这种情况尤其别“硬”，请剧团稍安勿躁，请编辑鉴谅愚衷，容我慢工出细货，改好再拿。笔者别无美德，改稿可不含糊。简言之：每一稿都按定稿要求修改，心里想着以后不会大改了，这回务必全力以赴，大小难题一律不能绕着走，大至架子路子该动就动，小至一词一字该锤就锤。脑海里“过电影”，嘴里吟台词，全剧烂熟于心，熟到能够默写，再检查是否还有过不去之处？尽量不把问题遗留到下次解决。实际上，这一阶段满意了，下一阶段认识提高，又会很不满意，于是再来一番自我鞭策：此乃最后一战，务必一丝不苟……如此三番五次严

格筛选，自己无愧，剧团放心，编辑开颜，货色就不是“硬”拿出去，而是拿出去比较过“硬”了。

其三是--拿出去后还得拿回来！剧团上演，刊物发表，不是拙作的终点站。

随着观众面扩大，读者群增多，必然听到四面八方、五光十色的意见。有园丁、有哨兵、有好婆婆、有恶婆婆，有多数热情扶持的至爱亲朋，有少数专说怪话的三姑六婆。婆婆太多是坏事，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好事，练出埋头苦干，宠辱不惊的巧媳妇。我在上海戏剧节上讲过：在下癖好之一就是喜欢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唯恐争不起来，批不起来，最怕石沉大海，鸦雀无声。对于来自良师益友的好评，我感谢之余，总得想想是否偏爱？是否溢美？人贵有自知之明，别人全面肯定拙作，我可不能全盘接受赞歌。反之，吾乡天府之国有那么一两位批评家，把拙作从头到尾踏得一无是处，恶语断言曰“癌症病人打不得高蛋白”！我含笑听之，搔首思之：别人全盘否定我的剧本，我可不能全盘否定他的评论，尽管其总体是“歪打”，而局部也不乏“正着”之处。去其大量偏见辱词，取其少许蛋白，为我所用，也算一种收获。作品一拿到社会上，往往毁誉交集，还得拿回来再改。远的不讲，就说我与南国合作的《岁岁重阳》，笔耕两年，易稿十次，发表于上海，公演于北京，首都几大报刊相继报道，中央电视台拍摄作者专访……够意思了吧？该止步了吧？不然，一片好评声中，带有遗憾尾巴：“这戏虽有新意，较之一般已属上乘，只可惜结尾稍弱，还没超过作者以前获奖剧本《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的水平。”亦有宽容者反法道：“虽没超过，也算接近了，何况任何大作家都是波浪式前进，怎能苛求小作者每戏必须步步登高？”两种议论，听谁的好呢？我愿意接受前者“苛求”，是严师，是诤友，鞭策我螺旋式上升！拜谢指教，再作苦斗，于是产生了比前几个剧本影响更大的“新招”--《潘金莲》。

苦也！艺无止境，任重道远。龟兔赛跑，爬一步胜过停几步；苦吟成戏，写一个终于活一个。步调虽慢，总速却快，老天不负苦心人。

我这篇散文强调苦吟，并不等于否认灵感、激情、生活、技巧以及诸多社会因素。纵观文苑剧坛成大器者：禀赋、勤奋、机遇三者俱备，缺一不可。从社会对人才的角度讲，旨在发现禀赋，鼓励勤奋，提供机遇。从人材对社会的角度讲，则不宜过分倚仗禀赋，更不宜过多仰赖机遇，理应立足于勤奋，以勤奋发展自家禀赋，以勤奋争取社会机遇。我不是什么大才，只有小小体会--若非如椽巨笔，又不愿吃大苦耐大劳，只望运气从天而降者，千万别写戏啊！

1985年6月

巴金印象记

我从小爱读巴金先生的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替党新担忧，替瑞江伤心，替鸣凤垂泪；且以少年党慧为青春偶像，梦见自己伴随高家叛逆子弟一起，冲决罗网，迎风出峡。

巴老：您在我心目中是一团火焰！

五十年代中期，根据巴金名著改编的香港电影《春》、《秋》风靡大陆，倾倒影迷。银幕上“惠表妹”哀婉凄绝的形象，深深留在我的童心之内。为了纪念巴金笔下这位少女，我在发表习作杂文时署名“周蕙”--即周家蕙表妹也！

巴老：您在我心目中是一片云霞！

八十年代初期，《随感录》陆续问世。饱经沧桑的老人对“骗与瞒”深恶痛绝，他以身作则，顶住压力，坚持提倡说真话。其精神境界，其人格力量，使我衷心敬仰，够我一生学习。

巴老：您在我心目中是一座高山！

1982年，我从四川老记者车辐那里得阅巴老之弟李济生的来信。信上说：巴老从电视预告中获悉，中央电视台将播放魏明伦编剧，自贡市川剧团演出的《四姑娘》。

老人很早就等候在电视机旁，全神贯注看完此剧，非常满意，并托李济生向剧作者致意。

巴老：谢谢您关怀晚辈，我何时能亲聆教诲，面陈心迹？

1983年，我与南国合作的《巴山秀才》由自贡市川剧团带往上海演出，我因故未去。不久，我应上海戏剧节之邀赴沪讲学，上海电视台为此拍了专题新闻节目《魏明伦在上海》。一天下午，与我同住文艺会堂招待所的安徽朋友姚玉涓，邀我一道前往附近华东医院探望巴老。我虽欲脚下生风，却考虑老人卧病，可能息交拒访。姚玉涓担保，他去，巴老定会接见。原来姚玉涓早在“文革”之前，当其“本家”姚文元挥舞“金棍子”向巴老头上打去时，他曾去信表示愤慨和慰问。十几年后，巴老不忘雪中送炭的“年轻姑娘”姚玉涓，见面后才知此人是个彪形大汉！文坛泰斗，居然这样怀念旧情。

到华东医院，我终于见到了神往已久的巴金，白发苍颜，精神矍铄。他一见我就说：“我认识你，昨天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你了，你叫魏明伦。”“前次《巴山秀才》、《易胆大》到上海演出，你没来，是南国在电视里出场。”我心中一怔，多么清晰的记忆！八十岁的老人，对一个陌生人的名字，一次匆匆掠过的镜头，记得这样准确。接着，我向巴老汇报写作情况。巴老说：“你写的戏，我在电视里都看了。《四姑娘》、《易胆大》、《巴山秀才》，你连中三元嘛。我是四川人，你我都是巴山秀才嘛。”我心中一热，多么亲切的关怀！一代文豪久卧病榻，竟对来自巴蜀的小老乡的作品了如指掌。闲谈中，我说起黄佐临先生这次送我一本布莱希特的书。巴老立即插话道：“肯定是《四川好人》！”我心中一惊，多么敏锐的感觉！

多么渊博的知识！当时，《四川好人》在国内尚未有译本，就连戏剧界内知道这个剧名的人也很少啊。将近一个小时的对话，巴老鼓励我多思考，说真话，写好戏。

我告别病房，回头默念：巴老，我何时才能再见到您？您哪年能重返巴山蜀水作故园游？

1987年金菊沁香时节，八十三岁的巴老从上海回到四川，又从锦水之滨来到釜溪之畔。他专程到自贡，一是看恐龙，二是看川剧。刚进宾馆就打听我，念念不忘几年前华东医院促膝谈心。我闻讯赶往宾馆探望，见巴老衰老虽加，但真诚不改，与我拉起家常话：“这几年自贡的川戏特别著名，是你写的几个剧本，把自贡打响了！”我笑着告诉巴老：“我写《潘金莲》，把您老也写进去了！”当即乘兴朗念剧中唱词：

比较学，跨朝代，
巴金之《家》联想开！
冯乐山可似张员外？
鸣凤金莲同悲哀。
三少爷觉慧今何在？
宝二爷与三少爷共一胎……
老人听着，露出会心的微笑。

那天晚上，我陪同巴老观看剧团演出《易胆大》等五出大型剧目中的五个折子戏。巴老神采焕发，兴味盎然。当《巴山秀才》中的“迂告”演到秀才临死还在纠正总督念别字时，引起巴老一阵一阵笑声！当《潘金莲》中的“追求”演到高潮，几句帮腔：“关二爷，武二爷，偏不似怜香惜玉的宝二爷！”当即引起巴老共鸣，向我低语：“在中国，封建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川剧《潘金莲》形式荒诞，内容很深刻。这种探索应该肯定。”巴老的女儿李小林几次提醒父亲：“身体受不受得了？”巴老戏瘾甚大，目不转睛盯住台上说：“不要紧，看戏，看下去。”

“文革”后十年来，巴老因年高多病，无论是在上海、在北京、在海外，他都没有进剧场看过一次戏。这回却破例到我们小小的自贡剧场过了一次戏瘾，坐了整整两个半小时！

次日清晨，我去送行。巴老又一次把手嘱咐：“你不但努力，而且胆大，这很难得。我希望你多出新作，希望川剧振兴。”

老人登上旅途，给我留下一卷他签名赠送的长篇名著《寒夜》。

巴老：您是一团炽烈的火，一片灿烂的云，一座巍峨的山！

1988年1月

上海存知己

卖什么吆喝什么，搞戏的人习惯写“上场引子坐场诗”，不禁信口平仄，吟成一联：

谁知编剧苦中苦
自叹出书难上难

戏剧是当代文坛上一隅冷门，地方戏曲更是此门中冷若冰霜的滞销品种。试看各地文学刊物的稿约范围：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排列榜首，间或也有话剧点缀榜尾，但决不收纳戏曲剧本，可见此物比话剧更难进入文学殿堂。戏曲作者要想汇集剧本出版，如同徒步攀蜀道，难于上青天。

其实，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出钱。据说演员可以送礼取大奖，编剧又何必掏钱买书号？钞票开路，礼物搭桥，一桥飞架幕后，天堑变通途。

鄙人不幸有“三小”。一是深受梨园始祖胎教，死心塌地甘作戏曲冷门中的地方剧种小作者；二是无缘供职于省会成都大码头，登不上近水得月的楼台，半辈子守在川南偏僻角落小剧团；三是阮囊萧瑟却又不知羞涩，自命清高，藐视仕途经济，致使吾家空有小雅而无小康。

如此“三小”，万不料竟由远离四川的大上海替咱汇集出书了！在我不熟谙出版门道，不认识编辑诸君，不花费自家财物的“三不”条件下，奇迹

似地出版了一部装帧精美，规格高雅的戏曲剧本集。

这真是我一生不幸中之大幸。

我怀着饮水思源的心情，从箱筐里寻出一封值得本人纪念的信函。

重读素笺，时光回溯到五年前秋高气爽的季节--

魏明伦同志：

最近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研究选题，觉得你的剧

作构思别致，在思想、艺术上都有显著成就，这对戏曲

改革和创新具有启示作用。因此有意把你的几部代表

作汇编起来，出一部《魏明伦戏曲集》，列入本社编辑出

版的探索书系。

倘蒙同意，我们当与你具体磋商发稿计划。

江俊绪

1986.7.23.

江俊给何许人也？我们好像见过面？大约是在上海某一次高朋云集的座谈会上有过点头之交。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江先生是胖是瘦，是高是矮，抑或是不胖不瘦，不高不矮？其面目在我心目中已不清晰。但是，他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踏踏实实地给远方苦吟作者送来无偿的甜头，无价的暖流。

探索书系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精编细选的高档读物。第一辑已分别出版《探索小说集》、《探索诗集》、《探索电影集》、《探索戏剧集》（话剧）……以上皆是多人合集，探索戏曲则由我独享殊荣，先出专集。这不仅是对作者本人分外青睐，也是为巴山蜀水“振兴川剧”代办了一件实事。

说办就办，只争朝夕，江俊绪先生即委派该社朱大容先生担任此书责任编辑。

来鸿去雁，信件穿梭，朱先生煞费苦心，搜集校勘拙著《易胆大》、《静夜思》、《四姑娘》、《巴山秀才》、《岁岁重阳》和《潘金莲》等六个剧本。每剧之后附录作者的写戏自白。再邀请曹禹先生题写书名，吴祖光先生作序。又以中国戏曲学院胡世均女士的长篇论文代跋。全书约计廿七万言，书名最后定为《苦吟成戏》。

眼看大功告成，我竟不知责任编辑朱大容先生是老头子还是小青年？

万事俱备，只待付梓，忽然好事多磨，险些功亏一篑！

由于书名更改，曹昌先生开初的题签没有用上。说到书名，如果改作《甜蜜蜜的潘金莲与火辣辣的易胆大》之类，接近书摊上乳房大腿刺激味，销路就不会犯愁。

奈何这家出版社一本正经，书名取得太“苦”，加上新华书店订货人员似乎都不爱“戏”，两个冷灶集中一块，《苦吟成戏》征订单返回太少，没有达到开印最低数额三千册。

作者自怨无力配合，缺乏包销的本领。我迂阔地按部就班，按行归队，以四川剧协一般会员的名义，向省上对口部门寄去《苦吟成戏》征订单。奈何人家不买帐，石沉大海，一册没订。这也活该！上海“阿拉”为自贡“土包子”出书，关四川省戏剧界什么事？

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拙著既然是自贡土产作品，则与“振兴自贡”血肉相连，想来自贡市新华书店肯定进货无疑。迂夫子又估计错了！尽管同处自贡，然而隔行如隔山，卖书的与搞戏的有何相干？

我坐下来写报告，走出去找领导，请求市里有关部门促进本地书店进货。报告交上去，皮球拍回来，兜了一个圈子，我才恍然大悟：个人出书，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不大。

“巴山秀才”技穷矣，只好请上海“阿拉”自个儿去惨淡经营。

编辑诸君选中“苦”书，自讨“苦”吃，自下“苦”功，转向天南地北文化戏剧单位求援征订。承蒙外省同仁支持，北京市文化局带头订购一百册；河北省剧协紧接订购一百册；江苏、广东、湖北、安徽……等地剧协剧团七凑八凑，凑到千册以上。

消息反馈天府之国，终于引起四川流不息省委宣传部和四川省文化厅领导同志重视了。明确指出《苦吟成戏》书内六个剧本全是“振兴川剧”的成果，四川应用实际行动协助上海出书。决定由省文化厅拨专款订购五百册，并委托作者向上海文艺出版社致谢致敬。

于是：雪中送炭者逐渐增多，自贡市文化局订五十册；自贡市川剧团订三十册；绵阳、宜宾、乐山等地市文化局纷纷解囊……

于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甘愿以高成本、低印数，赔钱出书，且将稿费照发作者。

第一版平装本两千册，精装本三百册，开印，发行……

于是：库存卖空，供不应求。海内外读者信件堆积作者案头，询问何处可以买到此书？甚至殷切要求再版……

“苦”菜花开，不负出版社苦心栽培。

责任编辑朱大容先生，于开花结果之后，才和作者匆匆见过一面。此君非老头子，非小伙子，乃是一位憨厚的中年大姐。

至于决策出版“苦”书的江俊绪先生，时至今日，我仍未面聆尊教。依然记不清他是胖是瘦，是高是矮，抑或不胖不瘦，不高不矮……

1991年7月

诗魂画魄

儿时爱诗。罗曼蒂克，梦想作诗人。

家父供职戏班，心系梨园，为举家稻粱谋，不容小儿择业。遵父命作伶人，粉墨登场，年方九岁。

童年失学，恍若少年维特失恋。初识愁滋味，诗兴更增。诗瘾难戒，如烟瘤，不可须臾离。于江湖草台漂漂泊泊之间，伴锣鼓丝弦说说唱唱之外，与三教九流哼哼哈哈之余，挑灯吟哦，习平平仄仄童子功。古到骈骊体，洋到十四行，拾级而上，攀缘马雅可夫斯基长短楼梯，兼爱泰戈尔缠绵排侧，惠特曼汪洋恣肆；满天“飞鸟”，遍地“草叶”，诱文思，联想江上清风，通感山间明月。潜移默化，咏成一囊青春诗稿。虽嫩，乳燕呢喃语，小鸟啁啾歌，抒自性灵，来自天籁也。

歌未竟，浩劫一炬，可怜灰飞……

劫后余生，马齿徒长，瘾君子依旧香烟绕指，但诗兴索然，早已抛遗脑后。本职繁忙，笔墨奉献舞台，作振兴戏曲马前卒。

此道维艰。浑不似当年写诗潇洒轻盈。诗单纯，戏芜杂。诗从兴致吟

出，戏从使命逼来。诗人独立自主，编剧依附八方。两者甘苦，局外人匪夷所思。写诗如品茶，写戏如吃药。诗人春蚕吐丝，编剧劳蛛结网。写诗如游九寨沟，写戏如造大寨田。诗人是高阳酒徒，编剧是托钵苦行僧。

正当者和尚小沙弥纷纷思几下山之时，吾一苇飘海而来。人冷门，守寒山，十年面壁伊始。

蓉城诗友竹亦青，原北大高材生，因故从京华放逐巴蜀，由诗坛转入剧界，埋没多年，潦倒半生。深知戏曲编剧清贫如洗，负重如牛，卑微如蚁，难登文学大雅堂奥。见吾戏中有诗，测吾潜力不浅。祝酒几杯，飞鸿几页。嘱我当为奔马，勿为拦羊。或改弦易辙，或水陆两栖，不必专一于梨园始祖太子菩萨，不妨与诗神纓斯婚外恋。

吾拜谢亦青经验之谈，答以文言小札曰：

……鱼，吾所欲，熊掌，亦吾所欲。人生有限，艺海无涯，心爱百艺，岂能身兼百艺耶？弟：三尺戏子，一介书生，自幼涉足红氍毹，耳濡目染，小有特长。虽食之乏味，弃之又不甘也。

诗歌，乃弟之余技，孩提无知，小试牛刀，仅得皮毛耳。曾日月之几何？倏尔已近不惑之年。始知诗仙、诗圣、诗佛、诗鬼，以及郭老“女神”、闻一多“红烛”、戴望舒“雨巷”、艾青“芦笛”、田间“战鼓”……皆时代特有产物，非只凭人力所能企及。弟有自知之明，与当代诗坛群星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但求化为小小蜜蜂，翩翩蛱蝶，辛勤采撷诗歌花蕊，融会贯通于吾剧作之内。若戏中有诗，则吾愿足矣。

维戏曲冷落之秋，瑰宝蒙尘之际，天降大任于斯人。

卧薪尝胆，义不容辞。川俗谚云：黄连根兜制洞

萧--以苦为乐！且喜吾道不孤，联轸有侣。戏台上下

一局残棋，病马出槽，伤兵过河，闻鼙鼓而知将帅。屡败

屡战，试问哀兵必胜乎？

旧札随梦渺，新戏逐年增。九十年代舞台晨光熹微，吾亦集腋成裘，书名《苦吟成戏》。捧书临镜，鬓发虽青而搔更短，不胜梳矣！

抱冲斋主范曾见，高山流水知音客，慨然惠赐水墨丹青。初，欲绘东方曼倩，喻吾一嘴诙谐；又欲绘晏子平仲，喻吾五短敏捷谐不惬意。黄昏后，酒酣耳热，豪兴来潮，即席绘成寒山冷洞面壁图，健笔挥洒技发菩提沉痛慕道。题词有深意存焉，是喻吾创业之虔诚，吟戏之苦涩欤？

欣赏范曾之画，未忘贫贱之交。竹亦青何在？速来，伴吾同入寒山画境，身化菩提树，心映明镜台。咀嚼苦中之乐，推敲戏中之诗，笑谈俗中之雅，检验吾下里巴人可与阳春白雪交响香？

回首屋梁落月--竹亦青劳累沉荷，长眠六载，诗魂飘于青林黑塞间矣！……

1990年6月

驼影琴心

--素描青年作家廖时香

乍听廖时香，一时香风扑面，以为是窈窕淑女。

难怪时香小有名气之后，竟有好过君子慕其芳名，爱其文才，冒昧来弹《凤求凰》！

时香小说集收入“处女书系”，会不会更添伊人二分雌性激素呢？

名似小妹妹，实为小弟弟的廖二娃，五官虽娟秀，不幸背有微微驼峰！

儿时羞于见客，冬天借助破旧棉衣覆盖，最忌夏日炎炎赤膊。小镇上顽童们一丝不挂下河洗澡，孤独者钉在陋巷，邻近猪槽。早熟的童心，被更早的坎坷扭成一弓残月。

旧书是孩子的忘年交，琴是他的绕床青梅友。

爹到哪条船上酗酒去了？醉步踉跄，踏碎几朵渔火。状如伏尔加河畔失业的水手，牢骚多，胆量小，低声骂街，高声骂娘。娘呢？在远村，在寒仓的课堂，将慈爱献给另一群小鬼。她像谁？像西伯利亚苦栽桃李的乡村女教师华尔华拉么？

弹琴的穷孩儿，可似《二泉映月》作者？小巫见大巫，阿炳少一峰累赘，阿香多一双晶莹的眸子。

亮眼哥，读书郎，大约早就熟知《巴黎圣母院》。若见钟楼驼侠卡西莫多，想必会倍感亲切？

钟声绕梁，多年不绝，余音融进孩子后来的笔底。篇篇乡土小说，常常有善良的驼影出没……

人的价值，不在躯干零件多少。举世公认的天才诗人拜伦，恕我戏谑地称他为天生“破伦”！走路一瘸一拐，手杖叩问大地，敲出了布尔乔亚的浪漫史诗。

资产阶级英雄且从略，咱们布尔什维克的主旋律里，自有保尔·柯察金的瘫者壮歌。

如此豪言，是今日作序发挥，小娃娃当初压根儿没存非分之想。只有那么点点可怜的奢望：保持一张破脚而不至于垮架的书桌，每日三餐较干的稀饭，每月几顿较稀的干饭。

老天爷不是吝啬鬼，慨而慷，倾囊赐予千钧霹雳，万里东风。

时值形势大好，越来越好，驾儿歌，燕儿舞，盛大的节日！

时香三生有幸，碰上这么个年头，乐何如也？请从他的小说集里欣赏笑靥--

到处流浪，没忧愁，没悲伤。

三弦一响，粮票三两！

二胡一声，硬币二分！

会跑滩不带户口，会弹琴不必讨口。

历经宣传队、川剧团、杂技班。万年台伴奏样板戏，扯谎坝独奏语录歌，革委会门前叫卖狗皮膏药，看多少红尘游戏，记不完人间喜剧……

学生腔没了，江湖气有了，书呆子死了，乐天派活了。

外国拉兹算老几？流浪者也得有民族气派，俺们是四川“虾球传”，现代“易胆大”！

增编汉语新词典的学者，是否可以再加一则“啼笑错位”？在“节日”中翻来覆去都尝甜头的莺燕，尔后老是健忘，爱作西子捧心状，俨然深受迫害，苦不堪言。

而确实吃遍苦头的底层小人物，如廖二娃，却将辛酸透顶的往事付之一笑。

嘻嘻，自嘲外表残疾。

哈哈，掩去内心痉挛。

只掩饰个人创伤，不粉饰天下太平。

但又不展览惨白的尸布，没扮演嚎丧的吊客。是红白喜事若悲若欢的唢呐声。

是替浩劫送终，替新生助产的一串谐谑鞭炮。

谑而不虐，哀而不伤，尤为可贵是熔而不“玩”。

玩世不恭的朋友，哀莫大于心死。

乐胆琴心，冷嘴热肠。他与生活偷偷谈恋爱，活着似乎闹别扭，死了，奈何桥上等三年。

眼中没有十足的漆黑，襟怀里存有一线天，三朵花儿开哟，一朵闹莲花。

果然开了，岂止一朵三朵，得搬用“万紫千红”；这个词儿已不是口吹的泡儿，纸糊的鸯儿，她们扎扎实实开放在八十年代希望的田野上。

衣食足，礼义兴，再不会饿着肚子空谈精神文明。驼孩奇迹般地伸直脊梁，捧出一集小说，伴和着麦场泥土香，吸引了乡亲父老，文朋诗侣。

最忠实的读者，是他身边漂亮的妻子。

小娘子，别生气。比你更漂亮的，是丈夫笔下美妙的语

我欣然应约作序，并非倾倒于《乐胆》的内涵，大半是被他的文笔迷住了。

这家伙含英咀华，警句连篇。我试用红笔勾划其中妙语，一勾手不停挥，满纸缕缕绯霞。

细品嚼，句子很短，味道悠悠长。拆开来，多是寻常口语，一经提炼，再经组合，变成语汇魔方。

我一摸，没影了！怎样形容它？我搔搔头，狠狠抽了几支香烟……

烟缭绕，琴丁冬，他用文笔描绘书中人的琴声，我借用琴声比喻写书人的文笔。

是不是太溢美了？

当然比不得古今语言大师炉火纯青，这炼丹童儿现在还没深得炉中三昧，但火门已摸准，路子真不赖。

是不是太偏爱了？

只怪前些日子流行土产的洋腔，将小说语言弄成土洋皆非的奥义天书，成心让大家猜谜。以符咒对照鲜活文字，怎不叫人特别疼爱这地道的华声，天然的蜀籁。

说来也怪，廖二娃在苦难的历程里老玩幽默，到今天出书的大喜日子，他忽然在我家里放声大哭！

哭挨饿，哭挨打，哭挨批，哭得好伤心，哭得我家太太联想起她丈夫的牛棚血泪……

我说哭得好！咱哥俩冬天吃凉水，点点记在心。年轻的小说家：逆境出人才，文章憎命达！多一分忧患感，少一点健忘症。廖二娃，来，弹一曲悲歌，洒三滴胆汁吧！

1990年6月

岩畔回声

--《岩石里的声音》序

岩有情，石有声，十步之内岂无芳草？

当代诗人辈出，散兵游勇崛起草泽。川南二卒名不见经传，顽石产猢猻，双猴一股野气。岩畔品味，石里寻踪，读新诗而忆往事，荐白话而序文言。偷得《聊斋》鬼狐笔法，回溯岁月荒唐之前，山雨欲来之初--

吾家毗邻恐龙决斗遗址，蜗居地形特异。公园傍私宅，闹市掩蓬门，门内讶然盗后陵墓。摸索下阶十级，穿狭短隧道，伸手难辨五指。龟步徐行，晦明处，渐露小小寒窗。

窗寒冷，茶温热，穷酸主偏有孟尝癖。跛腿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文朋诗侣联翩降临，不舍昼夜。客中有一弱冠少年，童稚气，学生腔，羞羞怯怯，期期艾艾，即今日诗集《岩石里的声音》作者之一阿危。

朋辈无名有才，遐想诗酒长安。小窗吟哦，纵横今古，国粹诗文烂熟于心，西域奇篇亦穿插于口。荒原漫漫，艾略特引人入幻；伐木丁丁，聂鲁达催人醒来。是谁倚窗而咏：人如鸟，诗如翼，安得羽毛丰满，随鸽哨雁阵作云中游哉.....

当时窗外柳梢青，不知阿危在旁否？

犹记斯人独憔悴，常于斜风细雨里登门借书还卷，来则哑坐，去则悄离。据诗友李德昌含笑猜测：早熟孩子貌似闷葫芦，囊中蕴玉，必藏早恋诗，墨迹未干，不愿示众而已。

可叹一群书生埋头计议情诗与壮歌之刚柔，红牙板与铁琵琶之强弱，先锋派与野兽派之异同，商籁体与信天游之短长.....竟不料窗外雷之将至，雹之将临矣！

俄顷，文字狱铺天盖地，焚书毁诗，碎琴裂画。小窗首当其冲，荡为废墟。吾陷入牛棚十年；阿危消息断绝；诗友李德昌笔祸株连，百折腾，千挣扎，月黑风高时刻坠楼自杀！

星移斗转，今夕吾与阿危重聚于万家灯火阑珊处。新寓风水好，客人不再摸黑入穴，登楼八面来风，临江一派行云。士别多年，刮目相看，小草成绿荫，阿危已侃侃健谈，偕伙伴蒋蓝并肩脱颖，联袂出书。

吾初识蒋蓝，顿觉后生可畏。魁梧美男子，机灵牛崽儿，快人快语，无拘无束。

诗风激，笔力狂，满纸九十年代青春躁动。吾读后，略其篇目，记其精神，飞速产生一串博喻--都市摇滚，路边吉他，超前之时装，雾罩之裸体，富裕之丐帮，清醒之盲流，原始森林狩猎，现代仿古导游，兵马俑，欢喜佛，疯僧谈秘宗，酒神打醉拳，长江漂流独行筏，南极探险亡命舟.....

怪哉！蒋蓝眼角眉梢一瞬一瞄，吾似曾相识，神交久矣。

夜深停电，一枕半睡眠状态。忽见亡友李德昌从碧藓苍岩闪出，化进烛影摇红，掩袖而啼，开颜面笑曰：

“我已托身蒋蓝，重返人间，与阿危结伴，以诗文会友。呜呼！我生不逢辰，未展满腹诗才。哈哈！阿危蒋蓝欣逢盛世，大有用文之地。当此姹紫

嫣红开遍，冥冥中诗癡大发，魂附野猴，声寄岩石，一家言应和千家诗，弥补我生前无所奉献也！”

华灯闪亮，余音绕梁。吾跃起，推窗，振臂，招魂--魂归何处？踏雪无痕……

1991年2月

秀才遇见兵

谁敲门？开扉满目戎装！一群军人风尘仆仆专程来访，帽徽肩章红星闪闪，照得“土秀才”的寒舍四壁生辉。

自幼领悟斧头、镰刀、步枪的意义，逐渐明白我辈文人应向工农兵学习，同工农兵结合。十七岁下放劳动，随工人老大哥泡在车间，随农民二爷种过庄稼，却无缘随解放军叔叔野营拉练。只是间接从书报影剧中获悉战争年代老百姓箪食壶浆欢迎子弟兵；建设时期人民口碑载道歌颂鱼水情。我曾以童声操着南腔北调，模仿献哈达舞步，沏几句金珠玛米，巴扎嘿。

然而，回眸也有痛心处！

十年大革文化命，不知是哪位“统帅”成心让军民“打成一片”。派遣军宣队开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对“老九”实行全面专政，导演了一幕幕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历史悲剧。这一计折腾文武双方：坑了书生，损了长城，害了人民的国家，也误了“统帅”的家国……

十年改革光辉灿烂，知识分子终于卸下背负沉重的布尔乔亚十字架，正式归入工人阶级队伍。文武成双翼，军民如手足。我亦深入东海舰队，踏万顷碧波，爬伊千仞灯塔，访孤岛哨兵。几天短聚，几夜长谈，增加几分理解。最难忘下山登舟之时，依依惜别，频频挥手……

近来多病，离群索居。正感叹何年甚月再去访兵？却不料金秋时节兵来访我。

客从西藏来，轻车小组返回成都军区，中途绕道百里至龙乡。自述来意：不为凭吊死去的古城恐龙，只为专访活着的“巴山秀才”。

秀才遇见兵，促膝好谈心！

秀才遇见兵，举杯谢知音！

一次谈兴未酣，二度跋涉又来，以后再三写信；勤军人感动了懒秀才，宋鸿去雁往返于秋月春风……

从纸上看来，军人胸中墨水并不少于一般“秀才”。

从口头听来，军人豪言壮语并不多于一般“说客”。

我沿着他的墨迹，追寻兵的足迹，饱览了形形色色、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这一系列对部队生活了如指掌的新闻特写，乡土秀才编不出来，非军旅秀才莫属。

咱们老百姓真该向成千上万的军旅秀才致敬。如果没有他们千篇万篇报道部队消息，人民何以知军？民不知军何以拥军？

军旅秀才，光荣的职业！

戎装记者，艰巨的岗位！

我的朋友就是其中一员，兼备了兵与秀才两种属性。

正如文武之道，张弛之间难免矛盾一样，军人文人集于一身的戎装记者有其苦衷。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文人以独创为本能！

新闻以真实为生命！

文学以想象为翅膀！

要把不易统一的两种属性统一起来，服从而不盲从，独创而不出格；描写真人真事而又飞思遐想，而又不编不造，而又有声有色……我的同志哥，这一连串“而又”，可真他妈的不简单啊！

中国有多少军旅秀才？其中一位佼佼者，是我的好朋友邓高如！

1991年3月

画到昏时是醒时

--石美鼎画展序

巴蜀小雅献艺，京华大笔浇花。石美鼎画展，韩美林题签，丹青美，书法美，友谊亦美哉。

我是美术槛外人，舞文弄戏之余结交美术家。远方美林，身边美鼎，皆吾朋辈。

美术与戏文，隔行不隔山。两者内容均应植根于真善，无真无善即无美。两者形式均应升华出时空，太真太实即太庸。

我初识美鼎，正当“大革文化命”：戏是婢，画是奴，群芳被迫作艺妓，通通为政治服务。台上只演“样板”，街头遍布“谎画”。内容欺世，形式媚俗。绘人物千篇一律，俨若拍摄“标准像”。偶有行家高手，稍作抽象变形，即被批为西方洪水，舶来猛兽！

少年美鼎，玉在璞中，素质甚好，环境甚劣。生逢闭关锁国，限眼界，缚手足，阻灵犀，画才难以施展。韶光飞逝，华发早生矣。

春回大地，人到中年。美鼎立志拼搏，画笔涉及山水、花卉、翎毛，尤攻人物。

近年乔迁至我家东邻，常常携画串门。他以画代言，我赏画解语，深感其画风画品伴随朝花夕月渐上层楼。

美鼎并不因此满足，竟自费赴京求学深造。暑往寒来，小院寂寥，我散步遥望北方，不知美鼎泼墨挥毫于哪一片云彩之下？……

丰收季，燕归来，满囊画稿，满壁展品，满纸云烟。人物或在云里，或在烟外，美在模糊之中！画风巨变，画品陡增，吸取何方洪水？借鉴哪国猛兽？中西合璧，欧亚交融。其变形，其抽象，近似鄙人“荒诞”戏文乎？

心中默契，笔下题词曰--

画到昏时是醒时！

题罢欣然，“醒”者岂仅画家作家？大彻大悟者，吾国吾民也！

1992年3月

赠于蓝

电影演员于蓝，从艺五十年，塑造“江姐”最为成功。近年出任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前日入川主持全国儿童电影评奖会议，在江姐故乡自贡市度过她七十岁生日。

我赴寿宴，即兴以白描散语赠之。

红岩江竹筠，银幕江雪琴。此江姐，彼江姐，观众难分彼此。好一座光辉塑像，盖多少闲花野草？不枉您五十年粉墨生涯，七十岁巾帼高寿！

头白矣！童心未泯，舐犊情深。晚霞里婆婆指挥，娃娃合唱，声声短笛儿歌。

催小草青青，映老天蓝蓝--青出于蓝胜于蓝！

1991年4月

新诗审美檀变说

--《告诉世界》前言

A 形式

从古老的《舜典》开始，诗歌并称，阅读吟哦同步。唐宋元明至晚清，诗词歌曲“联邦共和”。诗兼是歌的词，词兼是曲的文，诗与歌同是韵文而连体。因此讲究平仄，重视声韵，推敲对偶骈骊，忌避蜂腰鹤膝，旨在琅琅上口，娓娓动听。诗人和读者皆形成牢固的潜意识，以听觉检验，不押韵脚则不成诗。

“五四”新文化运动翻天覆地，白话取代文言，自由不拘格律。诗的韵文体渐向散文体转移，初步划分了诗与歌的界限。

当今世界独立成风，当代社会离异猛增，诗歌随之进一步裂变分工。今日新诗的主要职能实际上已非吟哦讴唱，而是供人阅读欣赏。

正如歌舞剧分道扬镳，倘若再用歌剧的标准去衡量舞剧，当然会因满台舞者始终不引吭高歌，甚至不开口说话而感到莫名其妙。

以传统的诗歌合流观念审视当代新诗，摇头作出“根本不是诗”的酷评，这是否类似那种要求舞剧唱歌，希望哑剧说话的错位之见呢？

别轻视这个常识问题，诗坛内外某些争论往往与此有关。对新诗不上口、不悦耳的指责并未终止，有时还引伸到违背民族化大众化的高度上！

我的欲望广泛，胃口宽容，鱼和熊掌分别食之。我热爱铿锵人耳，抑扬上口，记得住，背得出的传统诗歌；也泛爱当代各派新诗，连同眼前这位后起之秀李自国的处女诗集。

其作品具有当代新诗的共同特征：无心押韵，有意撒野，似乎压根儿就没有打算诉诸人的听觉。只将一行行长短短并载感情和思辨的词组送进读者眼帘，构成总体意象美。诱使或逼使我这样的读者改变老式一唱三叹、雕字琢句的咏诗习惯。

另外调整接受频率，靠近青年朋友的感知方式。宜默读，宜咀嚼，宜大处着眼，宜总体领会。初读不知所云，再读便逐渐发现微妙。细读几遍，别是一番诗味在心头，却又记不住、背不出那些横空硬语。好似飞起玉龙，搅得周天寒彻之后隐身遁去。

不见首尾，不留躯壳，回荡人心者，乃是诗的精灵……

B 内涵

当代新诗含笑向昨天告别，不仅形式大改，更在内涵巨变。

李自国是诗海一朵小浪花。从他那里见微知著，可以感受到形式与内涵双方面的今昔沧桑。

这个由林区踏上诗坛的四川小伙子，产量高，获奖多。除了具备诗尼诗弟诗姐诗妹的共性之外，在选材和开掘上，很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他不避所谓“行业诗”之嫌，写了大量的盐场诗和森林诗。后者使他成为新时期同森林最有血肉联系的诗人之一，不禁使人想起已故巴蜀森林诗人傅仇。

我自幼敬佩傅仇，将其诗集《伐木声声》长期供于案头。如今，我取出珍藏到发黄的“伐木”诗集，对照李自国一辑《黑森林梦幻曲》。发现两者热爱森林一致，选题大体相似，但内涵则分深浅。傅仇像一个涉世不深的热情少年，童心孩眼，只见千山翠绿，万木欣荣，造林人挥汗奉献，星作伴，云为伍，乐在其中。纵有小忧微愁，不过斜风细雨，无损铁骨红心。少年欢呼雀跃，一路高歌，一路豪言，汇成多少礼赞诗篇。其实，赞诗汇集之时，正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年头，大森林几度向“左”倾斜，伐木与反右同时扩大化。乱砍滥伐，天灾人祸，大自然和大社会皆失去生态平衡。林中疾苦，岭上坎坷，树的命运，人的忧患……都没有，也不可能进入傅仇当时笔下。赞诗美则美矣，困于历史局限，至少是美中不足吧？

李自国欣逢改革开放盛世，得天独厚，一面继承傅仇的森林热恋，一面追求比前辈更加深沉的林莽思辨，时代赋予诗人胆识，他声称要用“第三只眼睛打量世界”。

想在孩子般的明眸之上增添一只哲人慧眼。穿过千树万木的表层，揭示森林王国的奥秘。他潜心谛听来自天际海外长鸣已久的警钟，钟声迟迟传到我们这闭塞初开的古老国土。八十年代李自国明白了傅仇五十年代始料不及的绿色信息；中国的森林覆盖面在全世界倒数第三！吾神州伐木丁丁之勇在国际上名列前茅！为取材而造林的传统观念早已过时，环球林业史跨入崭新纪元。造林的主要宗旨不应是为了取材备用，无论是取来用之于私，还是用之于公；无论是用于正道，用于邪门；用于大兴土木建广厦，大炼钢铁当柴烧……概而言之，取材越少，用途越窄，越符合先进科学宏观。取材越多，用途越宽，越破坏人类生存环境。十年树木，一朝取材，历代千秋积累的林海已近枯竭。再取下去，森林将以自身的毁灭，严厉惩罚换而不舍，劳而有罪的伐木者！人类将陷入与林偕亡，与山同崩的巨大危机！

因此，李自国比傅仇的纯情热恋更多几层理智忧愤，更多几笔悲剧色彩--

你伤痕累累的躯体
载着二十世纪的不安灵魂
向着这片光秃秃的世界
默默流泪……
他是在百伐战争中

被一群野蛮和愚昧伐倒的……

终于，山洞的杉皮屋倒塌了

驾鹰破译了一双双鹰翅扇动的眼神

于是，经雀鸟国反复商定

葬礼，在年年三月十二日举行！

三月十二日正是植树节，森林葬礼在植树节举行，这是何等悲壮的诗境。

就内涵而言，《黑森林梦幻曲》显然超越《伐木声声》，将大森林升华为全人类的精神载体，升华为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国。古有“花痴”，今有“林痴”。傅仇泉下英灵不昧，必会引李自国为同济，理解青年的诗风，支持青年的探索。还是那句老话：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C 风骚

老话流传当代，变作文坛滤语：各领风骚三五年，乃至各领风骚三五天！

“三五天”是无限夸张，“三五年”接近事实。诗界一些行家认定这是昙花现象；叹异兆，惊热流，说风骚，寄冷嘲。我不敢苟同讥讽，曾向李自国谈及一孔之见：古代诗人能领风骚长达千百年之久，与封建社会发展极其缓慢不无关系。天下归一统，诗风定一尊。皇帝必称万岁，诗人独步千古。儒家尊孔，罢黜百家。诗家尊杜，规范百家。杜圣就是一部盖帽封顶的“诗史”，盛唐以后各朝各代涌现无数英才俊杰，但谁也超不过“诗史”峰巅。论注解解释杜诗之风绵延长久，述而不作，继而少创。清人赵翼虽然已觉老杜一不新鲜，却也没法促进大变革，形式内涵仍在老规范里小打小闹。写来写去，无非是古风、律诗、绝句三大件。老风骚一领就是千年，这现象是可喜？是可悲？我看是悲喜交集。

轰然石破天惊，“五四”运动催出自由体白话诗，这才冲破老风骚，各自寻找新出路。诗如野马脱缰，你追我赶，你创我造，或拓荒地，或探险坡，或辟蹊径，或分道扬镳，或殊途同归；诗派之多，诗风之异，诗赛之烈，诗变之速……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难道不正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么？

曾记否？《甲寅》派复古遗老讥讽新诗潮流变幻急速是异端走马灯，断言灯火阑珊，短命无疑。历经岁月检验，短命呜呼的偏又不是新诗，试问《甲寅》之类而今安在哉？

温故知新，当代社会飞速进展，诗人应运而生，新秀如林，流派纷呈，风骚竞替，紧紧追随时代节奏，三五年一次快旋风，十余载一卷创业史。从创造性的价值取向审视，胜它封建朝代铜壶滴漏慢悠悠多少春秋？这现象是耀眼繁星？是过眼烟云？是可喜？是可笑？结论不宜下得太早太死，且待廿一世纪臧否定评。

毋庸讳言，探索中必有闪失，亦有走火入魔，且有迷途知返。即如李自国，他就试过几道“图案诗”，沿着画布符号兜了一圈文字游戏。此路不通，马上退出迷宫，拉倒罢了。偶尔戏笔，不到他作品总数百分之一。其主流分明是靠近现实主义，结合浪漫主义，兼收现代派之长的诗集《告诉世界》。

再毋庸讳言，即使是李自国那些比较清新明朗的篇什也还没有通俗到“老妪能解”。我看不必迁就“老少咸宜”，更不必强求“全民皆诗”。新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兵商之中爱好文学的青春儿女。这范围相当广泛，在人民里占了很大比重，是人民队伍里最有朝气的生力军。新

诗为他们服务，理所当然就是为人民服务。老爷子老太太看不懂或看不惯新诗，尽可去看戏曲等等，到我这一行的舞台下欣赏另一种粉墨风骚。

无独有偶，大多数老年人不爱看新诗，正如大多数青年人不爱看老戏一样！

振兴戏曲，不止于满足老年嗜好，并且提出响亮口号--努力争取青年观众！

然而，新诗本来就是青年的文化，似乎没有必要附加一项奋斗目标--努力争取老年读者？！

风骚有代谢，诗酒趁年华。青年朋友们，田野上盛开的“稻子”、“麦子”们，大森林穿行的李自国们，大街上流行的汪国真们……我辈韶华渐逝，步入人生的秋天。你们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1991年11月

美哉，丑贼

题解

丑字加上贼字，分明带着双重贬义，本文标题却褒为“美哉”，乍一听来，岂非水火不相容？然而，我谈的是戏。丑贼者，由丑角扮演的贼人也。

从美学的角度，辩证地看来，美与丑互相对立，互相依存，又可以互相转化。

暴君的堂皇冠冕，豪门的玉砌雕栏，浪子的轻裘肥马，荡妇的浓妆艳抹……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未尝不美。高明的艺术家，决不因其内幕丑恶而作简单丑化，往往欲抑先扬，有意渲染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从而更有力地揭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美就转化为丑。反之，寒士的破衣，女吊的乱发，晏婴的矮体，钟馗的尊容，徐九经的歪脖，芝麻官的小辫……艺术家既回避他们外表丑陋，又不自然主义地照搬生活，巧妙运用艺术手段，创造了寒士的“富贵衣”，女鬼的“绫子功”，晏婴的矮子身段，钟馗的伏魔脸谱，让徐九经的脖子歪得有趣，芝麻官的辫子翘得好玩……丑中寓美，别有风味，酷似郑板桥笔下的丑石，丑而秀，丑而雄，“一丑字，则石之千姿万状，皆从此出”。至于另一种由表及里均属丑恶不堪的坏事，爱美的艺术家却又敢于燃犀烛怪，夸张其丑，突出其恶，让皱眉的假道学先生眉头皱得更紧，让拜佛的洋场恶少屁股撅得更高。丑类更丑矣，美在哪里呢？美在艺术家燃犀的胆识，烛怪的本领。鲁迅著名杂文《二丑艺术》所描绘的对象是丑的，遗臭万年，但这篇杂文本身却是美的，流芳千古，正如奇臭无比的鲸粪可以提炼为最名贵的龙涎香一样，生活中的假、恶、丑，一经大手笔提炼，也就升华为具备美学价值的珍品。

在化丑为美的巨匠行列里，有法国雕塑家罗丹、英国作家萧伯纳、美国电影明星卓别林……也有咱们中国戏曲舞台上那些小丑大师。其中，以“麻、辣、烫”著称的川丑艺术，独树一帜，蜚声海外。

也许由于四川人天性诙谐，地灵人杰，导使川丑艺术特别发达，名剧纷纷，名丑辈出，与小生、小旦鼎足而三，无分主次，显然比京卫在京剧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川丑的特征，一在深度，二在广度，无丑不成大幕戏，举凡喜剧、闹剧、正剧、悲剧、“江湖戏”、“公案戏”、“连台戏”……总有一两折丑角的好戏穿插于整本之中。它能上能下，上--敢把白粉抹向最高统治者的鼻梁，并且抹了几十个皇帝，形成独特的“帝王丑”，这在其他剧种中实为罕见！下--贩夫走卒、盗贼娼妓、三教九流，无所不能。不仅塑造了一大批内外皆丑的坏人典型，及一大批外丑内美的好人典型，还刻画了一些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平凡而又复杂的小人物形象。前两种典型；评论界赞誉已多，后一种，惜乎少有触及。

本文分析三个丑贼，涉及三种类型，以管窥豹，可见川丑之美，美在“丑”态百出，“丑”不胜收！

第一个丑贼

此贼乃传统戏《芙蓉画》里的水贼苏豹，小名苏老四，由武丑扮演。本剧取材于话本《崔使臣巧会芙蓉屏》，原著没有苏豹这个人物，只是笼统地写了一伙水贼，人人一个面孔，索然寡味。川剧佚名作者和无名丑角，根据他们自己的生活见闻，从四川浑水袍哥九排、老么一类亡命徒身上汲取养料，再创造了“这一个”反面形象，尽管只是配角，但配得极佳，活灵活现。

首先，作者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典型环境--水贼世家：上有老贼苏阿秀，中有龙、虎、彪三个贼兄，下有小兄弟苏生，丑角苏豹排行第四，穿插其间。典型环境产生典型性格，一父五子，同中有异，同得合理，异得合情。老贼苏阿秀像一头老虎，俗话说“虎毒不食儿”，他一生行劫，杀人如麻，晚年丧偶，对幼子十分慈爱，以抢来的钱财供幼子入塾读书，似有让后代改行之意，天良尚未昧尽。老大、老二、老三像三头狗熊，目不识了，贪财嗜杀，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小兄弟苏生则以善良的心地、高尚的情操写出工整的“人”字，他受诗书陶冶，出污泥而不染。瞧这一家子：虎、熊、人之间，还伏着一头阴森森的恶狼--苏老四！

狼：残忍、凶悍、狡黠，昼伏夜行，成群觅食，遇麋鹿，群起追之，鹿善跑，狼不及，疲于奔命，一狼累昏倒卧，狼群必舍奔鹿而餐卧狼，残食同类骨肉复又仰天长降，可悲可怖！此物即使奄奄一息，只要嗅到人的气味，立即挣扎跃起伤人，同归于尽方休，真是与人不共戴天。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渴望生存》对狼有过精彩的描写。丑贼苏老四也充分具备狼的特征，是狼的拟人化。

我们且看这头狼的几个行动。

水贼“家庭会议”，筹划抢劫，小兄弟跪地哀求老贼改恶向善，唱道：“劝爹爹屠刀快放下，立地成南海活菩萨”！老贼产生动摇，三个狗熊哥哥气得暴跳如雷，却又说不出个道理。老四开始袖手旁观，不露声色，见哥哥欲打弟弟，他忽然跳了出来，痛骂哥哥几句，安慰弟弟一番：“么弟，他三个都恨你，只有四哥我爱你”，哈哈一笑，缓缓唱道：“哥子们不抢人你吃啥穿啥？学菩萨吗？我送你先去见地藏菩萨！”声调一变，恶狠狠一掌打翻弟弟。老贼扶起幼子，怒斥老四。老四眼一翻，吐出一串连珠炮似的黑话来：

老杂毛，你我儿爷子，好比那灶孔头烧焦的柴火，
抽出来也是黑的，干脆黑到底！你要听“金包卵”么儿的
劝世文，听迟了，庙子修起，菩萨老了。好好好，你想洗
手，我就投官，你挨头刀，我走“尾旗”，走嘛！

听，狼有狼的吃人道理，贼有贼的江湖规矩，语言生动，咄咄逼人。

老贼刚被幼子的人性打动，又被老四的狼性慑服。

黑船载客，深夜打劫，同是杀人越货，各有各的杀法。老贼如猛虎扑羊，三兄如巨熊抓兔。老四呢？悄悄靠近客舱，刀背轻敲甲板，客人闻声，掌灯出门探望，丑贼闪开尾随，笑眯眯地往客人肩上一拍，客人回过头来，丑贼一刀断其咽喉，声响俱无。这正是深山老林中狼子吃人之法。不知前辈艺人是否有意仿之？而我却正是从这个细节里看出苏老四狼气十足，与娄阿鼠的“鼠”态异曲同工，各有特色。

剧情往下发展，小兄弟苏生冒险救人，私下放走女客，不幸被起床夜遛的老四发觉。老四先不声张，叫醒三个哥哥，窃窃私议。下面一段对话，语汇丰富，川味甚浓，活画出丑贼之狡黠：

老大：这娃娃可恶，老汉知道，要他的小命！

老四：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老杂毛顶多打这娃娃几下，打了还不是又揉“包包散”！（仿哄孩子状）啊，啊，包包散，吃果果！

老二：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弟兄先把娃娃“毛”了！

老四：几个雷公几个闪？几个腰子几个胆？你们毛脚毛手，今夜敢挖老汉的心肝宝贝，明天早晨，三个草包找不到脑壳洗脸！

老三：这样说来，难道罢了不成？

老四：罢？你罢我不罢。俗话说得好：外贼易防，家贼难防；从小偷针，长大偷金。这娃娃不除，咱们必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妙极了！以上俗话放在别人口中，一般而已，由祖传贼人自己说出，贼喊防贼，潜台词无穷，使人拍案叫绝。接着，丑贼骗出小兄弟，假言上游漂来一具女尸，小娃娃以为女客投江，急往船头俯视，老四趁其不备，一掌将兄弟打下江心。孩子生长于水贼之家，素谙水性，浮起抓住船头，老四夺过蓄竿，狠命往下扎去，见兄弟沉没，再呼醒老贼，痛哭流涕地编出一套绕口令：

哎呀。老汉儿！上流头漂来一个娃娃鱼，娃娃想捉娃娃鱼，娃娃往下一跳，娃娃鱼往上一蹦，娃娃鱼咬住娃娃，娃娃被娃娃鱼咬了，娃娃鱼走了，娃娃沉了。苏生，我的亲兄弟呀！（作扑河状）

绕口令本来不奇，丑戏常见，有的只是单纯卖弄口技，与剧情关系不大。可有可无。请听苏老四此时的绕口令，异峰突起，情景交融，出于观众意料之外，在于卫贼性格的情理之中。他为了掩盖真象，故意利用江湖语言习惯，巧妙地把娃娃和娃娃鱼联系起来，快速交织，混淆视听，使老贼接应不暇，昏头障眼，顿时气倒船头。被凶手蒙混了过去。哪位写戏的同行，不信换个法子试试，恐难收到上述奇效。

让我也学着绕一下：这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的典型语言！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之中有个类似的情节；匪徒皮尔，察觉同伙女贼准备弃暗投明，赶回巢穴，将女贼活活捂死床上，吓得床下一条恶犬狂吠而逃。高鼻子洋贼可算歹毒矣，但比起咱们这个鼻子不高，只在鼻梁上抹了一笔白粉的丑贼来，却逊色多了。洋贼谋害的只是玩腻了的情妇，丑贼谋害的是亲生兄弟。洋贼害人直来直去，丑贼害人绕去绕来，

且又大放悲声，与豺狼残食同胞骨肉，仰天长啸，何其相似乃尔。

好戏还在后头--小兄弟死里逃生，经历千灾百难，漂泊行乞。时值本出全家落网，绑赴法场处决，小兄弟百感交集，用乞来之钱买了五个饼子，赶往刑场生祭父兄。老贼一见幼子，追悔莫及，老泪纵横。三个哥哥，死时才领悟兄弟善良，垂头不语。孩子童声稚语，历数往事。谴责父兄罪行，遗恨一家下场。观者如睹，无不被赤子之心感动。就在这场特殊的悲剧结尾时，五花大绑的老四突然伸出嘴来索食：“兄弟，给我一个大饼子！”孩子不记前仇，揩揩泪水，把饼子送到四哥嘴边，说时迟，那时快，丑贼猛扑过来，险些咬断兄弟手指，破口大骂道：

吃家饭，屙野屎，跑到这儿来“拉稀”（流泪），只恨当初没有把你一篙扎死！

最后这一笔，入木三分，画出了狼的完整形象。

遗憾的是，《芙蓉画》现已久别川剧舞台，偶有演出者，各河道路子不同，师承不一，仅得皮毛，失去真传。笔者童年时代，扮演小兄弟苏生，出自我的父亲鼓师魏楷儒口授身传，常与 J!! 南名净张新伟、名丑王二麻子等合演。老一辈相继去世，广陵散绝，倍感戏曲遗产宝贵，抢救、整理、研究工作之急迫。

第二个丑贼

此人乃传统折子戏《黄沙渡》的主角万安，由襟襟丑应工。我曾有幸面聆资阳河丑角元老蒲松年扮演万安，我的父亲与蒲者至交，为蒲的演出本作过修饰，并替蒲司鼓，合作甚谐。欣闻川剧表演艺术家陈全波最近正在整理此剧，想必会更上一层楼。

美学界有句名言：“人应该一切都美，从心灵直到服饰。”愿望非常好，不过，世上往往是好人多难，戏上也就有衣著寒枪，其貌不扬的正面人物。《黄沙渡》的主角，出场就“亮”了一副可怜“相”--风雨声中卷出一个“三花脸”，头顶斗笠，身着鹑衣，脚穿芒鞋。斗笠随风旋转，人似落叶飘荡，若非台柱挡着，险些吹下戏台。丑角倚台柱而长叹曰：“天呀，你吹风就不要落雨嘛，落雨就不要吹风啊！”

此人弱不禁风，是个乞儿吗？不然，据他的开场白透露身份，原来他是“白天风都吹得倒，夜晚狗都撵不到”的神偷万安！这就越发奇怪了，既称神偷，纵使带病，顺手牵羊的生意岂不易如反掌，何以穷到这般模样？且听他慢慢道来：

想我万安，天涯寻访兄长万庆，半路上屙秋痢，打摆子，一场毛病，把盘川用得精光。心想到哪里打点起发，又找不到“肥猪儿”下手。这一带么花店子，尽是挑葱卖蒜、补锅剃头的穷朋友。我万安只撬有钱人的柜子，不打下力人的起发咱家勒紧裤腰带上路吧，穷得志气，饿得新鲜！（正得意，风起，畏缩）唉，癞格宝带烟荷包--抱起走啊！

寥寥几句开场白，淡淡几个小动作，这位外丑内美的义贼形象，就初露头角于台上。

转弯到了黄沙渡，迎面一家客店，抬头一看招牌：“未晚先投二十八，鸡鸣早看三十三。”怪！什么意思？万安低头一想：二十八--宿！三十三--天！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招牌与众不同，意在吸引过路客商，此店颇

有怪气。店主尚未出场，闻鼙鼓而知将帅；店主亮相，果然不凡，彪形大汉，面目狰狞，正如他的绰号一样--黄斑虎！

呀！钓钩鼻梁鹞子眼--

不是黑店挖我的眼！

星卜相学，本不足信，但用在这里却很合情。神偷久闻江湖，熟悉三教九流，长于察言观色。一般旅客辨别不出，“这一个旅客看出黑店苗头，警觉地盘算：“正愁找不到肥猪儿下手，他若取我，我先取他！”想罢往内一钻，店主左拦右挡，一把抓住万安手腕，痛得神偷直叫：“好大的蛮力！”为什么强调店主力大？后文补叙。万安只好低三下四，委曲求全，费了不少周折，才被店主引到猪圈楼上栖身。

斜场一张桌子假定为楼，椅帔就是被盖，店主虚拟抽楼梯状，万安以特有的睡姿躺在桌上，貌似人梦，实则清醒，窥测店主行动。少顷，来了旅客周魁，身带二百银子，上京赶考，到此投宿。店主见时起意，万安见状判断；一在楼下，一在楼上，各自内心独白；二人思维逻辑不谋而合，产生“蒙太奇”作用；

店主：这位相公身是二百及银，白花花的，重腾腾的，煞是爱人，待老子与他借？

万安：人生面不熟，他肯借给你？

店主：是话呀！我索性手执一把钢刀，把他杀了！

万安：杀人要填命喽！

店主：是话呀！店内杀人，相公吼叫起来，我才大有不便！

万安：莫要么想汤元，算喽。

店主：到手时喜，岂有算了之理？待我用麻枯药酒将他麻了，背到黄沙渡，甩下江心。漫说是人，就是神仙也不知道！

万安：嗨，我就晓得！

店主：扯了“葱葱”，再扯“蒜苗”！

万安：哎呀！（急用被盖蒙头）

上述表现手法，实在高明，为川剧独有。二人背靠背思维活动，竟变成面对面的语言交锋，夸张到了不可想象地步，而观众又完全信服。形式奇特，对话紧凑，衔接自然从周魁流畅地过渡到万安本人身上。店主不仅要扯“葱葱而且要扯“蒜苗”，万安自身难保，还不快逃？若换别人，早溜之大吉，义贼外五内美，美在关心他人生命，不顾自己险，留下来设法救人。他眼看周魁上当，欲饮麻枯药酒，急连连摆手。楼上楼下，三人两处，又是高度的艺术夸张：

店主：一杯美酒，相公请。

周魁：店主办.....

万安：（呐心提醒）麻！

周魁：（似有遥感）麻？

店主：（掩盖）麻渍胡豆下烧酒！

万安：麻！

周魁：麻？

店主：麻布帐子花铺盖，吃了酒好睡觉，请啊。

人们也许要问：义贼既然神通广大，何不下楼制止店主害人？大家只须回想前面试斗腕力的代笔，万安这时爱莫能助，也就通情达理。神偷不一定善打，偷与打是两回事。万安打不过黄斑虎，黄斑虎偷不如万安，二人各有长短，相互制约，才构成微妙的好戏。否则，万安一声大叫，飞身下楼，斗店主，救旅客，一场“功夫片”，那就不是丑戏《黄沙渡》了。店主扯了“葱葱”，从周魁身上取出银两，害人全为阿堵物，岂能掉以轻心？何况楼上还有“蒜苗”，更须妥为收藏。只见他精细地收银入箱，箱上加锁，收箱入柜，柜上扣锁，钥匙揣进怀内，自以为保险，放心地背着周魁下河去了。他做梦也猜不到楼上那个小小“蒜苗”竟是盖天下之神偷！

万安身裹被盖，滚下楼来，亮出神偷绝技，先取赃证。蒲松年演到这里，有一套撬锁开柜，翻箱盗银的舞蹈身段，紧迫又从容，敏捷又细致，身手矫健，姿态优美……且慢！他这样演戏，我这样评戏，岂不成了美化偷窃？石达开诗云：“大盗亦有道”。文艺作品，从不笼统讳言“偷”字，要看偷的什么？偷来干啥？最大的偷窃行为，要算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偷取火种，为人间送来光明，此乃神圣之偷也！苏联早期影片《永远的秘密》，共产党人费尔道夫从敌巢盗取德寇作战计划，此乃革命之偷也！京剧《四进士》，宋士杰从公差手中盗取赃官行贿信件，一整套偷信、拆借、抄信、封信的舞蹈身段，历来受人称赞，此乃仗义之偷也！现代戏《六斤县长》，牛六斤关心农民疾苦，主动归还被“夫人”低价购买的良种鸡，由于自己患有“气管炎”，不便向“夫人”正面索取；堂堂县长，只好回家作起偷鸡贼来，此乃爱民之偷也！宁肯勒紧自家裤带，也不取穷人钱财的义贼万安，此时撬锁开柜，分明不是趁火打劫，塞入私囊，而是获取店主罪证，便于仗义呼吁，替周魁说话，使店主落网，让观众解恨。（据说：陈全波的整理本，增加了万安赶到江边巧救周魁，这就更为此剧锦上添花了。）万安行动属于正义，盗银舞姿优美，灵如脱兔，敏似猿猴。观众会意微笑，衷心喝采；丑贼，偷得好啊，丑得美哉！

第三个丑贼

此人是谁？暂且按下不表。近来常看电视剧，我那刚满十岁的儿子，总爱稚气地提问：“这个是好人么？”“那个是坏人么？”一般情况，都能得到我的明确回答。某夜，看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第一集，孩子又提问了：“刘思佳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却一下子回答不上。再看第二集，仍然不容易解释清楚。待到第三集，刘思佳自己在屏幕上解答了：“我既不像你们想的那么坏，也不像油库领导说的那么好！我就是我，不好不坏，有好有坏。”按照孩子的天真逻辑，生活中只有两种人，好人与坏人，就像红棋与黑棋一样一目了然。童心不懂大千世界；人，丰富多采，千差万别！本文分析的第三个丑贼，正是不好不坏，有好有坏的特殊角色。

他叫刘子堂，是川剧《樵子口》的配角。《樵子口》又名《大祭桩》，说的是书生林兆德被嫌贫爱富的岳父陷害，蒙冤处斩，未婚妻王春艾忠于爱情，赶到法场祭奠。许多剧种都有这个戏，大家早已熟知。其他《大祭桩》均属悲剧风格，川剧《樵子口》却是集悲剧、喜剧、闹剧于一折戏里。四川人天性达观，即使生离死别之际，亦不改风趣本色。照四川人的欣赏习惯，王春艾祭桩，光是哭哭啼啼，略嫌单调。总不够味。“若要咸，加点甜。”川剧艺人别具匠心，敢往苦涩的泪水里配进蜜糖，哀乐同台，啼笑交错。以喜剧反衬悲剧，悲剧更深沉。因此，同是《大家桩》，川剧就冒出一个与众不同

同的丑贼刘子堂。

刘子堂是正面人物吗？不像！一身土匪气，一口袍哥话，江洋大盗，花盆头抓饭吃，抢过皇纲，也抢过良民，决不是罗宾汉那种专门打富济贫的草莽英雄。樵子口处决一批死回，冤案甚多，而刘子堂不算冤枉，该砍脑袋。那么，他是反面人物吧？也不像！此人优点颇多，爱管闲事，爱说实话，善于嘲弄酷吏滥刑，敢于藐视封建王法。他在剧中的作用，岂止增添色彩，妙在点染主题。此剧的宗旨不同于《芙蓉画》，那出戏里，绑赴刑场的水贼代表邪恶势力，惩办水贼的王法代表人民意愿。《樵子口》相反，主线林兆德血手拍门一案已属千古奇冤，推论七十二桩上所绑的死囚们，不知还有多少冤、假、错案？王法在这出戏里并不具备正义性质，刑场、屠刀、法鼓，都代表封建暴力。法鼓声中，蒙冤的好人林兆德绑上来了，七十名是否有罪的死回绑上来了，不好不坏的丑贼刘子堂也押上来了：

刘子堂：哎哟，是哪个在打鼓嘛？把老子的心都打烂了，刘大伯听不得你这个咚咚呛。来来来，动手快杀！

刽子手：还早。

刘子堂：咦，当官的说了在樵子口砍嘛，这里就是樵子口啊。

刽子手：不忙，要等午时三刻，二炮响了才开刀。

刘子里：嘿，你们这个污场合，杀人还兴那么多污规矩！

有人或许疑问，杀场重地，岂容死回信口开河？其实不然，旧社会无奇不有，刘子堂临刑还能胡搅蛮缠，有着一定的生活依据。例如：四川军问刘湘统治时期，宜宾土匪肖某私贩军火，当地驻军坐地分赃，暗中纵容。后来事发，刘湘追查，驻军只好丢车保帅，用袍哥义气箝制肖某，由肖某承担罪责，不攀扯“拜兄”，由“拜兄”厚礼安葬，抚恤家属。肖某临刑之前，提出一个相当奇怪的条件：不上绑，要坐车，先到戏班化妆，扮成川剧《尚方杀船》的武生模样，游街说唱，表示死得漂亮，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驻军只须内某顶死结案，居然破例同意了这种滑稽要求。于是，黄包车上拉着一位面涂脂粉，身穿戏装，手摇折扇的死回，沿途大唱川戏，与刑警队开玩笑，向人们行袍哥礼：“忠义几社、仁义几堂的兄弟伙，我兄弟两某道谢了！”真人真事，今古奇观。

生活中的肖某，也许正是受了戏台上刘子堂的影响？反过来，川剧艺人也许正是从内某之类真人身上获取材料，继续塑造刘子堂的形象。总之，台上的樵子口是个“污场合”，许多“污规矩”，官府草菅人命，百姓有口难言。受害人林兆德已被打上“禁口符”，一腔冤屈，不能诉说。受害人的父亲林佑安，几番哀求才能进入刑场与儿子诀别，呜咽而已，不敢说。受害人的未婚妻王春艾，冲破阻力，赶来祭奠，已算难能可贵，但她的身份毕竟是宦门小姐，越轨之言，不宜多说。满台压抑着的怨气，却由另一条特殊的渠道--刘子堂之口倾泄出来。嬉笑怒骂，旁敲侧击，把封建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场，闹成了荒诞可笑的扯谎坝！

当刽子手刁难林依安，踢倒老汉之时，刘子堂当场打起抱不平来：

刘子堂：(拦住刽子手)你做啥？

刽子手：(指老汉)他劫杀场！

刘子堂：你是蚂蝗死了变蛆，蛆死了变曲蟮--三

代没有长眼睛，这老头胡子都那么白了，还能劫杀场吗？

刽子手：黄忠的胡子白完了，还取定军山哩！

刘子堂：你半夜吃桃子--逮倒把的捏。算了，让老头进来吧！

瞧，刘子堂有些可爱！如果按照某些公式，可爱的人儿必须可爱到底，刘子堂就不够“完美”。这丑贼脾气古怪，刚刚帮助了老汉，一当老汉好心劝他一是非场中少开口，打架场中休添拳”时，丑贼马上翻脸，反唇相讥：

刘子堂：老伯。你又到杀场来做啥？

林老汉：我儿问斩，老汉前来祭奠。

刘子堂：嗨，会劝去劝你的儿，不会劝跑来劝

老子。杀场上卖劝世文，我不念你胡子白了，老子倒想给你几下，滚喽！

瞧，刘子堂又有些可恶！倘若按照另一种公式，恶人必须一无是处，刘子堂又不够格了。当王春艾三祭未婚夫后，林兆德醒来，因愤恨春文之父，迁怒于女，竟向未婚妻一脚踢去。丑贼在旁勃然大怒，跳下桩来，保护王春文，痛斥林兆德：“莫良心的，这位小姐好心好意来祭你，你反而打她，太不公平了。刽子手不要挡着我，待刘大伯教训他一顿！”

好一副慷慨激昂姿态！然而，待到三炮一响，众死四处决，轮到刘子堂和林兆德挨刀时，慷慨的“刘大伯”忽然撒起赖来，一会儿恳求刽子手下留情，一会儿托人捎信叫家里收尸，磨蹭了许久。这一笔，貌似插科打诨，实为全剧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刘子堂撒赖，才推迟了林兆德挨刀的时间，在旁引颈等候，终于等来了包公的旗牌官飞马传令：“血手拍门一案，提回开封府重审重问！”千钧一发之际，刘子堂无意中救了一条好人性命，能说这丑贼没做好事么？

好坏兼备，喜怒无常，不符合一般人的规律，却符合此人、此戏、此时、此地的特殊规律。刘子堂就是刘子堂，用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的套子套不住他；甚至搬用中间人物、落后人物、边缘人物、转变人物、成长人物……种种定义也“定”不准他的“性”！生活本身浩瀚无涯，人的错综复杂，绝非几个定义所能包括。刘子堂的独特形象，他在《樵子口》中的微妙作用，聊备一格，值得搞戏的同行仔细研究。

第四个是……

记得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前面描绘了七个游击队员，第八个呢？《第八个是铜像》。我这篇文章，例举三个不同类型的丑贼，第四个是谁呢？是大写的金字--生活！

说千道万，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泉源，一切技巧都必须植根于生活沃土。川剧佚名作者，无名艺人，生活在旧社会，浪迹湖海，见多识广，与当时各种各样的贼人打过交道，或者吃过恶贼的苦头，或者受过义贼的恩惠，或者自己就被迫当过几天贼人，也未可知。烂熟于心，游刃有余，才会塑造出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丑贼形象。这和现在某些闭门造车的电影戏剧相比，自有高下之分。由于缺乏旧社会的生活知识，在整理传统戏时，个别作者不识精华，把原剧的特点一笔勾销。也由于缺乏旧社会的生活知识，将戏曲故事班上银幕时，有的只顾迎合时髦趣味，不顾当时历史环境，不合古人情理，给人以胡编瞎造之感。重视戏曲遗产，研究前辈经验，有助于当前戏剧创作。

遥想前辈艰苦创业，后继者更应奋发图强。

1982年11月

啼笑江湖素描图

当年我为创作剧本《啼笑江湖》(后更名《易胆大》)，先写了一册人物素描、民俗杂记。虽然写得煞是认真，却没有想到可以发表。现在翻开重看，觉得可读性较强，是一级语汇独特的大文。筛选几则出来，聊备一格，以飨读者。

闲言少叙，话说从前麻麻杂杂之时，扯谎坝上来了一个唱川戏的，名叫易胆大--

易胆大

此人比阿 Q 下贱，正传歪传一概没有，大抵是个跑滩匠。来龙不清，去脉无影，颇有些“到处流浪，呵……”的派头。年龄不老不少，身材不高不矮，扮相不季不丑，甚至还可不男不女。三教九流皆懂，文武昆乱不挡，外搭耍魔术、打猴拳、练气功等等。脸上一说一个笑，脚下一踩九头翘。一颗良心长在胸坎正中，又是糍粑做的，看不得苦戏。自己稀饭没吹冷，爱去帮别人吹汤圆。虽有嘴巴烫起果子泡之风险，亦毅然而去吹之。胆大矣，心更玲珑。善于愚弄达官贵人，恶霸土豪。以毒攻毒，见子打子，各个击破。恶作剧后，对方竟然打不出喷嚏。当其头破血流，寿终正寝，易先生已飘然道谢贵龙码头，屁股上夹一双打靴，“到处流浪”去也……

梨园怪杰，优益高徒，汉族阿凡提，四川卓别林！

花想容

云想衣裳花想容！

不知是哪位附庸风雅的捧场看客，带着二分醉意，给漂亮的坤角，取了如此一个迷人的艺名。

戏班子常说：“学得出来是碗戏饭，学不出来是碗气饭。”花想容声色艺俱全，成为三和班的台柱，算是唱红了的角色吧？而她手中端的依然是碗气饭！

“小旦小旦，脸上要有几颗饭”。如花的脸蛋儿，是谋生的条件，也是惹祸的兜兜。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伶！

台上浓妆艳抹，莺歌燕舞，台下忍气吞声，沉默寡言。用眼睛说话，以泪水洗面。她悲惨的一生，足够写成一部书；而本剧，只演了书中一页。龙门镇上，幸遇易师兄保驾，下座台口呢？命运如何，引人深思……

她是喜剧中的悲剧人物，闹热戏中的一帧静物水墨。

九龄童

花想容的丈夫，易胆大的师弟，三和班的当家文武小生。

“生不爱旦，班子要散，旦不爱生，班子要崩。”其言信乎？九龄童与花想容，就是这样一对台上艺术伴侣，台下患难夫妻。

“戏子死了骨头硬。”九龄童是条硬汉子。其硬之一，卖艺不卖身。绝不让爱妻去作陪客、谢酒、打牌之类的应酬。其硬之二，名角顾下手。比如这

次，三和班东家因故要封箱子，即停业关门。九龄童夫妇凭着手艺，本可另搭班子，自寻生路；鉴于许多下四角及吼班脑壳们面临要打烂饭碗之危，便硬着头皮，约集几位同班好友，将东家的箱子租撑过来。到龙门镇写了十本会戏，先收定钱，分给下四角们，各自从当铺赎回衣物，偿还一屁股烂帐。煮了几锅牛皮菜稀饭，勉强填满一班人肚皮，搬往新台口。其硬之三，浑身硬功夫。拿手好戏《八阵图》，紫金冠上一支野鸡翎子扑似飞蛇，另一支却纹丝不动。连续三手绝招“硬背壳”，“变脸”，“倒硬人”，满台喝彩，誉为“活陆逊”。尽管饥寒交迫，疾病缠身，不出马门则已，一出马门，从不苟且放流。认真做戏，手手到堂。这样德才兼备的“好先生”，打起灯笼火把，也找不出第二个来！

鹿死于角，獐死于麝，阿炳瞎于二泉印月，九龄童也毁于八阵图。带着失传的绝技，留下年轻的妻子，离开黑暗的人间。

吃人的社会，吞噬了多少绝代才华？龙门镇上一杯黄土，激起了多少大胆复仇？九龄童的长歌当哭，化为易胆大的嘻笑怒骂。闹吧，闹它个鸡飞狗跳，鬼哭神嚎！

易大嫂

“花脸靠吼喊，摇里靠妖娆。”

这位大娘是用摇旦子的，三姑六婆、黑女子、院妈娘样样精通。摇则摇矣，心术不坏，扮相甚俏。嘴唇边的美人痣引得码头上的哥弟伙打起“于喝嗨”。

大嫂见怪不怪，其怪自出。君不闻贾琏弟兄调戏红楼二尤，却被尤三姐反戏一番么？易大嫂比三姐儿更彻底，伶牙俐嘴，泼妇骂街，连翻一百二十四个花样不打重台。说得出做得出，要臊陪你臊个够。吓得对方抱头鼠窜而逃。勇哉，易大嫂，天下吵架女冠军也！

有此防身本领，便敢独来独往。每当她的男人去打抱不平，欲惹包天大祸，这婆娘不但不拉后腿，并且心甘情愿地打帮锤，两口子自有“私码头”，无须“咬耳朵”，眼眨眉毛动，配合得巴巴实实。

九龄童与花想容：离燕别哀鸿！

易胆大与易大嫂：海椒配花椒！

打杂师

“打杂师不懂戏，生意人不懂利”。

这是反话，旧戏班里的打杂师可不简单，相当于现代戏中的舞美队长，剧务组长，人事干部，并兼外交“辛格”，面面可观。

三和班的打杂师是个老头儿，八字胡，短烟杆，样子慢条斯理，做事干净利落。

谦恭卑微之中，带着几丝狡诈。

大闹龙门镇，“打烟火”少不得这位师傅。

他联络一帮无名配角出场打凑和锣鼓。配角没姓名，却有“职称”：草鞋花脸、绞腿武行、讲口生角、吼班脑壳……。光听这一串旧名词，就够咱们现代街娃耳目一“新”了！

麻大胆

地头蛇。浑水袍哥。义字舵把子。县大老爷的兰交兄弟。家务堂排行第五。官称“麻五爷”，外号“麻大胆”。

据说他早年当过棒者二，是匪首的“御儿干殿下”。官府悬赏缉拿匪首。

匪首杀人不眨眼，谁敢近身？“殿下”斗胆包天，趁于老子拉卜馱之时，割下脑壳，拴在裤腰带上，投奔官府，领赏报功。从此洗手归“政”，与县大老爷换帖掉把，回到龙门镇开旗设教。勺“嗨”成义字龙头，与本镇士绅骆大爷扯上下式口了。

镇上原有一座大茶馆，披麻五爷一口吞下，改名麻记茶馆，内设“雅座”，聚赌抽头，掌红吃黑。门口吊根棒棒，生意太烫。引车卖浆者流，到此买茶解渴，开水多冲几道，都要另补茶钱、麻五爷奸淫估霸、无恶不作。麻雀儿过路，都被提起来看下公母。到本码头唱戏的小丑，都被麻五爷打来吃起，跑脱了是马虾。

根戏在想容，逼死九龄童，乃麻五爷血债本本上的最后一篇。

“恶人必遇恶收拾”。麻大胆迟到易胆大，就喊昏死了。死了还不晓得是咋个死的？半产喷喷也打不出来。

麻五爷丸泉有知，必喟然长叹曰：“易胆大的班子惹不起！”

骆善人

土老肥，清水袍哥，仁字舵把子。

富甲一乡，诗礼传家。早年在外做过几任“学政”之类官儿，本城县大老爷就是他的门生。如今终老林泉，享下半世清福。

既曰善人，必是慈眉善目，乐善好施。平日扯下一根牛毛，修点桥，补点路，活得一个“造福乡里”的名誉。码头弟兄，提起骆大爷，连称“落教”。

麻五爷行的霸道，骆大爷行的王道。义字豪杰与仁字好汉之间，难免踩左踩右。

三和班初到，骆善人想收干女，九龄童不识抬举，断然谢绝，扫了大爷的面子。王道就与霸道合流。骆大爷睁只眼闭只眼，关节之处，点拨一下麻五爷，使九龄童死得打不出喷嚏来。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易胆大深知其中三昧，姑且让骆大爷过几天“保爷”瘾，王道也就与霸道对立。骆善人居然仗义执言，给干女扎起，为戏班子做了不少“好事”。

善人乎？好事乎？大爷的云头比五爷驾得高明。收买人心，欲成“华堂自发伴红妆，一树梨花压海棠”之雅事。说俗点，就是老牛吃嫩草！

不幸，易胆大是个“醒生”，自有回马枪收拾善人。当然，大爷不似五爷那样容易就范；之所以又被捡顺，其中有个休生相克的《三国》道理--

麻大胆死了才明白，像曹操，过后方知。骆善人刚欲上钩已醒悟，像周瑜，遇事便知。而我们的易胆大，连对手可能醒悟也预料到了，像诸葛亮，未来先知！

骆大爷只好悲鸣：“既生瑜，何生亮？”

麻五娘

荣县富顺出才子，自流贡井出戏子。龙门镇上，也有几样著名土产：骆大爷的面子，麻五爷的胆子，麻五娘的鼻子，舍身岩的鬼影子！

单表麻五娘的鼻子。鼻子者，触鼻子也；触鼻子者，三言两语无法形容也。

五娘自幼好吃懒做，横针不提顺线。脾气怪哉，爱吃点太和豆鼓合醪糟儿，吃藕粉要合海椒面儿，穿衣裳要人扣纽门儿。当是“孔二小姐”一类活宝。嫁给麻大胆，撮箕配扫把。五娘仗着五爷势耀，又歪又恶，又不吃豆

芽脚脚。鼻子头有颗豌豆，至少两窍不通。喜怒无常，爱憎混乱，颠三倒四，七翘八拱。一会儿火锅子，一会儿冰淇淋。无缘无故，跳起双脚叨人。转瞬之间，却又若无其事，姐呀妹呀，格外亲热。你分明是维向她，她颠转疑你有打猎儿心肠。你率性去愚弄她，她反而把你当作救命王菩萨。

此类触鼻子，作者常于生活中观察研究。世上既有，戏上应有。取台下许多“鼻子”，安在麻五娘脸上。照正常逻辑看来，触鼻子的许多言行，均“不通讲”。

正由于有这么一个“不通讲”的特定人物，这台荒唐闹剧，也就“通讲”了。

1979年1月

手绢赋

十几年前激情走笔，是散文，是散文诗，是叙事诗？抑或是诗化的散文，散文化的诗？作者不计体裁，读者自作界定。

1976年天安门的手绢

亲爱的，我大胆地这样称呼你！我向你求婚，愿意作囚犯的妻！我是谁？相信你心中早已有底。永难忘呵，三月清明那人山泪海里。你怀中，有一张泪痕斑斑的手绢；你身旁，有一个眼泪哭干的少女！

清晨，你领头在英雄碑前慷慨悲歌。我的拳头，随着你的誓词庄严举起。黑夜，我摸索传抄你那沉痛诗句。你手中根根火柴熄了又亮，亮了又熄。当你热血沸腾，挥泪如雨；我将浸透了自己血泪的蔚蓝色手绢，深情地。毫不迟疑地递给你。你指一指眼泪，顺手揣进怀里，向我投来了啊，多么深沉的一瞥！患难中这一瞥，胜似平时千言万语。刹那间，仿佛有一支柔和的鹅毛，从处女心尖上轻轻拂过去。这是我生平从未产生的感觉用！我暗自打算，要向妈妈悄悄问一句：当她在雾重庆初遇爸爸的时候，是否同我此刻一样的心理？

啊！仇恨的旋风，哀思的暴雨，战斗的百炼钢，爱情的绕指柔，像水乳在我胸中融为一体。

爱情的泉水，刚刚流露点滴，无情的豺狼，张牙舞爪扑向你。绑架，搜身，手绢落地；你用尽生命力，将手绢拾起。你挥舞着，像飘动着一朵云彩！暮回头，再向我殷切致意。我痛心地捂上眼睛问，那万恶的黑手，将正义，将真理，连同我的初恋，通通一齐抓去！

带走了，带走我蔚蓝的手绢；留下了，留下你通红的诗句。我把诗藏进兰草下，花盆里。花儿也知情，倚着叶儿悲愤欲语。如花的年华，如磐的压力，短暂的初恋啊，长久的分离。我青春的鬓角，竟出现几丝白发！我分不清，哪一丝是为了国家命运？哪一丝是为了爱情悲剧？是谁在背后轻轻拍我--哦，妈妈！我一头栽进妈妈怀中，嚤嚤抽泣。

我这多灾多难的教授妈妈呀--她是校长的女儿，作家的妻子，知青的母亲，牛棚的伙计。一九六七，她的父亲死在游街后！一九七一，她的丈夫死在农场里！

一九七六，她的女儿开始危险的恋爱！一九几几？她到哪座牢门迎接未婚女婿？

极大的悲痛，反而引出她的苦笑。暮色在笑中消逝，晨光从笑中升起。一席娓娓动人的夜话，如行云流水；流呵，流出了另一张手绢的故事……

1946年雾重庆的手绢

……我的蔚蓝，我的孩子，你的遭遇，多么酷似妈妈的经历。三十年前，我也有一张珍贵的手绢，绢上几枚红豆，底色一汪碧绿。我带着它，随父亲飘流出天津海河。到重庆，结识了年轻的新华日报编辑。碧绿手绢，装进我第一封情书。生命之树长绿，红豆分外相思。

难忘的新婚之夜--新娘独自等待。新郎呢，在哪里？在较场口，同他岳父一起，在特务的监视下，庆祝政协决议。约定黄昏，翁婿偕同宾客归来；回到这鸽笼一般的新房，举行朴素的婚礼。我穿上从舞厅租来的晚礼服，戴上从当铺赎回的订婚戒指。万事俱备，心爱的东风却无消息。我拖着轻纱，呆望日历：哦，三月清明快到了！楼下的房东，在准备上坟的纸钱……

这一江春水的嘉陵，并不是塞外风沙，我却想起无定河边，春日梦里。这万家灯火的沙坪，并没有暴涨秋池，我却听见君问归期，巴山夜雨。我剪一剪西窗喜烛，拨一拨楼头雾气。那昏黄的路灯下，靠着个马路天使！卖炒米糖开水的小贩叫过去；哼着川戏《夜归》的醉汉摇过去；牵着瞎子，唱着“月儿弯弯”的女孩飘过去；宪兵的皮靴踏过去；捕人的警车嘶过去……

我掩上光怪陆离的窗口，回顾新房：一股暖流涌来，顿时增添勇气！瓶中--周公派人送来的夫妻蕙！案头--郭老新填的《贺新郎》手迹！我眼前浮现一支微屈的右臂，一道慈祥目光，一对浓眉……

1946年2月10日，在周恩来领导下，重庆进步人士于较场口集会，庆祝

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及许多群

众。是为著名的“较场口事件”。

新房蜡炬成灰，喜红岩灯火辉煌。小楼冷寂无声，喜延河波涌浪激。那机灵的报童，将新华日报散去！那愤怒的屈原，向雷鸣电闪奔去！那咆哮的黄河，向腐败堤坝冲去！那复仇的大刀，向敌人头上砍去！……较场口，我仿佛亲临较场回了，我的爱人在讲坛上坚持真理。台下鬼叫狼啤，掷出砖头瓦块。勇士负伤，嘴角鲜血滴、滴、滴！他掏出碧绿的手绢拭揩血迹，那不屈的头颅昂起、昂起……

新房门开，证实了我的预计。老人独自归来，身后没有女婿！我的新郎呢？我的勇士在哪里？已被特务绑架，投进秘密监狱。只留下血迹未干的碧绿手绢，朵朵殷红的牡丹，开在一片草地。

啊，民主的鲜花，自由的火焰，新婚的留念，爱情的标记。孩子，我当即扑进你外祖父怀中。孩子，我就像你今夜这样嚤嚤抽泣！

你那饱经沧桑的外祖父啊--天津南开的学生，西南联大的讲师，周公的同窗好友，党外的仁人志士。女儿的不幸，引出老人的苦笑。他扶起我，就像此刻我扶起你。一席振聋发聩的夜话，如催军战鼓；催呵，催出了另一张手绢的故事……

1920年夜天津的手绢

……我碧绿，我的女儿，莫悲伤。抬起头来，把瓶中的夫妻蕙多望望。

这是良师净友的馈赠，祝福年轻的伉俪耐寒经霜。他和邓大姐也曾有过爱情的手绢！孩子，请从伟人的手绢里汲取力量。当年，我耳闻目睹过他俩的初恋。今夜，我带你飞越时代关山，重返五四运动壮阔的战场……

孩子快看，又是清明前后--天津之夜，警厅铁锁郎当。那领头绝食的青年是谁？是谁？远看一对浓眉，近听谁安口腔。薄薄棉袍裹住一腔饥火，堂堂正气写下血性文章。《警厅拘留记》又完成一页，长空雁叫，他停笔倚窗展望。鸿雁啦，快将狱中人的心意，捎给同学少年，捐给小超姑娘

天上的大雁，排成人字。地上的雏鹰，结成人墙。雏鹰的领队正是小超，火样的年华初试锋芒。手绢上没有伤春悲秋的泪珠滴落，却有救国救民的汗珠流淌。她率领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冲破水龙阻挠，面对上膛的机枪。她振臂高呼口号，声援绝食的同学。鸿雁啦，快将这感人的呼吁捎回铁窗……

鸿雁飞去飞来，盘旋在法庭上空。正义的呼号，迫使法官尴尬出场。被告席上闪烁着二十四颗晨星，那为首的一颗，分外皎洁、明朗。小超聘请的爱国律师像庭前古槐；树影婆婆，筛映出万点星光。争睹晨星的人流涌满旁听席。孩子，快随我攀上窗台，向内探望--浓眉的青年，正展开长篇演说，是谁在旁听席上带头鼓掌？是那位聘请律师的少女！人们纷纷站起，把她的视线阻挡。她掏出鲜红的手绢，高高挥舞；手臂的森林中，一朵红云飘荡！演说的青年发现这熟悉的红云，他默契地笑了--几十年风雨同舟，就从这里起航……

1920年出明前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二十四名爱国志士在天津狱中绝食斗

争。邓颖超带领学生队伍示威游行，声援绝食的学生。

未来还有多少手绢

天津鲜红手绢的故事，战鼓回响；重庆碧绿手绢的故事，余音绕梁。回到天安门我的蔚蓝手绢来吧，亲爱的，我忧郁的情歌越唱越昂扬。

当邓奶奶手捧总理的骨灰盒；手绢呢？也许还在她的怀内珍藏！她不愿在人前嚎啕揩泪；要问爱情多深，请看白发苍苍！当我的爸爸在干校含冤辞世；手绢呢？那保存多年的碧绿手绢，被妈妈放在遗体胸前一齐火葬。绢灰化为白蝴蝶，随忠魂飘向远方。当中国从一场恶梦中醒来，人们各用各的手绢揩干泪眼，八十年代清明的早晨旭日临窗！

岁岁清明，贯串一条深沉的线索--从“五四”的游行队伍到“四五”的花圈海洋。延伸下去，将来还有多少类似的壮歌，类似的巨浪？未来还有多少彩色缤纷的手绢？啊！玫瑰红、苹果绿、孔雀蓝、柠檬黄……

1979年3月

我与曹东林巧结书缘

--代后记

无巧不成书，我的杂文散文集《巴山鬼话》出版问世，竟与一个数字有关--“13”！

1993年8月13日，鄙人悲愤投“海”，佯狂经商，“魏明伦文化经济公司”在成都开张，阴差阳错碰上这么个日子。朋友们闻讯赶来劝阻，说“13”

是外国人忌讳的数字，尤其害怕每月的13日！这一天太不吉利，趁早改期，以免撞鬼。

我是逆向思维，偏不信邪，含笑答曰：“魏明伦就是‘鬼’，鬼撞鬼更好！”本董事长坚持不改，敝公司如期在洋鬼子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奏鸣声中悲壮开张。

花开两校，话分两头。三天后，我赴陕西出席“张赛国际研讨会”，偶遇北京朋友蒋力。听他闲聊说，深圳即将举办首届优秀文稿竞价会。我兴头一来，回家吩咐犬子，将我旧作杂文散文的剪报收集一起复印一堆，寄往深圳凑个热闹。随意而已，没想到还会引出戏剧性高潮。

话说秋收时节，正当敝公司乔迁之喜，深圳佳音见报。竞价会上，仅有10万字的拙作杂文散文集《巴山鬼话》从1万5千元起叫，经过激烈争夺，最后闯出一匹“黑马”，掏出私囊积蓄8万元，一据成交。

陌生的“黑马”，奇异的知音！

事后长途电话联系，我才略知其人简历：

曹东林，三十岁，重庆人。几年前跑深圳打工创业，现任中国宝安集团职员，专事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推广。曾主编大型报告文学集《特区之光》及我国第一部反映金融证券业的大型画册《深圳证券街》。

这位四川老乡早就爱读我的“麻辣烫”杂文，又获悉我不避“13”忌日，更觉得彼此神交默契。原来他与“13”奇数有缘，大抵对“十三妹”、“十三经”、“十三辙”、“十三太保”、“十三陵水库”、“同光十三绝”，以及“中共十三大”皆有好感。由此，越发促进他参与《巴山鬼话》的竞买活动。小曹走进拍卖会会场，领得座次牌号，那数字不多不少，恰恰13号！

诸位看官，你们说巧不巧？！

话说回来，巧合只是一笔传奇花絮；曹东林解囊一掷8万元，自有他独特的视角、胆量和谋略。

他认为：当代中国作家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社会充足的重视。稿酬按字计算不按质，优秀文稿出版甚难，出版后作家所得稿费甚低。这种由计划经济导致的极不合理现象亟待改革。深圳试办文稿竞价会，虽然在组织工作方面尚有疏漏和失误之处，然而这次活动敢于将优秀作品引入市场机制，试行优质优价，好书高酬，确有一定程度的开拓意义。一槌惊世，八方传媒，竞买者之名亦可不胜而走。曹东林更新观念，看准契机，深信以他个人名义竞买并投资出版《巴山鬼话》必有多种收益。

有志者事竟成。《巴山鬼话》在曹东林苦心的运筹帷幄之中及时出版。装帧精美，纸质特优，第一版印数2万册，供不应求，销售一空，各地读者纷纷来函要求再版。

具有创造性远见的曹东林，理所当然获得“国内第一位个体出品人”之称！

去年，我应邀赴深圳蛇口工业区作客，得便顺路会见曹东林。离家启程，一看日子：10月17日，我笑着暗想，这回与“13”无关了。火车摇晃，掐指一算，啊呀，又是鬼使神差

公历10月17日，乃农历九月“十三”日也！

1995年1月

曹东林

我参加全国首次优秀文稿竞价活动竟得的优秀散文杂文集--《巴山鬼话》即将付梓，值此时刻，我深感欣慰。

去年5月偶从报上读到文稿竞价的消息后，我拍案叫好。在现实生活中文人的劳动价值一直未得到社会充足的重视。文稿付酬亦按字不按质，许多优秀的文稿出版难，甚至得不到出版。而一些低劣庸俗的出版物却流入社会，腐蚀人们的思想，甚者，可危害社会，危及国家。而文稿竞价则是把健康的作品推向市场，优质优价，激励作家写好书、出好书，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此举很有改革意义，且有益于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发展。因此，我在收到组委会李先生的传真资料后，赓即同北京新闻出版界的朋友谈及准备参与竞价的设想。对这一超前性的创举，朋友们表示支持，但对我为支持文化事业将花费几十万元的举措表示不解。

当时，我还未去中国宝安集团安信证券服务中心，而是在集团宣传部专事企业文化及形象推广工作。在工作中，我领悟了开拓的内涵，懂得了报效的含义。宝安集团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而它还给国家的是一份奇迹--股份经济的十年实践经验及第一家股份制集团；本人则受益于我国股份经济的发展，受益于宝安集团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我用投资证券所获得的利益去参与文稿竞价，成为《巴山鬼话》的出品人，这不仅表达了我长期以来对魏先生其人其文的仰慕、欣赏，而且也是为文化建设办了一件实事。当然，此举还仰仗于诸多热心祖国文化事业的朋友的大力支持。个人参与出版事业犹如宝安集团在十年前实行股份经济一样，是在争鸣中产生，亦在实践中发展。它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它需要更多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界朋友的关心和帮衬，对此我亦充满信心。因为在《巴山鬼话》的出版过程中，我不仅得到荣誉出品人、作者、新闻界记者朋友、作协文友的鼎力相助，还得到海天出版社领导及编务人员的大力支持。

诚然，被文坛誉为“第二槌”的本次文稿竞价活动，在组织方面尚有许多疏漏之处，它不及敲开土地买卖之禁烟的“世纪之槌”，但它对新时代文化产品的促进和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有鉴于此，我对支持此项改革的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以及文稿竞价组委会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将永留于人们的心碑。

深圳毗邻香港，处于东、西文化的交汇点，而深圳与香港又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特殊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因此，站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立场，我们与其驻足观望，莫如大胆涉入、大胆参与、大胆竞争。而我作为国内第一个文稿出品人，能为祖国文化出版事业尽点绵薄之力，乃人生一大幸事。

1994年1月25日

